編輯與評論

郭步陶編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三版
(02577)

編輯與評論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郭步陶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章德宣)

F六九三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38年版影印

張序

余之識步陶先生，在民國元年。時步陶先生甫入申報，任編輯職。與余同桌而坐，沉默樸實，不苟言笑。勤苦勉學，不稍間斷。對於新聞之選擇批判，則又動中綮要，人情世態，洞若觀火，絕不為環境所蒙囿。至其解決疑難，尤如老吏斷獄。余即心異之，識其將來必成新聞界之偉器。其後因病辭職，離申報去。旋轉入新聞報館，益專心肆力於新聞學，孜孜不倦，造就益宏。近復執教鞭於復旦大學新聞學系，本其心得，著成編輯與評論一書。取材既極精審，議論尤為警闢，誠為我國近時新聞界不可多得之著作。蓋治學理與經驗於一爐，自非時下名流淺嘗自炫者所可同日並論也。

我國新聞事業，年來固甚發展，然以視歐美日本，於質於量，皆相差極遠。其原因固有種種，但報紙自身之未能充實發揮其偉力，與夫新聞學理論之未能儘量實踐，實為一最大缺點。步陶先生斯編論述，均切實用，至足供研究新聞學者之參考。其將大有裨益於我國新聞事業之前途，又

可斷言也。

顧吾人於此，尙有不能已於言者。以今日而言推進新聞事業，則編制採訪種種技術上之問題，皆爲枝葉。其重要者，在於（一）把握住當前之時代。（二）以民衆之利益爲前提。（三）以推進文化爲職志。凡此三者，皆爲從事新聞事業者所必有之認識，亦卽爲吾人今日談推進新聞事業之必要方針。

其次，關於新聞記者之本身，則又必具有嚴謹之操守，與夫與時俱進之學識。蓋惟操守嚴，而立言乃公，不爲物蔽。亦惟學識博，乃不至流於偏泥。是又從事於新聞事業者所應交勉者也。

步陶先生書成，索序於余。余無以益先生，輒抒所感如是。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張蘊和

謝序

郭步陶先生編好編輯與評論，他把原稿送給我看，要我寫一篇序。我想自家對於新聞學，不過如像一個「玩票」的人，雖然看了郭先生的大作，未必能毅說出什麼道理來。現在所能說的，只是我的「讀後感」罷了。

我國報紙的歷史，比較日本要早若干年，可是新聞學的著作卻沒有幾本，這是什麼原故呢？最主要的原因，不外是新聞記者不肯把「新聞」當一種「學問」看，更談不上破費一些時光來研究這一種學問了。在這種狀況之下，要依靠記者先生們用自己經驗學識寫一兩部著作出來，當然是很困難的。

現在步陶先生的編輯與評論出版，國內始有一部講述「編輯」與「評論」的專著，而且是著者十多年來的研究與經驗的結晶，所以更加可貴。原書第一編裏講到編輯方法的地方，著

者提出了「綜合方法」的問題，與簡單的繁瑣的方法並論，著者的理論已經促進上海各報的改善，影響甚大。第二編第五章專究評論的作法，著者將作法分爲六種，完全就自己的經驗立說，非空泛的理論可比。總之，全書的一字一句都是著者服務報館的體驗，就是我國新聞記者用自己的經驗學識寫出來的第一部傑作。

「編輯」工作佔整個報館工作的大部分；「評論」又是報紙的靈魂。凡是研究新聞學或服務報館的人都非具備這些知識不可，郭先生的著作對於我國報界和新聞教育界眞是一種極大的惠賜。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謝六逸於復旦大學。

李序

步陶先生任復旦大學新聞學講席，教誨勤懇，深得生徒信仰。爲日既久，篇幅甚富，乃以講義中一部分，先付剞劂，屬余爲之序。余於步陶所著叢稿，游記，小說皆嘗綴數言。若新聞，則余之終身職業也，又烏能辭？近數十年來，新聞學科，自附庸而蔚爲大國，著述者遂如林，而其宗旨則各有不同。以余所知，不下數十類：有汎論新聞事業者，有專論新聞之意義及效力者，有從教育方面或政治經濟方面發揮新聞之作用者，有考證新聞事業之歷史者，有比較各國新聞之優劣者，有論新聞之制度者，有推論新聞之現在及將來者，有研究新聞之副業者，有討論新聞之管理經營以及經濟者，有專論廣告術者，有談新聞道德者，有談新聞記者之修養者，有述外勤之技能者。乃至分析至微，如新聞排列之技術，以及機械購置，用紙多寡，皆有專册研討。蓋新聞之學，自其名義言，似範圍甚狹；而詳考其內容，固如建章宮殿，千門萬戶，甚繁複也。步陶此編，則專就編輯與評論立言。

編輯與評論，爲新聞事業之主要原素，宜爲研究斯學者所最注意。所以前之著述者，於此多從簡略。如日本楚人冠之最近新聞紙學，一時之名著也。其涉及編輯者，不過七八分之一。如下村宏之新聞常識，包羅甚富。於編輯評論，所應注意者，亦僅散見篇中，而未嘗專列部居。此外各書，往往類是。亦有專致力於編輯方法者，則所述恆簡短，等於小册子。求如步陶此編之詳備，殆甚罕見。此無他，立言之難易不同也。新聞之學，自其廣義言，等於全人類社會。編輯評論者，處世治事也。社會百事，各有專學，而處世之方，治事之術，罕有人言之。蓋此類事，變幻無方，幾尠定程可言。必欲爲書，惟賴經驗。顧世之著述，或經驗未豐，則言之不能切。富於經驗者，或又短於文詞，不能盡言。卽能著述者，或病於忙，或病於懶，平時材料既未收拾，則亦言之無物。步陶從事新聞歷二十年，又長於著作，勤搜不懈，所積既豐，乃有此成績，非偶然也。昔人詩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步陶既以度鍼之術授其弟子，復刊書問世，後之有志於新聞學者，庶幾循誦懌悅，不復有徬徨歧路之感乎！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李浩然

目錄

第一編　編輯

（子）意內的新聞

（一）簡單的

（二）繁複的

（三）綜合的

（丑）意外的新聞

（一）距離成版時間尚遠的

（二）距離成版時間已近的

（三）成版以後方發生的

（乙）方法

（子）意內新聞的編法

（一）簡單新聞的編法

（1）簡單新聞的簡編法

第二編　評論

（六）遞攻與反詰法

編輯與評論

第一編　編輯

第一章　編輯的準備

我國新聞界編輯人才，雖不能說完全沒有，然也不能說怎樣充足。其中原因，固然是國家社會不甚重視，也是從前一般當編輯的人，處很重要的地位，沒有注意到新聞學上相當的知識，和關於編輯的特別訓練，和修養。因之一年延誤一年，直到如今，不能得到相當的進步。要知道編輯新聞，是一種特別工作，決非僅有天才，便能濟事。必須有種種繁複的準備，才能養成他的資格和

技能。茲將準備編輯新聞的最要幾點，分說如下：

第一節　編輯者的品格

編輯者所處的地位，是各種新聞薈萃的地方。社會有益的新聞，編輯得好，能使社會受益不少；反過來說，有害於社會的新聞，要是編輯者作一個惡意的宣傳，流毒社會也很大。因為編輯者處在這可以為善可以為惡的地位，所以人世上，種種利慾的引誘，奸僞的暗伺，以及一切爲害於人羣的惡魔，都環繞於編輯者的身旁。一箇不當心，便造成無形的罪惡，或者自己還不知道。我們想想這是多麼危險的一件事？所以編輯新聞的人，第一須注意的，便是品格。品格二字的範圍，包括有為人處世之道，與夫一切關於新聞學上，應有的道德，這是養成編輯者最重要的一原素。決不是空泛的老生常談。

編輯的材料，各方都有，或涉於大政治家，大學問家，大資本家，或涉於大奸慝，大讒佞，甚至最下級的販夫走卒，窮苦乞丐，亦必有時涉及。當編輯的人，應當處處留心，事事研究。不能因爲大人先生而震恐，也不能因為下層社會而輕視。心目中，絕對不可有階級的觀念，手腕下，祇能有大公

無我的陳述，這才是編輯新聞的唯一態度。如其不然，看見那權勢大一點的人，便替他說些好話；看見那沒有勢力的人，或有勢力而為人擠倒的時候，便故意加些壞話去醜詆他，這都是不合乎編輯者應有的道德。且照這樣顛倒黑白，淆惑羣衆聽聞，不但喪失編輯者箇人的人格，就是他所編輯的報紙，也一定被人看輕了。此外還有一類傾心利祿的編輯人，他把編輯新聞，當作一箇接近官場營謀升官發財的路子，至於編輯者職分以內的責任和利弊，他卻完全沒有放在心上。這種人，更是新聞界的敗類，簡直不配說編輯者的資格了。我們旣然要研究新聞編輯，正本淸源，先要立定志願，發誓自警道：我們不是羨慕新聞記者的名譽，而編輯新聞；也不是把新聞記者當作一個謀生的去所，而編輯新聞；更不是借新聞記者的地位，去謀高官厚祿，而編輯新聞；我們一心一意，是要做一個眞正為人羣服務的新聞記者，而編輯新聞。能如此，庶幾可以始終保全我們新聞記者高尙的人格。

第二節　編輯者的知能

（甲）關於知的準備

新聞檯上，堆了許多信，不能說其中絕對沒有新聞，然而也不能說，封封信都可算是新聞。辨別是非，以決去取。其中須有相當知識，和各方相輔而行的關係，才能應付裕如。今試分說如下：

（子）時的關係　時字有兩箇意思：（一）時的迅速。凡事必以先覩爲快，新聞係公布的事實，自然愈速愈有價值。報館中不惜拋擲重金，以買消息，所爭的不過先發表若干時而已。所以編輯新聞的人，每看一稿，必注意訪員發信的時刻，相去若干時。倘事情已發生多日，訪員方才報告；編輯者應該立時寫信警告訪員，教他以後凡屬他範圍以內的新聞，切記要隨發生隨寫，千萬不要落人後。這是普通地方，所爭尙在日子的出入；如其是重要的地方，時刻的先後，也要加以研究。譬如南京的快信，本來當天可到的。一日，發生一件重要事件，訪員得力的，第二天就可見報。如其訪員懶散一些，遲到晚上，方來撰稿，他的信一定要第二天才發，等到編輯人看見信，那件事的重要性質，早已完全失掉。因爲第二天，別家報已經發表，人人都已知道，怎樣還能算是新聞？但是有時訪員發信的時候，是在當天，而編輯者接到，卻在第二天，再拿同時別家的報來比較，人家又是已經登出。編輯者在這時候，應該把訪員發信的時刻，和郵局所蓋的

收信戳記細看，是否相符？一面再查南京出發的火車，可以當天到上海的，最後一班，是在何時？往往有同是一封信，因為一刻鐘的出入，到達時便差上一天。例如一封信在可以當天到上海的最後一班車的前一刻鐘到郵局，另一封信遲了一刻鐘，這班火車的郵包已經交出，這兩封信到達的時間，就要相差一天了。編輯者對於這一層，也要諄告訪員，教他留心火車出發的時刻，和郵局封包的時刻，因為新聞迅速與否，其權雖操之訪員，而事前的布置與指導，編輯者實負有專責也。（二）時的適宜。新聞的性質，不僅要新，還要合乎時宜。甚麼是時宜？就是在這時候，人人所要求知道的，或所願意知道的。編輯者要把時代潮流，精細研究；社會心理，從詳考察。知道大衆所急切要知道的，是甚麼事？所很想知道而不能有法知道的，又是甚麼事？如在編輯範圍以內的，編輯者可以自己預備，或自訂一手册，隨時記錄，或看見報紙中有可採取的，隨時翦貼，一到和時勢相合的時候，便詳詳細細，披露出來，豈不甚有價值？至屬於訪員方面的，編輯者也要隨時指導，隨時督促。例如政潮洶湧時，便教訪員對於政潮特加注意；軍事緊急時，便支配特別訪員到前方觀戰。推之以至教育，經濟，社會等等，凡有臨時發生的特別事件，編輯者都

應該立時派遣專員，從各方面搜求詳盡的訪稿，不能夠隨便說一句沒有稿子，便算卸去編輯者的責任。因爲要緊時候的訪稿，全靠編輯者指揮的得法，和特派專員訪問的努力。且此類專員，須要編輯者平時預備，並隨時加以訓練，到臨用時，才能指揮如意。還有一層，合於時宜的新聞，新的固然要緊，就是舊的，如其爲時勢所需要，也應特別加以注意。例如世界某要人，在他生存時，他的一舉一動，固然是我們新聞界唯一的好材料。一旦逝世，不但現在的事情爲人人所矚目；就是過去的一生歷史，也一定是人人爭先快覩的。所以說遇着相當的時候，最舊的新聞，也成了最有價值的新聞了。

（丑）人的關係　新聞爲人類社會需用品之一，自然不能不談到人。然而也不能說人所做的事，都是新聞。因爲社會中人數很多，倘人人所有的動作，都要拿來做新聞，恐怕報紙的篇幅，終究容納不了許多。不過編輯者可以拿人作個標準，來辨別新聞有無價值，卻是一個準備編輯的工作。大凡報上所登的新聞，總預備大多數人所閱看的。如其新聞中的事，是說某一人的榮譽；那末，一紙風行，萬人翹首，這個人的身分，立時可升高十倍。反過來說，如其這個人的

名譽或貲財，被編輯者登了一段新聞，受着很大的打擊，其至完全破產，這人一生的幸福，也就從此完了。因爲新聞能夠榮辱人，於是訪員或投稿者，往往利用這點，以暗遂他恩仇報復的私意。例如某人和他有恩的，他就把他的壞處藏起來，專說他的好處；如其某人和他有怨的，他就把上面情形，反過來一用。編輯者要是過於信任訪員，不自細加考察，訪員怎樣來，報上怎樣登。不肖的訪員，恐怕要掮了新聞記者的招牌，仗着可以榮辱人的威權，來招搖撞騙，無所不爲。編輯者上了他的當，還說他天天努力工作，那裏曉得便是天天自造罪孽，豈不是十二分寃枉嗎？所以一件稿子到手，編輯者一定要仔細看，有沒有替人家說好話？或說人家壞話的地方？說壞話的，固然要痛加删削；就是說人家好話的，也不要教他隨便存在。要知道新聞的原質，祇是新發生的事實，絕對沒有帶着甚麼褒貶予奪的意義。如其編輯者對於某一問題，眞有確切的研究，想要發表一些公平的判斷。儘可於評論中準情度理，切實發揮。決不可聽其混雜於新聞中，以搖惑閱者耳目。至於個人私德，羣衆公德所關之處，尤爲新聞原素中重要之點。編輯者閱稿時，宜特加注意，愼之又愼。如某一訪員，專攻擊某一人的私德，或專破壞某一團體的公德，其中

必有絕大作用。編輯者當設法諮詢，間接探索，一面將其屬於攻擊或破壞的稿件，一概停止登載；一面對於訪員，加以適當的警告。倘訪員能知改悔，或素來消息頗好的，仍不妨採用其後來的稿件；否則即決然斥退之，亦不爲過。以上所說的人，均是新聞中所涉及的人。還有看新聞的人一方面，編輯者也不能不曉得他們的情形。就新聞原則言，新聞的好歹，必和看此新聞的人數多少，爲正比例。又凡人對於任何事物，若和自己有關的，必百計千方，覓來閱看；若和自己不相涉的，雖常常放在眼前，也不覺得有什麼意味。新聞也是這樣，如其一新聞登出，和看報的人，沒有多大關係，這便不能算是新聞。若相關的人雖有，而合計不能算是多數，仍祇可算是次等新聞。惟有一新聞而能涉及社會各方面的，那才可以算是第一等的新聞。例如鄰貓生子，隔壁老太婆跌倒，這兩件事，相關的祇有鄰家和隔壁的人，凡是和他住的稍遠的人，便都不要看了，所以不能算是新聞。又如某一學校開運動會，或紀念會，不能說不是新聞；但願意看這新聞的人，大半是學校學生，和教職員，或和學校有關的人物，如學生家族親友等，若拿全市的人數比起來，決不能算是大多數，所以還不能算是重要新聞。惟如金價跌漲的惡潮，米糧來路斷絕，房

價突漲，百物市價隨之增加一倍等類事件，才是最重要的新聞。因爲銀錢是人人要用的，糧食是人人要吃的，房屋是人人要住的，凡百市物，是人人日用尋常所不能缺少的。人人需要，所以人人要看，所以有這類新聞的報紙，一定爲人人所歡迎。編輯者在新聞中，應當知道特別注重這類材料，纔不致教他的報紙被羣衆所唾棄。

（寅）地的關係　新聞發生的地方，和新聞價值也有關係。同一新聞，在甲地報紙可以大字排列，編在最重要地位；在乙地報紙，儘可輕描淡寫，以三言兩語了之。並不是新聞事件有甚麼改變，不過一個是本地的事，好像「火燒眉毛，」「切膚有痛；」一個是外埠的事，好像「隔岸觀火，」「漠不關心。」看報人處的地位不同，對於新聞的觀感，也就顯分彼此。譬如人的口味，蘇常菜中喜用糖，川湘菜中喜用辛辣物，廣閩沿海一帶的菜喜用魚腥，豫魯河北一帶的麵食喜用生葱大蒜。倘若味和地一經弄錯，一定難得當地大多數人的歡迎。新聞也是這樣，譬如蘇州話用到廣東報上，廣東話用到平津報上，便要使新聞價值，損害不少。因方言看不懂，便把新聞連累着也不要看了。所以編輯者，對於新聞的發生地，很是重視的。例如一少婦自盡的新

聞，在上海可作社會新聞，設法加以詳細調查，用大字排列在很顯眼的地方；倘此事發生在內地的一個小鄉村中，便祇是一小通信的資格了。又新聞發生的地點和新聞發行的地點，也有相互的關係。上面已經說過，甚麼地方的人，總喜歡看甚麼地方很詳細的新聞；所以最新編輯新聞方法中，有人主張地方版的一個辦法。這辦法是怎樣呢？就是發到那一地方的報紙，便把那一地方的新聞，格外加多，幾乎和那一地方的報紙所登的一樣，甚而比他更詳細一些。例如寄到蘇州的報，便添蘇州版；寄到杭州的報，便添杭州版。這類報的內容，除特詳的一地方版外，其餘仍和他報一樣。編輯者如其要試行這類辦法，收到訪函時，先要把地方分出類來，有特別版的地方，就將舊有的普通編法打破，另外用一種方法來編輯，他的預備工夫，當然也要多加一些。從前人說過：地方遠近，和新聞價值的輕重，是作正比例的。就是地方愈近，新聞的價值愈重，地方愈遠，新聞的價值愈輕。因爲地方遠，則傳達的時間久，到時新聞已不新；又因遠地方的事，和當地的人關係少，看的人要減少許多興趣。但是用了地方版的辦法，這條舊例，便要打破了。這宗辦法，外報已行了多時，中國報現在還沒有人開這個端。因爲照這樣辦，編輯的準備，比

尋常要難一些。（一）各地訪員所來的稿，須分詳略兩種，不是一個普通訪員所能辦到的。編輯者物色訪員須加上一倍的工夫，才能有濟。（二）訪稿既加倍多，而發稿時間，仍是一樣，看稿須特別加快，否則須添人幫助，方不誤事。（三）訪員如得力，或館中能有適當的人派去，則出地方版的地方，可就地編印，待全報寄到時，另行加入，然後發賣，也似可行。但發行的添出臨時工作，手續太覺麻煩。總之，照這樣的編法，經費須要多上一半或過了一半，才能見諸實行。而現在辦報的人，多營業化，教他多用錢，總是辦不到的。所以這個編輯法，至今還沒有人肯採用。但照今後報界革新趨勢看，這種打破舊記錄的編法，研究新聞學的人，總應該詳細知道，早作相當準備，等到要用時，才不至措手不及。

（卯）事的關係　必有事實，才能算做新聞，這是人人所知道的。故凡空論，或虛擬的事件，都不能算作新聞。例如一訪稿云：

某甲素行不端，常喜議論人長短，一向和某乙同住，不時常有爭論。昨天某乙家忽被法警查抄，並把某乙拿去。道路相傳，將治某乙以反革命嫌疑罪，又據人說：這事是某甲誣告的，

將來保不定要反坐的。

這訪稿中「將治，」「將來，」「保不定要」等字，都是猜想的話。「道路相傳，」「據人說」等字，也是籠統含糊的話。究竟何人所說？訪員自己還不能指實，如何可作爲根據？所以這稿中，一定有多少不實不盡的情節。編輯者絕對不能將他當作正確新聞看待。又有事情雖是實在，卻不能算作新聞。例如商人的做買賣，農人的栽種田地，工人的造作器具，學生的入校讀書，以及一般人的起居飲食，動作言默，固然不能說他不是事實；然卻萬萬不能算他是新聞。因爲新聞的材料，雖不能在事實以外；而尋常事實人人皆知，時時皆有，處處皆然，便用不着報紙再來宣佈。須要報紙宣佈的，一定是變態的事實。換一句話說，就是一定大反尋常的事實，才是新聞。例如一個人家，安安靜靜的過日子，一個學校，按步就班的上課，絕對沒有人把他來當新聞的。一定是人家鬧了亂子，學校起了風潮，或則家破人亡，或則全校紊亂無章，教人看去，不是非常悲痛，便是非常憤怒，那才可以算是新聞。再不然，或是家中發生異樣的慶幸事故，或是校中舉行異常隆重的典禮，教人看去十二分的愉快，也可以算是新聞。因爲新聞的原則，是以看報人

爲對象的，要是沒有激刺性或吸引力的事實，怎樣能使人要看呢？大凡看報人的心理，對於新聞中的事實，往往以和自己有無相關，作看否的標準。同是一新聞，若和自己有相關的，雖累千百言，也不嫌討厭；倘和自己一無相涉的，便一行也嫌多。所以編輯新聞時，當自己度量一下，和我所編的事有相關的，究有若干人？在這相關裏，又分出有益的相關和有害的相關。如創辦學校，組織公共事業團體等，是爲有益的相關；如水火刀兵，姦淫擄掠，以及一切損傷人們的行動，是爲有害的相關。但是編輯者，不能說有益的我才編，有害的我就不編。不過對於有害於人的，應該十分審慎，不要犯了誨淫誨盜的大罪惡；有益於人的事，也要實事求是，不要有逾分的溢美，更不要爲欺世盜名的敗類，作不正當的鼓吹。至若一類含有廣告性質的新聞，粗看不過是情誼的囑託，於新聞本身，沒有甚大關係；但從細思索，此中相爲因果的地方，也正大有害於社會人心。例如一商店的貨，本甚平常，我乃爲之登一新聞，說他的貨，如何優美？如何便宜？看報人信以爲眞，前往購買，乃大上其當，這豈不是報紙代人騙世嗎？我知道稍有良心的編輯者，決不願有這樣的行爲。

（乙）關於能的準備

人各有能有不能，一半是天資所關，一半是人力所限，原來是不能勉強而行的。但是一個人旣做了這件事，就不能隨便把「不能」兩個字掮了出來，當作擋箭牌。換一句話說，就是不能的，要自己下些工夫，求其能。凡事皆然，編輯新聞，也是這樣。今將編輯新聞應準備的能力，依次說明如下：

（子）文字上應有的能力　新聞上的文字，不是要如何精美？如何優越？才能勝任，祇要把日常的事，寫得有充滿的人生趣興，把千頭萬緒的社會問題，分析得明明白白；使人一目了然，便已夠用了。這樣文字，初看似無大難，然儘有許多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大經濟家，甚至素負盛名的大文學家，一遇了許多題目的事情，他便束手無策，不知怎樣佈置才好。惟編輯新聞的人，天天看稿件，天天和那紛如亂絲的世事作伴侶，自然能夠分斷得出，某一事的起因在何處？某一事的變化從何來？某一事的結果，和羣衆所想望的，將作如何比例？此中消息，自有科學方法，可以直接或間接加以測驗。測驗結果，初或不盡相同，迨細加觀察以後，乃能覺察其所

同的，是何點？所不同的，又是何點？久而久之，對於人世一切千變萬化的事端，都能有相當的方案，可以尋出。例如民初時宋教仁被刺一案，決不是一簡單的尋常盜殺案。因吾人素知宋教仁是一才學經驗兼備，可以起而組閣的國民黨黨員。那時當國的，是蓄有野心，想要做皇帝的袁世凱，他對於國民黨，是很嫉恨的，而對於宋教仁尤甚；當宋君過滬時，組閣的聲又甚高，而袁之爲人陰險狠毒，斷不容宋君入閣，以掣其肘。從各方面歷史情形推測，吾人可毅然決定，這案是含有政治意味的暗殺案。以此類推，凡遇新發生的事件，吾人能分清楚頭緒，依次根尋他的原委，發出來的文字，自然教人看去格外明白。以上所說，都是文字上的理論關係，至於寫出來的時候，還要有相當的詞筆，才能使人看去容易明白。不然道理儘管清楚，筆下總是寫他不出，也是沒有用處。編輯者在準備時期中，當多看近代名記者所著述之文字，如黃遠生遺著等。並隨時自作日記，每日把各報細細對看，同是一件重要案件，究竟那一報敍得較爲清楚？那一報編得較爲好看？看得多了，寫得多了，自然一稿到手，便能知道他的事理，說得合不合，他的文字，敍述適宜不適宜，兩均得當，則略加點竄，便可立付手民，否則另易他稿。倘祇有一稿，則如何

刪削？如何訂正？胸中早有成竹，自不難一揮而就。這是編輯新聞者，萬不能少的一技能，也是欲學編輯新聞者，首應自行練習的一端。

（丑）辦事上應有的能力　編輯房的事情，是很乾枯乏味的。當夜深人靜，羣衆都去各尋好夢的時候，編輯者方才開始工作。這宗工作，更非尋常安閒度日的人們，所能忍受。所以要學新聞編輯的人，第一要學吃苦，要學熬夜。不能吃苦，不能熬夜，便不配做新聞編輯者。中國今日各地交通，尙未能完全便利，意外事端，又時有發生；所以稿件的來源，不能在一定時間內規定。編輯房內儘可有一段時間，一封稿件都沒有到達案前；然也常有一段時間，許多快信，接二連三的雪片飛來。而且在這信件來得最多的時候，往往距付印時間，衹有一二小時。那時的時鐘的打的打響着催人，手民先生環繞其旁，眈眈而注視，編輯者處此情地，眞可謂衝繁疲難之極。一稍忙亂，便要鬧得笑話百出。從前申報館的張蘊和先生，（張君編輯申報已三十多年。）曾說過：「報上登錯了一些，第二天看見，大家都會說；但是誰會想到，當晚匆促發稿的時候，是何情形？」張君這話，眞編輯室甘苦之言，非門外人所能夢見。在這一刻千金的時候，無論情勢如

何煩難？編輯者總要冷靜着頭腦，先將所收到的信，全部合看一次，然後一封一封的細閱，一件一件的快發，直到能允許發稿的時間爲止，不能一分鐘稍有疏忽。這「冷靜」兩個字，看似平常，然也非素有歷練的人，不能辦到。大凡經歷事少的人，教他從從容容的做兩篇文章，還可以辦得到；要是教他在紛繁匆迫之間，發幾封稿件，恐怕就要爲難了。因爲事情緊急時間侷促，容易手忙脚亂。平素有十分本領的人，到那時候，恐怕祇有五六分。如其是初學的人，原來祇有五六分工夫，再加上臨事的折半退縮，自然要手僵目呆，不知將從何處做起才好？這是初學編輯的人，所一定要經過的景況，在準備的時期，不能不有適當的練習。據我意見，練習方法，可有兩種：（一）在人世最喧呶鬧雜的處所，如戲園中，或救火場中，或盛大筵會中，命定題目，限定時刻，作一定體裁文字。作過三五次後，則看慣紛亂情形，知道外界無論如何變化？我心意中所欲寫的話，終須由我寫出，自然遇着煩難時，便不慌亂了。（二）在編輯室中，實地練習。留心細看，現當編輯的人，對於這時的處理，是如何辦法？所發稿件，何者爲先？何者爲後？至萬不得已時，所停留的，是何稿件？隨看既久，自然知道，此中也有天然的標準。以上兩種練習，都要心思伶利，手

眼敏捷，而又極有耐性，不求速效，不憚煩勞，久之，才能得到最後的結果。

（寅）對付手民應有的能力　手民與編輯者，關係最密切。編輯者對付不得法，往往發生困難，不能收手臂相使之效。手民多能識字，粗知文理，天天和新聞評論等接近，不知不覺中，也受了不少的陶溶。所以久於排字的人，往往知道，甚麼稿子是要緊的？甚麼稿子是不要緊的？在清末民初時，滬上某報館，曾發生一笑話。緣某報有一手民頭目（那時尚是工頭包工制。）催稿最利害。適在那時，館中新聘一外埠編輯。那人發稿頗慢，初來一二日內，手民尚未深知那人情況，未敢爲難。稍久，知道所謂編輯先生的伎倆，不過如此；他就漸次以言語相侵，隨後且從旁作教導式語氣，竊竊私議道：「某稿可發，某稿不可發，我早已從旁看慣。先生怎樣遲疑許久，還沒有發一稿？難道許多稿件中，沒有一稿可發嗎？」編輯者聽了這種言語，心裏雖然十分恨他，卻也把他無可奈何。所以編輯者，看理要明敏，下筆要迅速，對稿件的去取，要有一定的標準。庶幾到編輯房中，才不致被手民所竊笑。手民對於新來的編輯者，常喜歡拿難題去試探他。每有新聞缺乏之時，手民卻急急來相催迫；或在新聞擁擠時，手民卻又拒絕發稿。其中原因，或以手

民有時請假的人數多少，有些關係。然編者在這種情形之下，便覺有些爲難。又各報編輯者的職務，不盡一樣。有的祇負發稿的責任，稿一發完，便算公事完畢；有的除發稿外，還要負看大樣的責任，（現在上海的新聞報館申報館還是這樣。）甚至有連校對的，都要編輯者一齊負責。（新聞報在十年前，還是這樣。）往往有稿已發完，還須枯坐一二小時，候看大樣。誠可謂報館待遇編輯者的一種虐政了。但就論理和事實上說，報館所以這樣規定，也有他的理由。因爲發稿時間匆迫，容有一時錯誤，校對人程度不一，或者不盡能夠看出。故把大樣留給編輯者自己看，以爲最後的改正。編輯者要看大樣，於是和手民的排版者，又有關係了。排版者快慢不等，有的距小樣校定，不過一刻鐘，便已可看大樣；有的遲到一二小時以後，方能將大樣排出。這裏面的緣故，固然是排手快慢不一；然也許有中間延擱的時候。最好編輯者常常到排字房去看看，遇有緊急時，還可就在排字房，隨排隨看，可省時間不少。申報的冷血先生，在民初時，他很喜歡到排字房，去看他們的工作。這編輯餘暇的自由行動，頗有一些好處。因爲常常和手民接近，可以知道他們的內部情形，一有問題發生，便容易解決。

手民的不易對付，上面已說了一些。但是對付的方法，卻也不要預存一機械的心，一切仍宜以誠實相待。且遇事先自澈底明白，自然誤會可以減少。他們要是眞正有錯，須在筋節上指示明白，使他們知道究竟誰應擔負這個責任？對待他們，切不可稍存階級觀念。因爲勞心勞力，同爲工作，本無甚麼高下可言。而且他們一方用手，一方用心，也和我們作文相差不遠。不過讀書較少，家境較爲貧乏一些罷了。所以除了他們故意和編輯者尋事，情節較爲不合外；我輩從事編輯的人，應當和他們聯絡，教他們喜歡和我們攜手辦事，發稿時才可免去許多麻煩。而且彼輩如和編輯者一條鞭辦事，往往偶爾筆誤一二字，不待教對，排字時已爲改好。若在情節要緊時，他們還能在幾分鐘內，排出小樣來，一字不錯。在這種時候，手民肯努力，便可多登若干重要新聞，不努力，便無法可設。所以編輯者先要自己把新聞記者應有的技能充分準備，不要到發稿時，教手民看我不起。因爲一有看不起的心，便始終難於合作。又除了自己本事之外，還要曉得一些排字的道理。例如每行若干字，每批若干行，每版若干批，在我所發的稿件範圍以內，約共若干字，在未發稿以前，就要明白。待到發稿時，某稿若干字，某處若干稿，均須自己有些數目。發

到大約爲本版內所能容許之字數時，便可停發。但有可用的稿，須多預備三分之一，以便有需要時，應付掉換之用。手民見你發稿時已有分寸，他們便知道你是曾經當過編輯的人。輕視的心，便不敢發生，一切事情，便容易相處了。

（卯）駕馭訪員應有的能力　想編輯好新聞，必先能用好訪員。因爲訪員是新聞所從發生的介紹人。訪員能得力，編輯者到緊要時，才有可屬望之所。訪員不得力，想要編輯好新聞，便十二分爲難了。吾人擔任一地方新聞編輯之初，先要考察，在這地方，那一段是政治新聞產生處？那一段是社會新聞產生處？推之以至於教育，經濟等等，在每段中，有何重要機關？有何重要團體？有何重要人物？所原有的訪員，是否和他們所擔任的地段，需要相孚合？有的訪員和編輯者，近在一處，有的訪員和編輯者，相隔甚遠。相處甚近的，可約一時日，和他們談談；相隔較遠的，便通函告知他們所需要的新聞，是些甚麼？探索這類新聞的途徑又是甚麼？隨後留心他們所來的新聞，有無弊端？一有發現，即爲指出告誡。遇有事故發生，更可借以考察訪員的優劣。因爲沒有事情發生時，尋常訪員或假託訪員的人，都能混充得過；一有事故，那就大不相同了。在

這時候，好訪員能得消息比人早，傳達來比人快，敍述起來比人有精采。常有一種重要新聞，有能力的訪員，在數日前，已能得着這事的概要，並爲相當的準備，一到時期，便詳詳細細，將稿寄來。不得力的訪員，每至凡事落人後着；就是有時，幸而和人家相差不遠，而稿子寫得不好，也往往不能收到實際用處。例如一處發生罷市的事，會寫的人，把罷市的遠因近因，搜羅得非常詳盡，罷市的情形，寫得有聲有色，罷市的影響，推闡得入情入理，關心那地方市場的人們，和居住那地方或和那地方有關係的人們，自然無一人不以先覩爲快。要是遇着一個不會寫的訪員，他祇說某地方因爲某事，於某日罷市，軍警出來維持秩序，紳商出來設法調停云云，便就了事。你想這樣糊裏糊塗的報告，教人看去，怎能滿意？當編輯的人，遇着這樣事情發生時，應格外注意。如其接到好訪員的信，他的內容，眞能傳他人所不能傳出的消息，他所說的事件，眞是人人所要知而不能知的事件；應該用最新穎的方法，儘先印出，且排列在最容易使人注目的地方，才不辜負這一段好材料。一面還要寫信去奬勵他，或向館主人說明，在薪水外，另寄臨時奬勵金，望其以後常有這類訪稿。倘若接着一重要消息，而訪函來得遲，或訪函內容，不能滿吾人所

需要。編輯者應當留心，同時別家所登這件事的新聞，可在其中選一最詳盡的翦下，和自己所登的，詳細較閱，知道自己所缺少的，究有若干？然後寫信給訪員，將其缺點，一一指出並爲指導可免此類缺點的途徑，使他照辦。一面對於彼一地方的事，特加注意。凡一大事故發生，必非偶然。在事機已動，而情勢還沒有顯著的時候，編輯者便應早爲通知訪員，囑其先事準備，自然臨時不致草草從事了。如此教導二三次以後，訪員若是有可造的資質，一定可以漸向好訪員一方推進；如其教導之後，歷久一無變化，那便毅然決然，將他辭退，另覓有能力者，再圖改善。總之，編輯者的駕馭訪員方法，不外「賞罰嚴明，恩威並用」八個大字。不過在今日中國人才缺乏的時候，訪員總是好的少，而不好的多。要想根本改良，非設專科以造就採訪人員不可。這是另一問題，不在編輯範圍以內，這裏可以不要多談。

第二章　編輯的工作

編輯二字的範圍，包括甚廣。凡報紙上所有的材料，如評論，如新聞，如小說，如詩詞，如圖畫，如廣告，以及一切須文字傳佈的，無一不須人編輯。不但此也，即方採訪的事件，亦必經過一番編輯的工作，才能成一適當的稿件。所以編輯部的內容，每包括有評論，新聞，採訪三大部份，而總其成者，則稱之為總編輯。總編輯或為一人，或為數人，視報館局面大小，及組織方法新舊而定。評論新聞採訪三部平列，而各部內又自分若干股。部設一長，股設一主任，每股中各有若干編輯員，及助理編輯員。他們各人的工作，各有相當的職責。茲就新聞性質，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節　非純新聞的編輯工作

報和新聞，本為兩個名詞。報是發布新聞的紙張，新聞是報紙中原素的一種。不過日本人多把新聞二字當作報的解釋用，中國人翻譯日本書籍，有時沿用，於是報和新聞遂混而為一。實則報的內容，不是純粹盡屬新聞，而辦報的工作，也不是純粹編輯新聞。現在為便於解說計，先將非純新聞的各種編輯工作，分說如下：

（甲）總編輯的工作　總編輯乃一報的主持者，須要決定一報的宗旨，規畫一報對內

對外的政策，並負報紙上一切文字的全責。對於編輯部人員的選擇，及全部事務的布置，均須於接手之初早爲準備，全部人員的工作，均要留心觀察，全部人員所發排的稿件，都要大致過目，爲最後去取的決定。他的工作在總領全部大綱，不在部中任何部份，專司職務。所以平時祇要留心考察各部人員成績，並督促全部人員的職務進行，他自己並不須親發稿件。但至緊要時，人員不敷分配，或因事故，全部人員請假的太多，事務難於進行；便須有很敏捷的手腕，調度一切。眞到萬不得已時，自己也須就缺人處幫助一切。所以當總編輯的人平時可以一稿不發，到必要時，卻須任何部稿件，都能批發，才算能夠盡職。照這樣看，當總編輯的人，非在全部中各部份都有充分的經驗，斷難勝任他的工作。至於他所日行的職務，因各報館制度不同，辦公時間，也略有出入。大別言之，約有二類：（一）編輯部獨立的。他的信件到館時，凡屬於編輯事務的，都一直交到總編輯室，由總編輯親自翦閱分配。行這樣制度的報館，總編輯晝夜均須在館辦公，方不誤事；不然，也須晝間到館一二次，翦閱信件，夜間再到館，主持一切。凡有關於新聞的信件，他都要先看一遍，凡覺得不合用的，就逕行拋置，或有不妥的字句，也可以徑行塗去。這宗

看法，須要極其迅速，祇能略觀大意，至於字句的推敲，詳細的考察，均待專管那一部的編輯者去辦理。即刪去的字句，也祇就所認爲有妨礙處着筆，刪後的文字聯貫，也讓發稿的人去做。因爲總編輯的責任，是在主持全報的大體，並不是要他包辦一切。（二）行總理制的。凡有信件，部經總經理部所設的總務處，或總管理處，先行翦閱，爲一度的淘汰，然後送於總編輯室。這樣辦法，總編輯晝間可以不到館，晚上早來一些，將信略一過目，分發各部，便可了事。但夜間所來稿件，總務處或已無人辦公，總編輯仍須負翦閱的責任。又在夜深時間最爲寶貴，總編輯也祇能分配而來不及翦閱。就上海論，如滬杭車到滬的末一班信件，到報館時，往往在午夜一時左右，諸稿均齊，專待這批信來，便行拼版，萬萬不能等待他人翦閱。這類稿件，總編輯祇作發後的檢查，以防發稿人萬一的疏忽。以上所說，是總編輯對於新聞來源方面的工作。至於發稿後的審核，也是總編輯最要的一種工作。他的辦法，約有兩類：（一）是看稿，或看小樣。凡發稿人所發稿件，須送經總編輯簽字，然後發排。其中倘有總編輯認爲不應發的，便可徑行刪去，或字句有妨礙的，也可酌改。這是總編輯長川在館的一種辦法。如其總編輯事忙，不能常常坐守館中，

便可不看所發稿件；惟在排版前的一二小時，來館審核排成的一小樣，或刪或改，也可由總編輯自由行使職權。（二）是看大樣。各部份大樣排成，先由主管的人閱看一過（這是辦報的愼重者辦法，要是隨便一些的，由校對者看過便算了事。）然後送交總編輯作最後的審定，即有或刪或改，也可由總編輯自由施行。全報的大樣看完，然後總編輯一天的工作，才算終了。

（乙）評論編輯的工作　評論爲一報喉舌之所寄，而報紙又爲全國人民喉舌之所寄。所以報紙的評論，非僅個人意見的發表，實將全國中多數人所要說的話，或應說而還沒有人能說的話，輯合起來，加以編定。在局面較小的報館，爲經費所限，評論僅由一人擔任，已覺不甚相宜。若經費已自充裕，而猶固守舊習，不將評論擴充成部，那就更和辦報的原理不相合了。中國的報館，窮的多而不窮的少，所以關於評論的工作，祇有部份的運動，殊少整個的組織。雖在評論最重視的時期，也不過由報館中主要人物，自撰幾篇論說，或出重金收買論文，或多請專家，分期作文。至於評論的內容，起初和科舉時代的策論，不甚相遠。甚至所論材料，也取之於科舉。這宗文章，實在沒有甚麼看頭。後來時報的陳冷血起來，創了一個新格，叫做短評。在淸末

上海租界內的幾件大案中，如大鬧公堂等，也曾膽大的着實說了幾句話。因此轟動一時，各報部漸漸的跟着他，添設短評，有的索性把論說完全廢去，有的是評論同時並用。這時評論的工作，是分兩類人負擔的：論說總登在電報前，由專作論說的記者若干人，分日輪作；短評分三部份，一在電報後，一在外埠新聞後，一在本埠部新聞後，各由編輯那一部份的主任記者撰著。作論說的好像做三八課期的變相八股，做短評的祇學些油腔滑調，說幾句不負責任的閒話。因此一天一天，不爲社會所重視。最近十餘年來，辦報的人，更是膽小如鼠。有幾家報館，不惟論說不敢載，連那不關痛癢的短評，也少了又少，全份報中，僅僅留了一個總評，做這虛應故事的工作，作者便是總編輯。這種消極的辦法，實在不是報界的好現象。年來社會上批評這事的人也不少，所以又漸漸有回復評論時期的趨勢。聽說有一二家自命革新的報館，已經有評論編輯採訪三部分立之組織。照此推測，將來全國各報，總有評論另成專部的一天。現在我且把評論部應有的工作，略爲談談。此部應設一部長，編輯若干人。報上所登的評論，不必爲部長所自撰。部長應時時留心國內外種種重要問題，加以研究，而在不違本報宗旨範圍以內，擬成各項問

題的提案。每月規定次數，召集評論會議，提出討論。就大多數主張之結果，推一評論編輯撰稿。稿成之後，部長再加審核，可登者，立爲登刊，有缺陷者，爲之修正。此外則徵求社外專門著作家之論文，其斟酌去取，先由部長核閱，再用開會的方法，取決多數。這一部的工作，全在運用心思。着眼處，在全國大多數人利害，決非僅以一二人的文藝優劣爲大前提。

（丙）電報編輯的工作　電報和新聞不同，新聞是直接的，電報是間接的；新聞是一一詳說的，電報是有許多未說明，須編輯人代說的。因爲電報是由電碼展轉翻譯出來，經過發電人的轉抄，再經過收電人的轉抄，一個字碼抄錯，便不容易看懂。所以擔任電報編輯的記者，初辦時，須常常翻閱電碼簿，電文一有費解處，便須自檢電碼簿，方能解決。這種工作，初作時甚乏趣味，但看熟以後，一電到手，便能立刻知道，何字有錯？再加以思索便能知道，應改何字？例如：今日降雪四字電碼，是 0093. 2480. 7100. 7185。譯電報的人，把 7100. 誤抄爲 7010. 7185. 誤抄爲 7158.，一譯出來，便成了今日鑪雀，全然沒有意思。熟悉電碼的人，把近的電碼，試一翻閱，再看看天時，也很像要下雪的樣子，便知道電碼抄顚倒了，將他輕輕一改，這電報依舊有用。

要是自己不能翻閱電碼，對於這宗錯誤，編輯的工作，便沒有方法進行了。

電報以字計費，價值較新聞爲貴。發電者往往減去字數，以節省電費。但所節省處，也有一定規則。這類規則，有須知道習用之代字的，有須明白時事才能着手的。就代字說，日期例用韻目代。就是東代一日，冬代二日，江代三日，以次可以類推。月份例以支干代。就是子代一月，丑代二月，寅代三月之類。這等代字，電碼簿前幾頁多有印出，如記不清，一查便得。地名例以古時名稱代。如山東稱魯，山西稱晉，河南稱豫或汴之類。但亦略有例外，如陝西不稱秦而稱陝，江蘇不稱吳而稱蘇，浙江不稱越而稱浙。此等處，須留心報上習用之字，才可不至錯誤。人名例用減字代。或僅用姓，或僅用名，沒有一定規律，大致看地方職務情形而定。如其人和其所任的職務，已爲人所看熟的，則用姓；如同一地，或同一職務，而有同姓的要人，在兩個以上，則各用其名。故電報編者，須把各地要人的名姓和歷史，常記在心。他們的職務一有變動，卽須特別注意，一或疏忽，便鬧出笑話。因爲姓一加錯，或名一塡錯，便和事實大不相合了。

上面所說的幾項工作，都是編輯以前，卽須準備的。至於編輯的時候，第一步，須先分出事項。就

是在一張或幾張電報紙上，將連寫的電文中，分別出來，共有幾件事情？每一件事，用符號把他隔開。第二步，須增減字。就是每一事件中，分淸句讀，按句把他所代的字改回原字；再看他於事情上，有無錯誤？如有，就一一替他改正。第三步，是補充。上面兩層手續，如已辦妥，電文還覺有些不大圓滿，便應按照我們所知情形，把他補充完美，大致以閱報人一看卽懂爲度。此外還有一層，須要防備，就是發電人的別種作用。或電文不實不盡，或憑空參加個人意見，以便從中取利。編輯人在添改補充之後，須從新詳細再看一遍。倘若有事實靠不住的，如「有某某說」「有某趨勢」或「一般人都如此云云」這些話，都應一筆删去。因爲所謂「說」者，乃空氣作用的代名詞，所謂「趨勢」乃揣想的話頭，所謂「一般人」乃發電人的假託。究竟是一般甚麼人？姓甚名誰？完全沒有說出，其實不過發電人自己這樣說罷了。還有地名人名，有時錯得出乎尋常之外。譬如一件很不名譽的事，照歷史情形社會狀況，不應發現於某地，或不應出之於某人，今電文中竟如此說。編輯者應將電碼再細檢一遍，萬一仍檢不出，那末，甯將這些疑而不決的人名地名，暫爲空出，下面注以電碼不明四字。等到報出以後，留心看別報所登的，究是何字？

以作下次的參考。

（丁）副刊編輯的工作 副刊的種類，在現時中國報紙中，甚爲複雜。有僅一種的，有同時不僅一種的。譬如申報，有了自由談，又有汽車增刊，文藝增刊，新聞報有了快活林，又有本埠附刊，民國日報有了覺悟，又有戲劇週刊；時事新報有了青光，又有電影週刊等。但是溯到源頭來說，起初不過是報紙餘謄的地位，拿些詩文故事等來補白，並沒有甚麽重大意味。後來因爲要借這個機會，來迎合看報人的心理，就添了些有趣味的文字，說些可以發笑的話，使大家看了，開口一笑。久而久之，滑稽話說得不耐煩了，又想對於看報人的實用上，添些好處，於是有談文學的，有談爲人涉世之道的，青年們受着他們的影響，也着實不少。

綜合現在全國報紙副刊的趨勢，大約可分新舊二大派：新的一派，注重現代的潮流。一切著述，都以現代社會背影爲依歸，而文藝事件，則以鼓吹革新爲惟一的目的。舊的一派，注重中國固有文化的闡發。對於古代風俗的流傳，各地古物的發現和探討，常加注意。至於兩派的利弊，也可略爲談談。前一派能引導青年們，向改良進步一方面走，且對於現代的人生觀，可有親切的

認識。而其流弊，往往趨重外傾。對於本國固有的長處一概抹煞，社會中隱隱發生許多暗潮。後一派在國粹[illegible]沉，人心惶惑不定的時候，將我國習慣上，學問上，一切特著的優點，整個的貢獻於羣衆，使社會心理，不至過於看輕自己固有的文化。編輯者如能加以科學的整理，便可合於現代的實用，尤爲利益無窮。但是用得不得法，完全做成了古董店裏的陳列品，那也很足阻礙國人思想的進步。

上面所說的兩派，都是就有益於世道人心方面着想的。至於專門以談花說柳吟風弄月爲事，或滑稽梯突，祇圖閱者一時快意，不管他影響於社會國家何似？這是又一派。照社會進化趨勢看，似乎將有須被淘汰的一天；但以惡幣驅良幣的原理推論，恐怕這種不肖的社會心理所要求的作品，總有一部份存在的可能。上面所說，都是副刊的性質和現在的趨勢；以下就要講他應有的工作了。

副刊的種類既多，性質又各不同，編輯者着手之初，先要明白，我現在所担任的，是那一種副刊？我任此編輯，是全權辦理？還是須受他人支配？如其可以由我全權辦理，我可就上面兩派中，自

己擇定一派，儘力發揮，且抱定宗旨，作成系統，不使他中間一毫有亂。如其須受人支配，那末，須和主持的人詳細討論。知道他所主持的是那一派，我便依定這派，作一編輯方案；庶幾可以一綫到底，不至有雜亂無章的弊病。此外要多看書報，多和有學問的人來往。副刊的稿件，對於時限，不必如新聞那樣的嚴格。日間無事，不妨先來館中看稿。副刊的宗旨，既早有規定，看稿時，便第一步，看他和我的宗旨，有沒有衝突？第二步，看他的文字，是不是合於副刊需要的材料？如有一二人，接着有幾次優美的稿件投來，便可約他們來館談談。如其眞爲適合我用的人才，便可約他爲長期的投稿人。長期投稿人多，閱稿自可省去時間不少。惟是投稿人，往往有一稿兩投者，編輯者須隨到隨看，切忌中間多所積壓。因爲我一停頓，他報先發，我就少一可用的稿。又副刊的發稿人，往往抄來抄去，或從古書和近人筆記中摘抄一些，把他改頭換尾，用來騙人；或從外埠報紙中抄下，略換幾個字，來相欺騙。編輯者要勤於看書報，才能知道那類書和現在我取的材料相近？那類報，最喜抄錄他報的副刊文字？一經看慣，自然容易查詢，不至鬧出重複抄襲等弊。又同是一副刊，接手之初，要比尋常難上十倍。因爲那時沒有相當存稿，一切須編輯者自

己佈置，或與相當的著述家預爲約定，作成適當的文字若干篇，或自己多作一些可以作榜樣的文字，以爲倡導。到一二星期後，閱者知道你的工夫，是有適當的組織的，所登出的稿件，都有相當的價值；自然人家不敢輕視，一切也就容易辦理了。

（戊）畸形編輯的工作　畸形的意思，就是這種編輯，在形式上甚爲單調，和尋常論理，不甚相洽；但在事實上，卻已公然行之，且上海各大報都已行之，並沒有人敢說他不合。例如新申時等報的教育新聞教育界經濟事業商業新聞本埠增刊或附刊等，便是這類編輯的門類了。論他們的材料，大半仍自外埠新聞，本埠新聞中取出。在未分出這種門類以前，本來是混在本埠或外埠新聞內的，不過既「附庸蔚爲大國」，有時也夾雜些評論，或電報等，這是教育經濟兩門常有的現象。最近更有一二報，在教育欄中又另外分出體育一類來，就是沒分開的幾家，也把體育消息特別加多，幾有駕教育而上之的趨勢。至於本埠附刊或增刊，更是多屬應酬的稿件，要找眞確的新聞，很是難得的。後來逐漸改變，又在其中添了許多關於社會或家庭的小品文字，這宗編輯的狀況，比之教育經濟又覺有些不同。但是門類的不合論理，卻和教育

經濟兩欄同犯一樣的錯誤。爲甚麼許多有名的大報都這樣辦？且用重金請這一類的專家去辦？眞正教人難以索解了。

他們分這門類之初，好像都是要儘量登載那一類的新聞，才這樣辦。其實葫蘆裏所裝的藥，並不是這樣簡單。某一報在教育機關或團體方面，銷路不大，所以想了這條路，來拉生意。出了以後，果然有些效力。在教育界已佔勢力的報紙，看此情形，恐怕把他們的銷路奪去；所以也跟上來，照樣辦理，以相抵制。這是教育專欄產生的一個原因。至於經濟欄，他們的用意，卻又有些不同。某一報在商界已很有勢力，但是和他競爭的報紙也咄咄逼人。他恐怕對方的報紙追過去，於是抱了精益求精的主旨，把商情一欄，格外擴充；並請經濟專家，每天作一小段推論商業情形的文字，使他格外合於商人的口胃。這箇風氣一開，各報一齊跟着倣效，便成今日狀況。譬如新聞報初辦經濟新聞的時候，徐滄水每天在經濟欄著論文，就很出力。後來規模大定，一切脚步站穩，才慢慢地隨便一些。到如今則非經濟界大問題發生，很難看見有討論商場利弊的文字，在該欄內發表了。這又是經濟專欄沿革的大要。至於本埠附刊或增刊，他們的發動原因，卻

於新聞競爭，沒有多大關係。他們的主眼，全在多收廣告，且利用登載鼓吹文字，以兜攬廣告。但是時候久了，這類新聞登得濫了，往往使人看去討厭，所以於新聞外，另找一些小問題來討論。他的意思，簡直和自由談快活林的辦法，是伯仲之間，不過換一個形式，別闢一個蹊徑罷了。編輯這三種稿件的人，須要有他所任那一門的專長。譬如教育欄須要明白教育原理，和近代教育的趨勢。各教育機關或團體，均要佈置有人。一遇重要問題發生，便把屬於這一類的電報新聞評論等，綜合起來，排在一欄，使人看去格外注意。例如遠東運動會，全國運動會，或某校絕大風潮，或某校空前盛會，都是他絕好的材料。平時儘管優游閒散，很早就把大樣看了；但是遇着緊要時，新聞啦，電報啦，無線電啦，長途電話啦，都紛然而來，往往弄到眼看着東方發白，才畢事。經濟新聞有時也有這樣情勢，但比較少一些。因爲商場事情，多注重本埠，一到外埠，便覺影響較小，而本埠商場，交割多限於日間，一入夜來，便沒有多大變動，所以經濟新聞的編輯者，須要懂得生意經，有商學專科的知識，能看日文或英文報紙，以備參考。遇大問題發生，能有銳利的眼光，透闢的文字，方可辦理得去。至於本埠附刊或增刊，所發排的完全是隔夜稿，儘可從從

容容，一早來，一早去。祇要對於社會心理，有些研究，普通學識，大致完備，筆底下來得活潑有致，人家看去有些興趣，常常有些小問題提出，可以供人討論，便可應付一切了。

（己）額外編輯的工作　額外的意思，就是正額之外，添設一二預備員，可以叫做補充編輯，又可以叫做游擊編輯。他的職務，現在還沒有適當的規定。因為各家報館，還沒有這項設備。但是也有幾家，討論到這個問題，意見頗不盡同。有主張僅請一人辦理此事的，有主張須請多人方能辦理的。因為人數的多少，他的職務權限的大小，也就有些不同。前者主張係以全報作對相，無論那一部份有人請假，都由此預備員代理其職務。實際上即代總編輯分勞的人。担任這類編輯的人，必須各部工作，都曾經過相當的練習，平時對於各部事務，又均有充分的考察，才能担任得起這個職責。照這樣說他的責任，非常重大，他的職務，非常繁難，而名義卻祇是一個額外編輯，恐怕肯担任這事的人，很不容易找。且就事實上說，實在也有些辦不到。因為一個人精力有限，萬一各部份中，同時均有人請假，這一個預備員，將代理那一處是？豈不要左右為難嗎？後者主張以多人分散各部份中，每一部份，於額定編輯人數外，寬留一人，專在這一部份

內，彌補缺漏，糾正錯誤。平素無人請假，他就做巡查糾舉的事；有人請假，他便代理這人職務。這樣組織，似較前一種容易辦到。不過每一部份要多請一人，於報館經費，不免有些影響。所以這於改良編輯很有利益的辦法，到如今還沒有幾家報館能夠實行。

至於這類編輯的工作，這裏可以略說幾句。担任這類編輯的人在編輯之前，須將當日各報，和自己的報，細看一遍。那類新聞？那家報館所登，比自己的好？自己的報，那些新聞有精采勝人之處？那些新聞，有脫漏，致落人後？自己胸中，先有一個分寸。等晚上發稿時，再細細看，自己所担任的一部份中，所發的稿件，有無和他部份相衝突的？或和別報，或自己的報，相重複的？如有，便行檢出，交與總編輯審查。又同事所發的稿件，如文字有須斟酌的，或事實有可研究的，也應檢出，和發稿者商量修改。如此辦理，可使所登的新聞，在事實上可少去多少麻煩。且平時這樣工作，對於自己一部份中的事，自然格外明白。一旦代理他人職務，也自駕輕就熟，沒有一些困難了。

此外還有一種解答問題的工作，也是額外編輯可以担任的。例如閱報者對於報館有何投稿提出，何種問題要求解答。如其屬於新聞，而非甚難答復的，額外編輯便可隨時批答。如其義蘊

較深，一時不易作答的，可商之專門編輯或總編輯，然後批答。此類工作，在今日暮氣沉沉的中國報紙中，實甚重要，欲求改良編輯，恐怕不能終付缺如吧。

第二節 純新聞的編輯工作

非純新聞的編輯，所關係的方面甚多。其各部份應有的工作，上面已一一詳述。現在再把純粹屬於新聞的編輯，略為談談。新聞的來源，出自採訪，新聞的發佈，必在編輯。故新聞到訪員手中，須先經過一番編輯的工作，乃能達於編輯室的案上。而新聞到了編輯室的案上，又須經過一番淘汰，再加以編輯，才能刊佈到報紙上。這是編輯新聞一定不可少的手續，現在要說詳細一些，還是分作兩起來敍述吧。

（甲）訪員的編輯工作

（子）事實的考量　訪員以採訪新聞為職務，自然天天和社會中新發生的事件相接觸。但這種事件，究竟那一件有新聞價值？非加以充分考量，不能決定。又同時發生許多事件，究竟那一件是有新聞價值的事實？那一件關係大？那一件關係小？那一件應該詳敍？那一件應該

略敍？那一件是各報所公有的？那一件是我報所獨有的？都應經過一番考量，才能下手編輯。以上所說，都係整個的事件，祇須較量輕重去取，便可依次敍述編輯，尙無大難。但是社會情形，日益紛繁，身經事故，決非都是這樣簡單。同是一事實，有當前顯著的，有須設法追尋而後發現的。前者就是直書，祇要沒有脫漏，沒有錯誤，便已可算盡職。後者事祇發現一端倪，必須多方盡力探討，才能明白他的原委。舉例來說：

（一）如某處開盛大運動會，或某法院審問某重要案件，都是社會中很注意的事實。祇要把全場的情形，敍得應有盡有，或審問的狀況，盡情披露，便已可以滿足閱者的慾望了。

（二）如某處發生火警，或某處發現一無頭案。在當時看，事件雖不甚大；但事後一問起火的原因爲何？焚燒的情形怎樣？損失的數目又怎樣？都是大衆所要知道的，而當場則未必能立得報告。因爲他牽涉多，須一一調查，才可詳知。又無頭案，在當時不過知道一人被人暗殺，似乎也沒有多大關係。但被誰所殺？爲何暗殺？暗殺的情形怎樣？殺人的證據何在？若不一一調查淸楚，決不能使這件新聞編輯得有聲有色。

上面所說的調查，他所得的事實，一定是間接的。無論是簡單或繁雜，總不如我自己看見的準確。編輯時，對於這宗間接的事實，須格外審慎。決不能有一句，寫一句，至多不過能當作一種參考材料而已。或去，或取，加以調度，必使準情度理，各方俱無不妥之處；然後用我自己的筆墨，一氣寫出，庶幾可編成饒有生趣的稿件。舉例來說：

譬如某日淞滬火車路，一旅客從車上跌入軌道中，被人救起，送入醫院。這一新聞，雖關係不甚大，而跌下的情形，救起的情形，送入醫院後的傷況，至少須有三四處探問，才能首尾清楚。但編輯這稿時，決不能將三四處的問話，依樣寫出。祇能用自己敍述事實的手筆，將各處所問的結果，連綴而成一具體的報告。

至於事實確定後，編輯時，應以大公無我的態度，將事實的本來面目，陳列於書面，千萬勿參入一毫自己的意見。因為意見決不可以算新聞呀。

（丑）體格的研究　各種文字，都有他一定的體裁。訪員所報告的新聞稿，自然也不能逃這個定例。尋常文字，總是從頭到尾，依次寫來，他的結果，總在最末的三五行中。新聞稿的體

裁，卻和上說，恰恰相反。好的訪稿，一定把一篇中最重要的意思，（就是這新聞中最有精采的地方。）用簡括的筆墨，寫在訪稿的前幾行中，隨後再把詳細情形，依次寫出。這宗體裁，似乎和尋常敍事文，有些兩樣，但也不能說他種文字中，絕對沒有。譬如孟子就很喜歡用這宗體裁，舉例來說，像「無惑乎王之不智也！」「不仁哉梁惠王也！」等章，就是先出結論，然後加以詳說的。

新聞稿為甚麼要用這體裁，也自有他的原故。一是為看稿的人設想，一是為看報的設想。看稿人時間促迫，稿件紛來，要是篇篇都要看完，才能知道他的結果，一定非發稿時間所能允許。訪稿是要預備看稿人方便的，所以這種體裁，甚為需要。至於看報人，固然有閒的，有忙的，閒的人可以從頭到尾，詳詳細細看過一遍；忙的人便不能這樣，祇能略看事的結果。社會中總是閒的人少，忙的人多，所以用這體裁，使閒的人，忙的人，都可有些用處。今錄兩段新聞於後，一是順敍的，一是先出結果而申敍的。孰便孰否？可以不用我再說明了。

例一　順敍的新聞

徐埠東關，袁橋鄉居民吳本榮之女，年二十二歲，名吳劍春，曾受小學教育數年，尙未字人，突於八日晚間，被土匪七八人架去。九日，經銅山縣公安大隊長陸如亭率隊，赴城東十區屬之侯集一帶搜索追尋，在喬莊與匪遇，相與激戰。時，吳女已被匪移往某莊村內窩藏。匪去後，女乃乘機脫險，經該隊救回。當與匪激戰時，傷警一，陣亡一，擒匪二名，斬匪首級二。於十日回城銷案。女已被其家屬領回矣。

例二　先出結果的新聞

縣屬第三區五總八九兩里，於七日午後，同時發生綁票案，所綁去者，均數歲小孩。八里係徐永標家，突來匪徒七人，破門而進，將徐捆縛，翻箱倒篋，席捲一空。最後將永標之五歲小孩綁去，限十日在郵城以南之八里松地方取贖，以示小孩衣褲一幅，掛在燈籠上爲記。語畢，鳴鎗而去。九里係南角墩馮寶堂家，共盜匪五人，刼去現洋一百六十餘元，並將伊子綁去，要三千元贖票，贖票地點亦在八里松。語畢，攜款呼嘯而去。據聞兩地匪徒行刼時，均如啞子；其有一二開口者，類似本地口音云。

上舉兩例，均是小事，情節簡單，順敘倒敘，還沒有多大影響。要是事情繁複一些，那就格外顯得出倒敍的好處。到這時候，不但是文的體裁要注意，就是寫格式，也要加以研究，才能使看的人歡迎。今寫一段新聞於下，再將改編後的格式寫在下面，便算這條的例證。

一、原新聞

第三特區絲織業工會，要求協華裕華等廠，恢復工資每尺三分三釐，經社會局迭次召集調解未成，及至十一日上午，因工友賀阿根與協華經理發生衝突，於是協華工友，即於下午起，相率罷工。裕華豐華等廠工人，旋即加入，表示援助。並即由工會發出佈告云：為佈告事，自發生罷工後，各工友靜候本會呈請市黨部社會局調解，切勿暴動，免生意外！切切此佈。社會局得該工會報告後，因工人罷工，有關社會安甯，當即派朱桂林前往勸導各工友，先行復工，靜候依法解決；並定十二日下午一時，召集勞資雙方，進行調解。聞各工友已允於十二日晨，一律進廠復工云。

二、改編後的新聞

虹口區塘山路協華裕華等絲織廠，全體男女工友，因反對協華裕華等廠減低工資，於十一日下午，相率罷工。昨日社會局派員前往勸導，並定今日下午進行調解，茲將各項情形分誌如下：

罷工原因　第三特區絲織工會，要求協華裕華等廠恢復工資，每尺三分三釐。經社會局迭次召集調解，未成。及十一日上午，因工友賀阿根與協華廠經理發生衝突，於是協華工友卽於下午起，相率罷工。裕華豐華等廠工友，旋卽加入，表示援助。並由工會發出佈告云：爲佈告事，自發生罷工後，各工友靜候本會呈請市黨部社會局調解，切勿暴動，免生意外！切切此佈。

當局勸導　市社會局得第三區絲織業工會呈請後，因工人罷工，有關社會安甯。當卽派朱桂林前往勸導各工友先行復工，靜候依法解決，並定十二日下午一時，召集勞資雙方進行調解。聞各工友已允於今晨一律復工云。

（寅）文字的適宜　訪員的稿件，有隨訪隨編的，有訪畢彙齊總編的，編的時候，有用手

册的，有用稿紙的，有用腹稿的，又有用速寫而後錄正的。須視訪務時間和地方的便利，然後可定用何方法，較爲適宜。就大概論，除公開會場，或參觀調查，或公堂案件等，可以當場抄錄外；其餘或因事而訪，或因人而訪，均不宜當面記錄。故腹稿爲採訪時惟一之需要。

凡採訪一事件，略有具體眉目時，應將此件概要，先行草出，然後進行其他事件。例如與某要人談話，其中頗多新聞材料。談話時決不能出手册，當面寫錄。祇好隨談隨用腹稿自記。談畢而出，無論何處，祇要可容安置手册之處，便須將腹稿中情節默寫在手册中。以免時久或致纏錯。一天所訪，決不止一件事。到將送稿時之前一二點鐘，須先出手册，將所訪事件，一總清出。逐件就手册中情節，追想腹稿存記的有無遺漏，或錯誤之處。次乃逐件編成適用的訪稿。這是訪員編輯新聞的第一步手續。

訪稿固是預備編輯者看的，然也是預備一般看報人看的，所用的字，一定要淺顯，凡古寫的字，別體的字和專門名家所用的近於科學的字，（除專科事件以外。）應一概不用。文體以合於時代所用的爲適宜，這是關於一國文化普及一大問題。照理報紙是社會教育品之一，應該一

律用語體文記載，使識字不多文理不深的人，都能閱看，才爲得當。現在全國報紙，雖早有改用語體文的呼聲；但事實上，除論著及小品文字外，還是全用文言。所以不遽改的原故，不是看報人不歡迎語體文，也不是編輯人不喜歡看語體文的關係；完全是訪稿的問題。中國報館的訪員，在大都會中，人才儘有，改良並不十分困難。但內地各省，便不容易尋覓，報館自己又派不出許多人，分佈全國。內地能够寫訪稿的人，還是祇能做文言的人多。所以在現在（指草此書時言）的最近期間還是用淺近的文言文寫訪稿爲適宜。默察將來趨勢，終必統一於語體文。因爲語體文究竟比較容易普及，和報紙的天職，甚爲孚合。不過在沒有改定以前，祇好從俗從宜，仍用淺近的文言文。但須要極其明白，極其淸楚，頭緒不可絲毫凌亂，運用典故，越少越好。例如報告火警，祇要說何處失火，便已够用。遇有盜案，當時未曾獲住盜賊，祇說盜已逃去，便很明白。一般俗不可耐的訪員，偏要寫「忽兆焚如」「杳如黃鶴」等詞語，反使識字較少，讀書不多的人，看了不能明白，這豈不是和報紙的作用相違反嗎？所以編輯訪稿，切莫多用典故。

又報紙是預備全國人看的，他的趨勢，固然要漸漸的語體化；但也不要輕易引用那一地的方

言。譬如廣東、報紙，用廣東話來編，蘇州報紙，用蘇州話來編，在廣東人蘇州人看去，固然覺得有趣；但不是廣東人，不是蘇州人，便看去毫無意味了。究竟一地方的人少，全中國的人多，所以欲求多數人明白，還是祇能用國語，不能用方言。這是編輯訪稿應該注意的第二點。

其次便是繁簡的問題。訪稿的繁簡，應以事情的重要與否爲標準。譬如一件很重要的事，人人想要多知道一些消息，採訪的人要是不注意，祇就表面上所看得見的事迹，敍述明白，斷斷乎不能滿足看報人的慾望。須要直接間接，向各方面搜尋材料，越多越好。不過寫的時候，不要拖沓，不要煩瑣，教人看去雖長而不覺其長，好像看最有趣味的小說，惟恐其完，才算是最好的編輯。如其一件不甚重要的事，十個人之中，不過有三四個人注意。沒有這件新聞，固然不好；要是敍得太煩雜，也容易教人生厭。譬如地方法院審問一件普通案件，祇要就本案的情節寫得清清楚楚，便已够用，至於甚麼口供啦，訴詞啦，判決理由啦，祇要略提一句，不必全文照鈔了。總之，訪稿的文字，要事多而字少。這是編輯新聞應該注意的第三點。

此外鈔寫時，字迹要清楚，行間要疏朗。因爲字迹模糊，最使發稿人工作時發生障礙。原來發稿

以迅速爲第一義，字不淸楚，看去費力，時間必多枉費。閱者對於不淸楚的稿件，必將另易他稿，決不顧爲他而多費時刻。又稿中人名地名，或數目字，倘不淸楚，這訪稿卽十二分重要，也不能不因而割愛。因爲那幾個字一錯，全篇所說都無一是處。所以鈔寫雖末節，却也是訪員工作中不可忽視的一端。

（乙）編輯人的編輯工作

（子）事實的審定　在訪員編輯時，對於事實，已有一番工作。到編輯人的手，對於事實，更須有進一步的推求。因爲上面所說，祇就事實本身着眼；現在則須把事實和訪員，合在一起，細爲研究。同是一件事，在未經訪員的手以前，是一個純金璞玉，天然的質地，完全存在。若是經過訪員的手以後，便就不免有些變化；好像天然物品，經過了理化作用，非有澈底的工作，不能尋出他的本來面目。訪員的爲人，道德高尙，學問宏富的，誠然不能說是沒有。但就反面去看，也正有多少地方，使人放心不下。因爲訪員的薪金有限，他要專靠報館一點俸給，斷難生活。少不了運用筆頭，去找額外的金錢。一自有了這樣一個路徑以後，於新聞稿件中，多數有些作用。或

有事說成無事，無事說成有事；或大事說成小事，小事說成大事；或好事說成歹事、歹事說成好事。編輯人要是沒有精銳的眼光，把他分辨出來，那就受累無窮了。甚麼是無事說成有事？譬如某處發生了一盜案，盜是何人？尙沒有確知。訪員對於某人，要是有惡感，他就借這題目，寫了一段新聞如下：

某人從前做過些甚麼不好的事，現在這個盜案，和他很有嫌疑。偵探已將前往查訪，牌票已將發出，官廳一定要重重辦他，才能大快人心。

這件新聞稿，初看也很有理由。其實某人從前的行爲，和這一次的盜案，未必有何關係；而所謂偵探的查訪，官廳的拿辦等等，都還沒有成爲事實。他祇輕輕加一「將」字，便把他的私見變成事實。編輯人要是大意一點，沒有把裏面眞情看透，隨便加一個某人爲盜的題目，把他登了出來，那就大上其當了。甚麼是有事說成無事？譬如某一案中，某人本是主要人，要是訪員用了他的錢，便可把這件案子擱置不報告，等到追問急了，他才含含糊糊，寫了幾句，或者另造一不相干的人名，來代替某人。這宗作法，最難防備。編輯人須要常常在外面走，自己多多留心訪問，

方能知道一二。如其祇坐館中，不問外事，便要被他偸天換日，瞞了過去。非有人來函，請求更正，編輯人將始終不知道這案的眞情。至於大事小事好事歹事等的變化，也可照這類推。所以編輯人對於事實的考核，不能不格外愼重。

編輯人所編的稿件，除訪員外，還有投稿和通信社兩種。投稿的作用，當然更甚於訪員，他所報告的事件，祇能作一參考資料，如其訪稿中沒有這事，也須派人調查，方能酌量採取一二。通信社負責有人，他的稿件，用去較有根據；但於事實上，依然不能完全放心。因爲凡是通信社，都有他的背景和他的新聞政策。國人所辦的，不過是個人的關係，或黨派的關係。外人所辦的，往往涉及國際。因爲他有他的政府，爲之扶助，所以常有較訪員尤靈捷的消息，供給編輯者；然也正惟有他的政府爲之扶助，所以他的消息，常常顚倒是非，淆亂聽聞。編輯者要是不細細考查事實，隨便照稿登載，一定要使國家社會，受着無窮禍害。所以採用通信社稿件之先，須明白，那通信社的背景，是那一人？或那一黨？或那一國？他來的稿件，有涉於他的背景處，須格外加以注意。就是採用時，也須擇取事實，自己加以改編，切勿依照他的原文全用。因爲語氣高下，和事實的

眞相，也許有幾分出入。若至萬不得已時，寧可缺一消息，切勿替他人傳佈毒素的新聞。因爲審定新聞的事實，是編輯人最重要的一項工作。

（丑）文字的整理　訪員程度不齊，所寫的訪稿，文字也有優劣。編輯者看稿時，除在事實上斟酌去取外，便須審查文字。就理論上說，招請訪員時，卽須看他們的文字，不好的儘可不取。但就事實說，內地人才少，每一地方，不一定都有很好筆墨的人，來做訪員。因爲要知道消息，在沒有人才的地方，就是文理不好的訪員，也不能不勉強一用了。對於這類訪員的稿件，應特注意。寫錯的地方，要替他校正；不通的字句，要替他修改；蕪雜的地方，要替他删削。總以淺顯易讀，不至因爲文字的關係，使看報的人，發生不快的感想，便就可以了。這是對於次等訪員的一種辦法。至於文理較優的訪員，往往有過於多寫的弊病。看稿時當以事實爲標準，凡於本題稍遠的字句，都應力爲删去。若是事情甚小，本可三言兩語寫完的，訪員節外生枝，往往加了些閒言剩語，編輯者當看淸事實，一一爲之除去。因爲說空話，旣徒佔篇幅，又使看報人討厭，講到新聞原則上，是最忌諱的。

上面所說，都是關於文字的藝術方面的話。還有藝術以外，另含有他種作用的。譬如記一個人的壞處，把他從前一切的壞處，都寫出來。記一件不好的事，便把他將來的趨勢，由個人的意想，一一虛擬出來。或在一個人名上，加了許多形容的字，或含有評論性質的字，這都是有特別用意的。看稿者應該細細看出，將他盡行抹去。還有專門說人家好處的文字，也是一樣辦理。訪員利用新聞的伎倆，經過一番注意，總可漸漸少一些。又新聞以事實爲主，祇可作第三者公平記述；訪員每喜於新聞後，自加按語，或加主觀之評判語，這都不是訪員分內應寫的字句。因爲新聞本是記事體，不能以議論出之。又有一等能力較大的訪員，寫新聞時，用夾敍夾議的筆墨，使人看去，容易眼花繚亂，他便從中取利，大施其個人的新聞政策。看稿者要以冷靜的頭腦，細細將他辨出。要是一不小心，被他利用了，還說他是描寫得淋漓盡致的好訪稿，那就不免大上其當了。

新聞中又常有整個的公文，或開會的演詞等。有的人說，這些是官樣文章，長篇累牘，刺刺不休，教人看去實在有些討厭。有人說、這裏面有時也包藏了很好的文章，多看一些，也可增長不少

的見識，編輯者究竟從那一說爲是？依我說，可有兩個標準：一看事件大小，一看當天的新聞稿件，和報紙地位的多少，可作如何比例。如其事情關係重大，人人都想詳細知道，有時且須得此等公文，作爲新聞的證據，自然須全文照登，方爲合宜。否則事情原委，新聞中已全行說出，正可不必再把那些「等因奉此」的繁文，再嚕囌一遍。如其訪員沒有新聞，祇抄了一件公文，便應該刪去公文套話，祇存事實，並照新聞式，重行編過，才爲得體。再就第二層說，如其新聞少，地位多，可酌錄原文，而去其首尾無謂的套話，加以簡單的緣起。（這是就祇有公文沒有訪稿者說的，若是訪員已組織過，便可不必再多這一番事了。）要是新聞多，地位少，那就要刪去繁文，祇存事實。若是開會儀式，審判案件，也用同一方法。需要時，便登全文，否則祇錄他的結果。如開會的議決案，公堂判決主文，便是。總之，「刪繁就簡，事多字少」，是編輯者工作中最宜注意的八個字。

（寅）形式的核奪　編輯新聞的工作，除事實和文字以次審核外；所應注意的，便是形式。訪員編稿時，所注意的形式，祇是字迹清楚，段落分明，重點位置得當，便已差不多工作完了。

但在編輯者方面說，形式的界說，須以稿件的組織，和報紙中登出的地位，合併起來，方能算是滿量。先就簡單的稿件說，重要的事情，應如何排列？次要的應如何排列？尋常的應如何排列？各報均自有其相沿的習慣須先分辨淸楚，然後可以着手編輯。但就通行的公例論，重要的稿件，須列在前面，字宜大，總題分題附題須完備。次要的可列在中間，字不宜過大，總題外，分題附題可任用其一，或兩俱不用，亦無不可。尋常的宜列在後，字宜小，祇能有總題。從這樣分辨看來，也似甚爲容易；但從實際上說，究竟如何爲重要？如何爲不重要？卻也須費一些研究。萬一眼光不到家，重要事件，排成不重要的形式，不重要事件，排成重要的形式，那就不免遺笑方家了。有人說，現在曾有很著名的報紙，把很重要的新聞，用尋常題目，雜在普通新聞中，這是甚麼緣故？要知道這是環境和良心的交迫，不得已而行的一種辦法，決不可當他作公例看待。編者在那時的心理，想不登，恐招衆怒，想登出又恐怕有何不利於報館；至無可如何，才用這取巧的辦法，以圖混過一時。所以祇可把他當作編輯的例外。

如其一件事不止一稿時，他編成的形式，除各稿全同，可擇用其一外，決不能僅照任何訪稿約

一種，率然登載。第一步工作，先將各稿中涉於此事的，盡行取出，彙在一處。第二步，便看各稿中相同的在甚麼地方？不同的又在甚麼地方？相同的地方，可擇一文理較好的存留，其餘盡行删去，不同的地方，可發交採訪部，重行查問，再定擇用何稿。第三步，把各稿中要點提出，編成一總序次，乃分出段落，把各稿所列事實，融會貫通，組成一適當的新聞。這是最經濟最精密的辦法。不過工作時，麻煩一些，不像那些「抓到籃裏就是菜」的編法，那樣省力罷了。

還有一種新聞，雖說不是一件事，發生的地點也不一定盡在一處；但他的性質卻很相近，把他合在一起來編，固有可能性；就是把他分開，各歸各的編，也不能說他怎樣大錯；但在形式上論，分開編，總覺有些參差不齊。例如二十年五月二十三日，新聞報所載豫省勦匪事，有盧氏南召魯山南陽潢川固始等六縣，其中情事本非一訪員所寫，收到時，又各自雜在他事之內。如其不作一番揀擇和合併的工作，便祇好每縣作一單題，隨便散見於各處，那就不免使人看去雜亂無章。現在把他合併起來，做成一有統系的記載，也還不失爲一中等新聞。玆附錄其原文如下，以便參證。

豫省各地勦匪情形

豫省勦匪剗共頭緒較繁，外間不易得其眞相，玆就最近所得消息，分述如下：

盧氏　崔二旦魏國柱郭失法等大股土匪，最近出沒於嵩縣盧氏之間，經獨立第四旅王迺文部任副旅長在五里川圍勦郭失法一晝夜，追至小溝河雙槐樹等處，激戰十餘次，斃匪二百餘名，打落人口千餘口。又所部梁團在欒川報告，欒東嵩山境，崔匪張（連三）魏李等匪，已向南召之李青店逃竄，王迺文已飛電南陽李雲杰請其堵截，匪進退兩難，似有竄陝模樣。

南召　崔張魏郭等匪，竄至南召，縣長李鍾本卽率民團痛擊，當時不知土匪人多，後來愈集愈多，將李縣長歸路切斷，隔在李青店不能回城。城內治安責任，由民團之團總維持。

魯山　魯山在去年秋間，有巨匪牛疙瘩等，假借先遣名義，盤踞魯境，直至本年二月，始行他竄。魯山直成匪世界，現唐縣長蒞任，縣政府已正式成立，已組織清鄉局，努力自衞。日前著匪張鐵頭魏國柱等，由嵩縣一行樹地方，向魯山竄擾一次，由南召李淸店，先後向魯山竄擾兩次，均經民團及官軍防截，未能得手。

嵩縣　嵩縣在豫西之中部，羣山萬壑，土匪出沒，此次經官軍四面兜勦，所有大桿，均竄入嵩縣，佔據南莊寨黑峪一行樹等要寨，大肆焚掠。以南莊寨一處，殺人最多，計全寨一萬餘口，逃出僅二百餘人。現在災民均逃至城廂附近，露宿城外，哭聲震天。省賑會及省政府，先後撥洋二三千元，擬放急賑。幸崔二旦等已向南召竄擾，嵩人始得幾希之望。

南陽　南陽近以匪首崔二旦已到南召，所率七八千人，已到黑石寨一帶，各界請求駐宛六十三師李師長雲杰調大軍進勦。李派一百三十七團全部，進駐石橋，並調集民團守城，以防股匪竄擾，現全縣均在警戒中。

潢川　潢川南境共匪遠竄，駐潢大軍，開赴光山南城城防，由城防司令李瑞卿負責；北城城防，由二十路特務旅炮兵團李清齋團長負責。現於本月十日，開城防會議，淸查戶口，頒佈十家連環保結之法，以淸匪源。

固始　第二十五師戴民權部駐防固始，近日奉命進勦赤匪，亦迭獲勝利。本月十日前後，所部一四六團譚團長進攻胡家集赤匪，匪人憑險據守，構築堅固工程，激戰兩晝夜，於八日拂

曉，冒雨圍擊斃匪二三十名，餘匪逃至黑峪灣一帶，遂於午前將胡家集佔領，乘勢進攻黑峪灣。赤匪拚命反攻，勢甚兇猛，直至九日早十時，始退商城境蘇仙石地方。所部分途向馬罡集廣東店白塔店一帶猛追。嗣因大雨，未及窮追。縣境赤匪，已完全肅淸。

第三章 編輯的方法

凡欲編成一件有系統的文字，須先認明所編的是甚麼種類，然後就種類中研究他的編法。今就編輯新聞說，可分兩個大綱來討論：一是屬於新聞本身的，一是關於輔助新聞的。在第一大綱中，再為分析，可把種類和方法，依次說明如下：

第一節 屬於新聞本身的

（甲）種類

新聞的本身，如用科學的方法來分，自然門類甚多。今從編輯一方着眼，分做兩大類，也就可

以完全包括。一是意內的新聞，一是意外的新聞。

(子)意內的新聞

甚麼是意內的新聞?就是在編輯以前，我們可預先知道的新聞。例如某處將開某種重要會議，某日將審訊某重要案件，某日將有某重要人物經過此地，以及其他，凡在報紙上有線索可尋的，都可歸在這類裏面。要想得着這類新聞，或考查案卷，或注意當日各地報紙，或指揮訪員，事前在各地搜求，以及其他一切事實上可能範圍以內的準備，編輯者各隨其意，以預為布置，都可以得着很好的新聞。所以叫做意內的新聞。這類新聞中，又包含有三種性質：一是簡單的，一是繁複的，一是綜合的。

(一)簡單的　簡單的意思，是說這件新聞，牽涉的方面少，事情的影響不大，不須多費心腦，便可編輯完了。

(二)繁複的　繁複的意思，恰和上面所說的，作個反比例。譬如一個案件，人證繁多；一件事情，枝節橫生；一個會場，人物和議題紛然雜陳；決非過一次目，便能畢事的。

（三）綜合的　綜合的意思，是把分散各處的新聞，或分見於各訪員所來稿件中的新聞，有必要時，把他一總聚起來，教看的人容易明白原委，或容易比較參證。

每天報紙上的新聞雖多，大致屬於意想所能準備的，總不能越出這三個性質以外。有人說：天下事，大半先簡後繁。往往初發生時，關係甚爲微細，而中間經過幾次變化，便就擴大起來，甚至一時收束爲難。又有一事，發端時情勢非常緊迫，牽涉非常衆多，而歷若干次調解以後，便漸次減退，卒至不能有何影響於社會。照這樣看，繁簡二字的範圍，豈不十分難定？但是據我說，也沒有甚麼爲難。祇要認淸楚，新聞是以「新」字爲大前提的。在他發生的時候是簡的，我就用簡的方法去編他；在他發生的時候是繁的，我就用繁的方法去編他。至於以後的變化，那是以後的事，到那時候，再看情形，決定辦法。又有人說：新聞稿件是陸續而來的，來稿的人，本沒有互相約定，要一定等到稿件來齊，然後分別出來，某稿可合編，某稿不可合編，恐怕有限的編輯時間，未必能夠容許這樣從容。這話固然說得不錯，但是編輯人事前早有預備，知道那一件事，一定有同類的稿件，便把這一類稿件留出，先發其他簡單的，一面留心遇有這類稿件，仍舊隨時提出，等到大致到齊時，

然後一總來編，似乎也還不至十分爲難。上面所說，都是屬於意內新聞的大要。

（丑）意外的新聞

甚麼是意外的新聞？就是臨時倏然發生的事件。事前沒有知道他的原委，臨時又沒有留下他的地位，但是他的性質，卻非常重要，要是昧着良心，把他擱置不用，便是不合辦報的原理，便對不住採訪人的千辛萬苦以去覓來的稿件。所以這類新聞，實較第一類爲重要。在這類新聞中，也可分爲三等：

第一等　這等新聞，距離成版時間尚遠，辦理尚較容易。因爲尙有一些時間，可以容我考查，不過不如意內新聞那樣從容罷了。

第二等　這等新聞，距離成版時間已近，編輯上頗覺有些爲難。不是富有經驗的編輯者，便要感覺着無從應付的苦。

第三等　這等新聞，是在成版以後才發生的。以時間的關係，這等新聞，和排版印刷有種種牽涉，尤爲不易措置裕如。但是就新聞性質論。第一等不如第二等，第二等不如第三等，因爲新聞

的價值，是和版的時間作正比例的，就是新聞發生的時間，和出版的時間，越近越好。

（乙）方法

古人說：「文無定法。」新聞是新發生的事實，和普通的文有些不同，自然更不能拿一個死板的方法，來拘束他。爲甚麼這裏還要說方法呢？因爲這裏所說的方法，並不是完全死板的。不過替沒有辦過這事的人，找出一條路來走，比一個人瞎撞，總好一些罷了。現在先說：

（子）意內新聞的編法

（一）簡單的新聞　遇着簡單新聞時，我們先把他的分量稱一稱，因爲因一簡單新聞，有的分量輕，有的分量重。輕重怎樣分？就是關係大要看的人多，看去有興味的新聞，便是分量重。和上面所說相反的，便是分量輕。對分量輕的簡單新聞，我們就用簡的方法來編。甚麼是簡的方法？就是祇看這稿子內有沒有不通的字句，和妨害新聞道德的地方？有則改之，沒有則加上一適當的題目，照普通新聞的格式去排列，便就可以了事。這是對簡單新聞的第一個編輯方法。

如其這段新聞，形式雖簡單，而分量卻重大。換一句話說，就是這件事動作雖祇屬於少數人，或祇不多的情節；但是他的影響很大，和他有關係的地方很多；那末，我們就不能仍舊用簡的方法去編了。我們可用特別的形式，把他表現出來。所謂特別的形式，就是用較大的字排新聞，用醒眼而扼要的字製成題目，排列在報紙的顯著地方。照這樣辦，字數不多，也可引起閱者的注意，不至把他所有價值消滅了。這是對簡單新聞的第二個編輯方法。

又有一種新聞，論形式因不繁複，論分量也僅居中等；但是編的人如用科學方法，把他放大起來，也能使他增加一些價值。譬如一個輪船，在四川的三峽中，撞在一個險灘上，全船沉沒。要是想把他放大，可把這輪船造成以來的歷史，詳敍一下；或將船中所儎的乘客籍貫等，逐一調查；或將所沉沒的貨物分量和價值，詳為披露；這都是就船一方補充的方法。還有從沉船的地方着想的，可把三峽中最近若干年中，撞船的次數，詳細列成一表；再把歷次沉船的原因，提出比較一下；再把歷次所沉沒人貨的損失，和此次損失的數目，細為較量；這又是從史地上補充的一個方法。從此類推，無論怎樣枯窘的題，總不至完全沒有可以補充的時候。不過這種方法，或

用或否，也自有適當的標準。譬如這事發生時，他的本身雖然也很平常，而一從過去和將來着眼，便可引起閱者一種特殊趣興，那未，就應儘量補充。若是補充了，還是沒有多大意味，那就不應浪費筆墨。這是就新聞原素上，斷定補充不補充的標準。譬如今天重要新聞多，報紙地位少，把這段新聞補充了，便就登不出，那就以不補充爲是。如其今天重要新聞少，報紙地位多，這段新聞分量雖重要，而主幹的事情，寫起來祇有寥寥數行，爲充實篇幅計，那就以能够補充些相當材料爲適宜。這是對簡單新聞的第三個編輯方法。

（二）繁複的新聞　繁複的新聞，是頭緒繁多，情形重複的新聞。這種新聞的分量和性質，講起來並不一定，是完全一樣。有形質都繁重的，也有形式繁複，而分量並不重，性質並不要的。今爲分別說明如下：

先就後一類說，其中又有兩層說法：一是事實的本身關係，一是訪員製稿的關係。就事情說，有時一件事牽涉的人至幾十個之多，案卷的積累，至數年或十數年之久。論他的形迹，不能不算是很繁複了。但問一問案由，乃是一場家務官司。無論誰輸誰贏，有關係的，總不過他一姓一家，

要詳細知道的人，至多不過是他的親戚朋友若干人，和社會的羣衆，究竟相關的甚爲微細。這類新聞，我們祇能登個大概，不必細細登載了。再就訪員一面說，或訪員眼光不到家，不能把新聞的輕重分辨清楚，拿一件不要緊的事，洋洋灑灑，寫了好大一篇。譬如一件小小盜案，所失不過三五十元，爲盜的也不過兩三個毛頭小賊，論實質不過兩三行，便可寫完。訪員莫有辨清楚性質，把他失掉的粗布衣裳，零星物件，都一一開列出來，緝捕盜賊的經過手續，都一五一十敍述出來。要是編輯者疏忽了，隨便把他照樣登出，豈不教看報的人十分討厭嗎？此外還有訪員有些作用，故意把不甚重大的事件說得天花亂墜。譬如一個人偶然被人控告，也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可是訪員要想敲人家的竹槓，或想在原告方面得些好處，便故意把他寫得非常繁複。案情還未敍，便在被告姓名上，加了許多不好看的名詞，如土豪劣紳等字樣。不然，便把被告從前被人控告的事，一一搜尋出來，教人看去，自然生出一種輕視的心。案情敍述以後，又加上許多暗示批評的話，如一般人議論起來，都說如何如何，法官問了以後，意見如何如何，這些話都是有作用的，訪員常常要寫的，編輯者對於這宗地方，應該特加注意，務必編了以後，使他一切

作用不能發生效力，才可以算是能盡記者的天職。如其不然，報紙的地位，旣多無謂的犧牲，記者的名譽，也要因而隨之掃地。所以編輯者對於這宗新聞的編法，非痛加删削不可。

至於形繁而分量亦重的新聞，這是報紙中最上等的新聞。編輯人常常尋求，惟恐不能得到的。編的時候，一定要用十分精神去辦理，才不辜負這件新聞。換一句話說：就是要用最經濟最精密最活潑的方法來編他，才爲適合，究竟這個方法是怎樣？就是先將全稿從頭看過一遍，枝蔓的事情，累贅的詞句，隨手删去，所存留的，都是本件事情的精華。次乃作一簡明綱要，排在全篇事實之前，次乃依天然的，或論理的次第，把全篇的新聞，分作若干段，使閱報的人一看前幾行，便可知道這新聞的質量，如何重要，再一段一段的看去，便覺眉目淸楚，一毫沒有難於分辨，或看去模糊影響的弊病。自然看報的人，沒有不歡迎的。這是對於重要新聞的一定辦法，也是精的編法的一種。

（三）綜合的新聞

（1）一事而有數稿的合編法　上面所說的兩類，都是一件事一個稿子的編法。現在我

們所要講的綜合編法，卻不是這樣。因爲綜的解釋是總，合的釋解是併，至少必有兩件以上的事情或稿子，方可以說總，方可以說併。我們先就稿子論，譬如許多稿子中，有記述一件事情的，我們應該把屬於一件事情的稿子一一從別的稿子中抽出，稿子來源原來是不同的，有的是約定的訪員所寫的，有的是通信社送來的，有的是不知何人從外面寄來的。我們對於上面三種稿子的信任心，自然不是一樣的。但爲參互考察起見，須要合在一處，總加披閱。我們總閱的時候，一定有兩種感覺：一是各稿中同說一個情形，一是同一事件，各稿所說或小有出入，或竟完全相反。在貪懶的編輯人，大約有兩個辦法，對付這種稿件。一是祇用自己訪員的稿子，其他一概不用。一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攏總放在一起。但是這兩個辦法，都有弊病。第一個弊病，是掛漏，容有自己訪員未得到的消息，或弄錯的地方，便覺難以滿足看報人的願望。第二個的弊病是重複，或衝突，數稿相同的地方，則一個情形，說了又說，不免使人看去生厭，且報紙地位甚爲寶貴，白白的將他糟踏，也覺甚不值得。至於數稿相異的地方，是一個情形，同時竟有兩樣說法，教看報的人未免目迷五色，不知個裏眞相，究竟如何，所以上面兩種辦法，我們都是不取

的。第一步，我們先要把各稿同異的地方看出，相同的歸在一起，相異的又歸在一起。第二步，把相同的各稿，彙閱一下，擇一文字較優的取用，其餘一概棄去。第三步，相異的稿件，也彙齊合看一下，考查他們所以不同的原故。倘能知道他們的病原所在，或是寫者別有作用，或是寫者認識錯誤，我們就把他有弊病的地方删去，不要教他以僞亂眞。若是一時看他不出，不妨派人實地調查，然後作最後的決定。有人說彙合各稿，成一百衲式的新聞，在消息方面說，誠然不錯。但各人所寫的文體，容有不能一律的地方，勉強合起來，總覺這段新聞，有些雜湊的痕迹，看去殊不雅觀。我想這個問題，也有補救的方法。如其館中本請有整理稿件的專員，自然可以教他把彙合的稿子，拿去，照我們所看定的範圍，另行改編。如其沒有，我們自己便把各稿修飾一下，使他文體大致不相出入，似乎也不至十分爲難。這是對於綜合新聞的第一方法。

（2）同類新聞的合編法　還有不是一件事情，又不是屬於一箇稿件，而有同一性質的。不研究編輯法的人，往往把他隨便分排，照道理論也不能說他怎樣大錯，但是看去不便利，報紙的地位也不經濟，所以就科學方法論，就人類聯想的心理論，就報紙支配新聞的藝術論，都

有合併的必要。至於合併的方法，也非一端，細爲比較，其中也大有優劣。尋常編這類新聞，有兩個弊病，最容易犯，一是籠統，一是混淆。

怎樣是籠統？就是範圍太寬，形式太雜，精神太渙散。看這類新聞的人，非把全文看完，不能知道其中各個新聞的眞相。例如「工會消息一束」「某處火警彙誌」「南京政聞」「北平軍訊」等。凡是工會的新聞，都可歸到這一個消息內，凡是火警的事件，都可集合在這雜彙之中，推而至於政聞軍訊等，也都是這樣。編輯的人，簡直可以一些心思不要用，一刻時候便就完全編了。但是看報的人要知道那一工會的事，或那一處火警的情形，以及其他屬於別類的事項，便就十二分困難了。你想辦報而至於看報的人不容易找新聞看，這種編輯法，還有甚麼用處？老實說，這樣合編，簡直是一個拉圾車的編輯法，還不如一條歸一條，各自分編，尙能教人容易明白。

怎樣是混淆？就是輕重不分，大小不別。遇有緊要事故發生時，想要尋求一件事情的原委，卻被他這樣一合編，把他混雜在不相干的同類事件之中，便不免有多少浪費的精神和虛耗的時

聞。例如上海太古棧數十萬損失的大火災，而混雜在一切尋常失火案件之中；某學校的極大學潮，卻隨便列入學校消息之內；某次極關重要的戰爭，偏糊裏糊塗，雜亂在軍訊一斑裏面。這種編法，簡直把新聞本身糟踏了，稍有新聞常識的人，斷斷乎不願意這樣編的。但談到合編的弊病，卻常常有不知不覺弄到這步田地的時候。還有一種取巧的人，故意把重要的新聞，雜在報紙普通地位之中，以圖避免一時耳目，但是論到編輯方法上，究竟這樣隨便，是不可爲訓的。那末，這類編法應該怎樣？第一步，把同類新聞中有重要性質的，提出另編，其餘普通的，歸成一個題目。而於普通之中，仍要細求他各個的特性。第二步，將他通有的部份抽出，作一總題，將個性的部份抽出，分作細目，如此，則於合編之中，仍寓分列的精神。使看的人既可聚類而觀，又可分別而辨認，自然容易受人歡迎。這是編輯綜合新聞的第二方法。

（3）打破舊編制度，合全報材料而彙編的。　這個編法，是最近數年來的趨勢，也是大聲呼喊報界革命的一種新主張。不過現在有勢力的報紙，還沒有完全向着這路上去走。他們的意思，不是說這個辦法不好，也不是不願意把自己的報紙，完全做成一個革新的報紙，細心研

究起來，他們也自有一番不得已的苦衷。分析清楚來說，大致辦報的人和看報的人，都有關係。先就辦報的人說，各報館舊有人才，大半是分門別類，以次請定的担任那一類新聞的人，祇能就他那一類新聞中，責成他辦事。要是教他越了範圍，去管到別一種新聞的事；或教他把自己範圍以內的事分出，讓與別人去管，恐怕就要有些不耐煩了。而且管新聞的人，或者於電報情形，不盡熟悉，管外埠新聞的人，或者未必對於本埠情形完全明白。辦起事來，大家意見，容有出入。發起稿來，或至多所掣肘。這是難於改革的一個原因。又担任各類新聞職務的人，平時工作，因爲稿件到來先後不同的關係，各人來去時間的遲早，也隱隱中各有限制。若打破舊有制度，而仍由現在一班編者去做，勢必有時因爲一二件新聞，使從前可以早走的人，也必互相牽率，以共同等候。人情好逸惡勞，勢必羣起反對。這是難於改革的第二原因。再就看報的人來說。看報的人，各級社會都有。有學問的人，對於科學有研究的人，自然歡迎這樣革新的編法。因爲看起報來，對於各箇問題的研究，容易參酌，尋覓一件重要事情的統系，容易得手。但是中等社會的人，或尋常經商過日的普通人，或年歲較老的前輩先生們，平時看慣了從前報紙的格式，腦

筋中常常以爲本埠新聞在第幾版，外埠新聞在第幾版。一旦本埠發生了重大事情，他們一定按着老規矩，一接到報紙，先要把本埠的一版找來看看，再說別的。要是用革新的混合方法來編，那就沒有本埠外埠等的限制。他們找起新聞，便覺有許多不便。所以從一般看報的人設想，也不一定完全歡迎這宗編法。這又是辦報的人有所顧慮而不敢輕於改革的一種原因。話雖這樣說，天下事總沒有一成不變的道理。講到進化的公例，沒有一件事，不是一天一天向革新的方向前進。所以現在各報，雖然還沒有完全採用這箇方法，我們也不妨拿來研究一下。要用這個方法，須要從報的全部着手，不是就那一部份改良，可以成功的。所以全部編輯人員，須要重新支配一下。照我個人意見，編輯人可分作重要新聞編者，次要新聞編者，普通新聞編者三類。第一類編者所管理的稿件，其性質大半爲全國人所注意的，於各部份都有相關的地方。無論是電報，是新聞，是國內的事，是國外的事，都彙集於他一人之手。第二類編者所管理的新聞，也有很重要的性質。不過範圍較小，或有限定的區域。第三類編者所担任的新聞，完全沒有重要元素。編的時候，可依科學的門類，彙集而刊列於一定處所。照這樣辦去，在分配稿件時，

就理清頭緒。不要把可以成立重要新聞的材料，分散到兩處；又不要把不是一類性質的新聞，交到某一類的編者。支配既不錯，自然辦理就不十分爲難。不過着手改革之初，把舊有的範圍，完全推翻，舊有人員的支配，全部改換，非有相當的能力，和毅然的決心，容或不易辦到。至於這種辦法的好處，大約說來，可有三種：一重要的事情，可有相當的統系，查閱較爲容易。二同日報紙中，不至有雷同的稿件登出。三有重要事情發生，不至爲地方限制，而登不出。這是編輯綜合新聞的第三方法。

（丑）意外新聞的編法

（一）距成版時間尙遠的　此類新聞，多半是臨時發生的重要事件，編者固然無從先事準備。但要是平時留心工作的編者，一定有記事簿或剪報存本，這新發生事件中的人物，或遠因或近因，是否曾經記過？或剪過？如有可以檢出作爲有力的參考，至必要時且可取下，加入新聞中。例如某要人在夜間八九時被刺，論性質不能不算是意外新聞；然某要人一生的事績，我們平時早有紀錄，祇須覆查一下，看被刺的事是否確實，便可決定去取。次乃從新聞發生地，

加以研究。如係外埠，則以訪員平日信譽爲去取的標準，如係本埠，則在可能範圍內，須派人前往，或利用電話查詢一次，然後決定登否。一則可知案情眞相，免爲報告者所蒙蔽或利用；一則可於各方多得一些材料。這是編輯意外新聞的第一個方法。

（二）距成版時間已近的　接着這類新聞的時候，大約總在夜間十二時左右。應發的新聞，早已發齊；非甚重要的稿件，決不能再發。而這類新聞，卻往往不是尋常細故，設不登出，必致落人後着。編輯者對此，必須鄭重。第一須看新聞的來源是怎樣，倘是可靠的，譬如自己的特約訪員，他的稿件登出後，外間絕少更正。無論本埠外埠，都應卽時照發。否則或是通信社的稿，或是外來的投稿，其中就不免含有難以盡信的原素。外埠無法補救，祇好拋去不用。本埠則一面派人從速覆查，一面在報紙中略留地位，以便查後加入。至於文字的核定，自然和其他稿件一樣，凡有作用的語句，須要一概除去；而尤應注意的，是文字愈短愈好。因爲時間和報紙地位的關係，長了便難於登出。這是編輯意外新聞的第二個方法。

（三）在成版以後才發生的　這類新聞，須十二分重要，方有添入的資格。在本埠則爲

簡要的消息，在外埠則為加急的要訊。有此，則報紙可加許多精彩，缺此，則勢必被人佔去先着，報紙聲譽升降的樞紐，全在乎此。不過編輯這類新聞，必於編排印三部都有相當聯絡，才能辦理得宜。因大版已成，並已製成鉛版，正在印刷；而此萬不能缺的新聞，方行送到。勢必於二三分鐘內編好，三五分鐘內排校竣事，三五分鐘內上架續印，才能不誤發行時刻。而已成的大版，要剜去一部份，添上一部份，也很麻煩。所以要做這一個工作，編校排印各部，均須於尋常工作者外，另設一值夜的人。沒有這類新聞發生時，簡直可以一些事情都沒有。但是一遇這類新聞，須各個人都有十二分精神去應付，才能有濟。在這時的編輯者，尤須駕馭有方，指揮得當，才能勝任愉快；因不僅文字的編排不誤，便可算為完事。日本人的報館，編輯者多半懂得排印的事，在必要時，一個人可以作編校排印的工作，其用處就在這等地方。這是編輯意外新聞的第三個方法，

第二節　關於輔助新聞的

（甲）種類

（子）字碼　新聞是可成一片段的事實，而將此已成片段的事實表現出來，便是字。但是報上的字，不是寫出來的，因爲一個字一個字的寫，甚費力而不討好。於是用鉛將他鑄成字模，再把各個字模，分成大小號碼，以便排列，便是字碼。字碼的用法，得當與否，和新聞的價値，也有多少關係。所以研究新聞編輯法，對於字碼的使用，也不能不有相當的知識。

（丑）標題　一張報紙上，不是祇登一件新聞。新聞多了，要把他一件一件分別淸楚，勢必在一件新聞之前，用上幾個字，把他全文的意思籠總揭明出來，教人看了這幾個字，便一定想把全文看他一遍。這幾個字，便叫做標題。有時一段新聞前面，標上幾個大字便已可以完事；有時幾個大字還不夠用，又在大字旁邊，再加一行或兩行小字，補充他的意思。這前面的大字，便是總題；旁邊的小字，便是附題。有時新聞的性質太複雜，事情太紛繁，籠統寫在一起，往往教人看去眉目不淸。可以把他分作數段，每段的上面，用幾個字，把全段的意思揭出。這幾個字，便叫做分題。標題的形式，雖日有變化，而大概的門類，總不外上述的三種。

（寅）排版　一張報紙，是許多新聞一段一段集合而成的。在沒有成報以前，先排成若

干版，當作樣張，由編輯主任過目後才付印。這種樣張，叫做大樣。大樣沒有排成以前，先要把排成的新聞，或一段一張，或幾段一張，用些零碎小紙印出，由校對員校閱其中有無錯排的字句，這種小紙，叫做小樣。排版的手續，就是由小樣而大樣，由大樣而成報紙的版頁。報紙的價值固在新聞，而新聞在各版中的排列，也有很大的關係。所以編輯者對於新聞排列的次序，應加以相當的注意。

（乙）方法

（子）酌用字碼的方法　排新聞的字碼，普通所用，多為五號。至於四號，三號，二號，則多用在電報中；或新聞之特別欲使人注意的，亦偶一用之。近年來因新聞擁擠的關係，各號字碼又有新老之分。老者較大，新者較小。分量重而字不十分多的新聞，多用老五號字碼排，分量輕而字數較多的新聞，多用新五號字碼排。電報或特別之新聞，所用的四號三號二號之字碼，則看其分量輕重和字數多少。而定其字碼之或新或老。

標題所用的字碼，也有好幾種。大致總題的普通者，多為三號四號，重要者多為頭號二號，特別

者則爲出號，或特行鐫刻的。分題附題，尋常多用五號，有時也夾用三號或二號。總之。新聞的字碼，常小於分題附題，分題附題的字碼，常小於總題，是爲今日新聞界運用字碼的通行原則。至於其他變化，那就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了。

（丑）標列題目的方法　新聞的標題，大概有兩個意思：一是要使人容易明白這段新聞的重要意思。一是要使人看了題目，能夠發生趣興。所以標一總題，須要能將全篇要義，包舉於數字之中。而此數字，又須生活靈動，能夠引動閱者，使他非看下列新聞不可，方爲不負他的使命。這就是我們搆成總題的唯一標準。至於附在總題下面的子目，是要把總題說不到的意思，補列出來，所以又叫做附題。作這附題，須要避去總題所已說過的意思，又須顧到後面的分題，不要和他重複。如此，方能表出附題的作用。又有一種子目，將一篇長新聞分開排列，使人不覺得文長的討厭，這就叫做分題。這分題的作用，是把一篇長文分作若干段短文。每一段短文，畫出一個界限，把他中間重要的意思揭明，使他和另一段短文，有些分別。要而言之，對於簡單的新聞，有一總題，可以揭明他的要義，便已足以完事。對於繁複的新聞，僅一總題，難以包盡全

新聞的要義，便要靠附題來補助他的缺陷。對於綜合的新聞，把各方相同的意義揭出，作一總題，把各方相異的地方，畫分淸楚，列作分題。如其還有未完的意思，便一一支配在附題之中。這就是對於各種新聞標列題目的大體方法。

（寅）排列版式的方法　一版新聞的排列，在前的一定是重要新聞，在中間的，多半是次要新聞，在末後的，大半是尋常新聞。編輯人在披閱稿件時，就要作排版的布置。這宗布置的方法，就是在每一新聞的題目上，標明他的分量，是重要或不重要。發稿時另用一紙，留出題目。新聞發完，便把另紙的題目，加以前後次序的符號，交與手民，使他照排。排成大版後，再把樣張覆看一遍，次序有錯的，還可改正。這是編輯人對於排版應負的重大責任。再就版的形式論，現在幾家著名大報的一版六批，或八批的呆板排法，已有逐漸改良的趨勢。最好在一大版中，不必限定批數，長短相間，錯綜相參。在報告消息之中，略含有藝術美觀的意味。庶可使閱者未觀新聞內容以前，便有爭先快覩的情勢。這也可以算是新聞政策的一種。不過排版的時候，舊式有一定，容易排，新式常變化，難措手，初改時，手民一定要多方反對。編輯者須自己先有排版的

經驗，至必要時，能夠親自指揮一切，方可免去一切障礙。這也是改良報紙形式的唯一要事，編輯人應加以注意的。

上面所說，都是很普通，很淺近的方法。乃爲初學編輯新聞的人指導個門徑的，至於高深的學理，詳密的策畫，且待他日再爲研究吧。

第二編　評論

第一章　概說

第一節　評論在報紙中的地位

（一）代表輿論說　世人爲甚麼都叫報紙爲輿論的代表？社會的導師？這種無上的榮譽，至高的威權，並不是憑空而來的；實因有評論一欄，担負這個重責。照這樣說，報紙的精神，報紙的靈魂，完全寄託在評論中了。反過來說，就是沒有評論，便不成其爲報了。英國議會中，常把新聞記者，當作具有憲法上第四威權的人。就是說，新聞記者，和皇家，政府，議會有相同的權威。所以英倫的大報，常有內閣退職大員去作主筆，平時內閣的政策，也多要看報紙評論的主張而轉移。不但

英國一國政治，有這樣的影響；就是全世界問題所關，有時也要看報紙的評論爲歸結。英國文學家革納爾曾說：「新聞記者，是世界的主宰者。」也就是這一個意思。不但英國是這樣，世界各國，也大半相同。例如美國把報紙當做管理國家的要素，日本內閣閣員，曾向新聞記者道歉，他們對於報紙的重視，其精神豈不都是一樣？他如外交方面，社會方面，那一件不待報紙評論的指導？前人稱「新聞記者爲無冕之王，」就是因爲他具有這樣威權的原故。

（二）解釋新聞說　話雖這樣說，近來有一班人，卻主張報紙評論，祇能發揮大衆的意旨，不一定可以代表輿論，或創造輿論；因爲報紙是大衆的公物，須要把大衆的意思爲意思，評論中的話，須要是大衆所要說的話，而且是大衆所要說而說不出，或該說而不能說的話；斷不可但憑自己的感情，或自己片面的主張，便誤認爲大衆的公論。英倫有名記者曾說：「評論爲新聞的注釋，和普通文章注重結論的不同；他不過把新聞的材料歸在一起，提供看報人的判斷，並不必代爲斷定的。」又威廉博士曾說：「新聞記者的職業，是在解釋新聞的疑義。」照上兩說，都可算是報紙評論和普通文章不同的一點。這宗主張，自然不能說他完全沒有理由；不過有一層，須要申

說明白；就是報紙的評論，並不是完全沒有主張；乃是在新聞範圍內，將大衆所應主張的，一一詮說淸楚，便是他應盡的天職。

（三）署名的問題　報紙上的評論，有署名的，有不署名的，現在還沒有一定的規定。就論理說，評論的性質，既含有代表輿論的意味，作評論的人，不過是一個傳達公意的使者，他的私人名字，和這篇評論本來沒有多大關係，故不署名較爲合理。再就事實說，一個報館的評論，並不都是由一個人作的，凡是已組有評論部的報館，每一問題發生，往往召集全部作評論的記者，公同討論，就討論的結果，推出一人作成論文，覆加審核，然後宣佈於報紙；照這樣說，報紙上的評論，就不一定是全國人的公意，也總是一報館公決的主張，怎樣可以專署一個人的私名？

上面所說，都是主張不署名的理由；但是主張署名的，也有他的歷史，也有他的理由，並不盡是專標榜個人的名譽。在中國報紙的舊習慣，一報的社論，多半爲總主筆所撰述；各部份如有評論的，多半爲主管那一部份的記者所撰述。看報的人，祇要看社論短評是那幾個人做的，便知這報的主要人是那幾個了。甚至報紙的銷路多少，也要看社論和短評的署名者的資望，才能斷定。

這是就習慣和報紙營業上說，不能不署名的一個理由。還有評論文字，往往引動交涉，或觸怒政府，或牽涉某某團體，或爲個人所不滿；所以署名的意思，就是對於此等處担負責任。照上面兩層看，也不能說他完全沒有理由。

祇是就事實論，現在歐美報紙的評論，多不署名；中國報紙，年來亦多有組織評論部的趨勢；所以不署名的，亦日漸加多。總之，評論是公衆的言論，將來總必同歸于不署名而後已。

第二節　評論文的基礎條件

報紙上的文字，和普通文章，雖大旨相類；但也有他的特質。評論要嚴正而公平，新聞要新眞而普偏，小品要滑稽而可喜。各個性質既不相同，作法自然也不是一樣。本篇所論，專屬評論，下面當詳述他的種類作法等；現在爲入手研究計，先把他和另二類文字共通應具的性質，略說如下：

（1）達意　孔子曾說過：「辭達而已矣。」凡是文字，都應如此，這句話實是我們作文的一個要訣，並不是專爲報紙上文字說的，更不是專限定評論，才是這樣；不過報紙的評論，更應把這句話，當做金玉良言，首先辦到，才可說其他的事件。

(2)明白　文章是要說明人們意思的，詞句章法等，自然要很明白曉暢；判別事理的思想，更不能一毫稍涉含糊。世上常有很明白的思想家，有時作成的文字，不免艱澀而晦暗；這是他運用心思過度，沒有顧到文字技藝的原故。新聞記者不能不運用心思，但也須想到看我文字的人的程度，至少要辦到「深入淺出」四字，才算是適合於報紙上的文字。

(3)簡潔　拖沓冗長，是報紙上文字所最忌的，所以簡字第一要緊。但是字句雖不宜多，應有意義，也不容少；所以簡字下祇能接一潔字，而萬不能接一略字；因一有所略，便覺不能完備了。

(4)普及　報紙是預備大家看的，記事固然要明白如話，就是評論，也不能過於咬文嚼字；所以能夠不用古典，就以不用爲是，可以避去的艱深文字，就應設法避去。古來習用的文章規範，有時可以不必過拘；時下習用的諺語俚詞，在適當處，不妨引用。總以人人看得懂，人人看去有趣興，爲唯一的標準。

(5)聲調　報上的文字，往往帶一種誘導性質；換一句話說，就是具有一種吸引力，使看的人對他有特別興味，無論如何，不能把他拋置不看。而想引導人看，文字的聲調，也須加以注意。因

爲凡是看一種文字，讀去順口，便很高興的要看；如其聲調不調和，讀去或有滯澀的地方；無論有如何好的意思，也不願往下看了。

(6)色彩　報紙文字，旣以鼓動人看爲第一義，自然不能不於色彩方面，加以研究。因爲文章的動人，全在描寫情景，能夠有聲有色；要是平鋪直敍，一些沒有表現色彩之處，固然不好；就是有了色彩，或運用不得當，濃的過於濃，淡的過於淡，也是難以引人入勝。這是興趣和精神的感招，非細心體味，不能得着適當的色彩。文章沒有適當的色彩，要想淋漓痛快，栩栩欲活，那就十分爲難了。

(7)長短　有人善於作長文，而不善作短文；也有人善於作短文，而不善作長文，其實都是沒有懂得作文的眞訣。要曉得文章本來沒有長短，祇要悟透文章的三昧，短文如此，長文也不過如此。因爲短文是長文的具體，長文是短文的積體，祇要有眞性靈，眞道理，眞藝術，文的長短，全然沒有問題。不過作短文，要意多而詞少，字字須生動，句句須警鍊，使人看了還要想，想了還要看，才算能夠盡職。作長文要統籌全篇，分定若干層，每層作一段，即將每段作一短文，做各段有獨立的

意思，段與段的中間，有聯絡的綫索；如常山之蛇，擊首而尾應，擊尾而首應，擊其中而首尾俱應；那就雖長而也不覺其長了。

第二章　評論的種類

評論的分類，大要言之，可分爲二大類：

第一節　論

（一）論　論之字从侖，有所言倫次井然的意思。有時義理所在，須加以說明的，便爲論說；有時所言的事和理，被人誤會，須加以辯正，方能明白的，便爲辯論；有時對於事物和義理，爲人所非難，用我正當的言詞，以指駁其誤點的，便爲駁論；這都是普通論文的類別。至報紙所載的論文，固然不能完全逃出這些範圍；但是他的性質，又有下列的幾種：

（甲）社論　這是一個報社公共的言論。他的地位，多半在報的開端處。作這論文的，

不是總主筆，便是社中重要人物，得總主筆的同意而撰著的。報社的宗旨，和對於時局中重要問題的主張，都是在這論文中發表。有些報社，稱他作「社說」或「言論」或「漫言」等，其性質大都相同。文下署名，從前多爲總主筆的別署，今則多不署名了。

（例）論設立時務日報之宗旨　　錄時務日報社論

嗚呼，上下之壅蔽，人心之頑固，有如吾國者乎？去年膠事亟，國家安危在呼吸，時東友某君，特航海來吾國，至上海則詫曰：『德據膠州，吾國上下議若鼎沸，而處其國者，聲色如故，酬燕如故，問膠事或不知，或知之而不悉，或悉矣，而若不相關，何若是歟？』至膠州則又詫曰：『吾以膠民宴若處樂土，何又若是歟？』嗚呼！人心之不動，患在無以動之也。今若是，豈有冀於後歟？

日報之制，仿於中國之邸抄，而後盛行於泰西，又大變其制。能通消息，聯氣類，宣上德，達下情。內之情形暴之外，外之情形告之內。在事者得愬艱苦於人，僻處之士，不出戶庭，而知全球之事。顧其利或全，或偏，或有利不能無弊，然要之利勝於弊。在於撤壅蔽，闢頑固，力甚大而效甚捷。譬之隆冬始春，百草枯萎，蟄蟲咸俛；震雷一聲，而蟄者起，枯者茁。兩國交綏，戰士懈怠；鼓聲

一振，而士皆奮發，悉力致死。然則處今之世，而欲使吾壅蔽頑固之俗，一變而洞澈，而憤厲，惟日報宜也。頗或謂：『今上海已有申滬新聞大公蘇五報，而天津有直報國聞報，漢口有漢報，長沙有湘報，福州有福報，廣州有中西博聞報，香港有循環維新華字環球四報。意事無不舉，論無不周，何用贅爲？』不知聞見患其不博，論說患其不參。博則虛實可相核，參則是非可相校，固不以複出爲嫌也。夫如是，故海上同志復集款設立時務日報，出其所得，以告當途，並陳其一得之愚。海內賢人君子，其亦矜其志而許之歟！若夫市利之誚，不潔之歎，吾知免夫！吾知免夫！

（註）時務日報創刊於清光緒二十四年之閏三月二十一日，其經理爲汪康年。至是年六月，改名中外日報。光緒三十四年，因經費不充，由滬道蔡乃煌資助，不久報館全部售於蔡，銷路大落，遂停辦。

（乙）代論　這是報社以外的文章，或爲投稿，或爲他刊物中的文字。總主筆贊同他的主張，以爲他所論的道理，和報社的宗旨甚相符合，便把他登在報的開端地方，和社論一樣看待，便叫做代論。又有人稱爲「來論」或「選論」的，其意思也大致相同，文下多署作

者姓名，以示區別；或爲公刊物所載的，便把刊名列下。

（例）爭言論自由　　錄記者週報選論

言論自由的口號，雖然時常聽見；但言論的不自由，確達於絕頂；這是兩三年來一樁極端矛盾的現象。

最近南京中央日報在社評裏，提出言論自由的要求，希望（一）製訂出版法，（二）政府廣開言路。這是輿論界最眞摯的呼聲，也就是民衆最迫切的哀求。兩三年來，我們不斷爲言論自由呼籲，全國同業也這樣的努力追求。現在直接隸屬中央黨部的中央日報，也提出正當明白的要求，這自然是值得一件注意的事。近來中國政象的紊亂，社會的腐惡，民氣的消沉，人心的痲木，都已開了新紀錄。所以造成這等新紀錄，全國輿論的萎靡，卻完全是過度被壓迫的自然結果。無論任何國家，如果受壓迫的是輿論界，那麽，影響的必然是全社會。政府一切設施，必須輿論的輔助，以糾正他的政策，增加他的施政效率。換句話說，他的利益，是和輿論界一致的。但政府若對於輿論界，不能有一種容忍的態度，而祇爲無理性的摧殘；那麽，

輿論界事實上便不能再免以上的使命，而直接影響，便是政府。但準許言論自由，應該製訂一部完美的出版法，爲言論自由的保障。法律製訂以後，一面希望有權力的人，能認眞奉行；一面尤須輿論界的同人，隨時團結力爭。世間沒有廉價拍賣的自由，眞自由都是奮鬥爭得的。所以我們希望政府對言論界，要有賢明的政策！尤其希望同業自身特別努力！（庸報社評。）

（丙）專論　這類文章，多半是專門名家的著述。或於理論方面，獨有精深的研究；或於事實經過，獨有細密的調査或就問題中，某一方面，特有獨到見解。這些都是各有專攻的一點，和泛泛的通論是不相同的。又登在報紙上，有明白寫出「專論」的欄名的，有不必寫出而人自知道牠是專論的。前者是登在言論版上，恐怕和尋常評論相混，所以特別載出欄名；後者是登在專刊上的論文，因爲在這樣一版的論文，都是專在一種學問上研究的，不必標出欄名。讀者自會知道牠不是通常的論文。這裏各舉一例如下：

（例一）對於粵省糧食問題的兩點建議　（楊青田）

（全文見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上海中華日報專論）

粵省從去年十二月中旬起，突然發生糧食恐慌；粵省產米，也是食米省區，故所謂糧食恐慌，就是穀米供給來源激減，而釀成供不應求，米價飛漲的現象。固然現時粵省的糧荒與毫券的跌價也有重要關係，但是基本原因，仍是由於糧產不足。這次的糧食恐慌情形是很嚴重的，米價較以前陡漲到一倍之譜，上等米從一元十一二斤漲到七八斤，下等米從前一元可買十三斤的，漲到六斤餘，穀由四元漲到九元多。廣州市內貧民迫得每日不能不節食，一餐食飯，一餐食薯，或改以雜糧充飢；工商業多解僱工人，以事節省，失業者激增；米店嚴防飢民搶糴，郊外結夥入市覓食。在南海順德三水等縣且發生搶米風潮。由此可見此次糧食恐慌的程度甚爲深刻。當時長江各省米糧既未得充分接濟，則粵省官民處在此種情勢下而請暫免洋米入口稅，確是被迫而不得不如此。但對於此項糧食恐慌局面的解除，就是不依靠洋米的救濟，也是不可能的事。因爲此種恐慌的起因，並非由於災荒，乃是國內糧食產銷未得適當調劑的結果。倘若僅是要謀暫時消弭這一糧荒現象，那末，辦法很是簡單，本年長江米糧是豐收的，祇須解決那並不很難解決的運輸問題，便可辦到了。一月二十日行政院已

通過(一)飭粵漢路應速多撥車輛，運輸湘米赴粵接濟；(二)減輕輪船火車運米費；(三)准粵省採辦洋米以三十萬擔爲限，半稅記帳，以爲緊急之救濟。此外中央信託局也從事採辦皖米運粵，並聞已有一部份運到；粵漢路也正在裝運中；滬粵銀行界組織的大規模的米糧押款銀團專辦購米運銷事宜，也正在進行中。似此，則不但現時粵省食糧恐慌可得以解除，就是將來的食糧取給，也可以得到源源不絕的接濟了吧。

這是全文的頭一段，他的重要意思，是主張「水道運輸與墾闢海南」。全文甚長，不便盡載，也用不着盡載。這裏引來作例，是因爲那日的中華日報的時評後，有這文載在專論欄內，可作這裏第一類的證明。

(例二)文學論　(梁實秋)

(全文見二十一年一月五日天津益世報、文學週刊。)

中國的文學，和中國的一般思想一樣，可以說是受儒道兩大潮流的支配。儒家雖說是因了歷代帝王提倡，成了中國的正統思想，但是按之實際，比較深入我們民族心理的卻是道家

的思想，這在中國文學裏表現得極其清楚。我記得胡適之先生對這一點曾有精闢的說明。西洋文學有「古典的」與「浪漫的」兩潮流；中國文學也有儒道兩大潮流。這是事實，不是故意拼搭的對偶。我們的儒家的文學思想，遠沒有西洋文學古典主義那樣的優美，但是我們的道家的文學思想卻很像西洋文學中最趨極端的浪漫主義。西洋文學以古典主義為正統，以浪漫主義為一有力之敵對勢力。中國文學則以極端浪漫之道家思想為最活躍之勢力，以奄奄無生氣之儒家思想為陪襯。就大致論，這是中西文學思想上最不同的一個現象。

這是全文的第一段中的一小段。這文在這週刊內，並沒有特標專論的欄名，而性質屬於文學的專門討論，祇看題目和這一小段的內容便已顯然可見了。再從實際上說，凡是報紙中屬於科學性質的專刊上所載的論文，都可算是專論，因為這全刊內所載的都是專門性質的文字。

（丁）序論　這種論文，一半有敍說的性質；譬如書的序文，團體或會社的宣言，都屬於這一種。報紙創辦之初，先有一篇緣起，說明創辦的原委，和所定的宗旨；有的稱為序，有的

稱爲弁言，有的稱爲發刊詞，其實都是這種論文

（例）民立報發刊詞　　于右任

秋深矣！鳴蟬寂矣！草木漸搖落矣！萬籟無聲，時聞寒蛩，似斷似續，如泣如訴矣！此佳節乎！而有心人當之，頓生無窮之感。悲天歟？憫人歟？噫！如此乾坤，吾何獨爲此佳節賀？吾亦悲憫中人也。而孰意萬卉將零之時，獨有直立於風霜之表，經秋而彌茂者，此何物耶？吾愛其色，吾慕其香，吾特敬其有超出凡卉之氣概，此花耶！此名花耶！此豈非世人之所謂晚節黃花耶？噫嘻！晚節黃花！噫嘻！噫嘻！晚節黃花！

「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未能忘。」當物而思，其思深矣。香草美人，今昔不遠。當此名花照耀東大陸之際，而更有其色，其香，其氣概，堅於彼，壽於彼，璀璨於彼者，是何物耶？非國香乎？萬花環繞，民立現矣。是爲民立發祥之日，是爲民立出世之瑞。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此非昔人之所自命也耶？民立之際此時會，此佳節之中，而產民立，天之厚民立，民立敢不自重？大凡一傑物之出現此社會，與此社會卽有際地

蟠天之關係。否則新事業無異乎陳死人。倘其適宜於此社會也，雖百刼而不磨，而其精光浩氣，時來時往於兩大之間，時隱時現於世人耳目之表，待時而出，自足風靡乎一世；而社會寶愛之，而國家更須珍惜之；夫然後始能自立於四面楚歌之中，以造福於國民。是以有獨立之民族，始有獨立之國家，有獨立之國家，始能發生獨立之言論。再推而言之，有獨立之言論，始產獨立之民族；有獨立之民族，始能衞其獨立之國家。言論也，民族也，國家也，相依爲命。此傷則彼虧，彼傾則此不能獨立者也。嗚呼！豈不重歟？

秋高馬肥，記者當整頓全神，以爲國民効馳驅。使吾國民之義聲，馳於列國；使吾國民之愁聲，達於政府；使吾國民之親愛聲，相接相近於散漫之同胞，而團體日固；使吾國民之嘆息聲，日消日滅於恐慌之市面，而實業日昌。並修吾先聖先賢聞人鉅子自立之學說，以提倡吾國自立之精神；搜吾軍事實業闢地殖民英雄豪傑獨立之歷史，以培植吾國民獨立之思想，重以世界之智識，世界之事業，世界之學理，以輔助吾國民進立於世界之眼光；此則記者之所深賴，而願與同胞盡力馳驅於無已者也。雖然，未已也。

內憂外患，相逼而來。東海愁雲，浸及滿洲原野，插血之約，恐又使馬欲東者，轉而西圖。新亡國民之臭名，豈獨戴高帽子之民族，含無窮之痛乎？嗟嗟！將不遠矣！迎秋一葉，已先零矣！恐此後切切凄凄之聲難斷也。本館同人之生此時，自痛其智之僅能知此，自信其政是之亦足以濟此。所補助於國民者，則此後對外，當如何有一定之方鍼；對內，當如何有一定之改革；對經濟恐慌，當如何有一定之補救法；對國人偸靡，當如何有一定之救濟法。容他日分析言之。不敢以訛言亂國是，不敢以浮言傷國交，不敢以妄言愚弄國民。所自期者，力求爲正確言論機關而已。力雖不逮，不敢不勉。

夫前數年吾國之言論界，其氣魄之雄健何如？其議論之慷慨何如？其精神之發越何如？而今日者，則何如？或者曰：「此皆冥頑不仁之政府所致也，而又何言？」記者曰：「吾思此，吾欲哭，吾哭此，吾欲弔，吾弔此，吾欲作招魂篇，吾特名之曰騷心。夫離騷非愛國者之所作乎？」其生也，誰知之？其死也，誰憐之？而其忠愛之心，則自信之。記者讀而泣，泣而又讀，則請誦其辭於同胞之前曰：「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戊）辨論　這種論文，多半是就事理上辨說明白，使世人知眞是眞非之所在。或自己行事言論，爲人誤會，起而辨明；或對於他人所言，知其錯誤之處，自己有充分理由可以爲之解說，因以公平態度，從而辨正；或在一篇文章中，自己設爲難題，自己爲之答辨，使題中理蘊，格外明白。總之，這種文的主要處，在能精於說理。

（例）論改行新鹽法答客難　　（左潛盦）

（摘錄其中一段見二十年七月十三日大公報）

……難者又曰：「自綱法行，而始有窩本之例。窩本興，而始有專商之弊。前清時代，與弊法相終始。現今整理鹽務，改行新法，洵屬國家要政；但既有引窩，廢除專岸，取消引商，不給代價，亦有先例乎？」

（答）綱鹽之法，起自明末萬曆四十五年。其法以年爲綱，自萬曆丁巳年起，沿清迄今，共有三百一十五年。弊法相循，不爲不久。改法之議，起自清雍正初，沿到今日，亦有二百餘年。其間或將鹽引廢除，鹽商裁撤，就場收稅，改爲自由販賣；或將商運取消，改行官運官銷；或將

課歸地丁，改爲民運；或將引商裁革，改行票鹽。辦法雖不相同，其爲剷除專商則一。成案具在，初無給予代價之事。是取消鹽引本有先例，請試言之，如雍正年間，以福建鹽務積弊太深，裁去鹽官，鹽商祇在產地收稅一次，無論何人，赴場納稅，結單捆鹽，不用引目，聽其自由販運，此一事也。又以粵鹽銷區廣西一省地處邊遠，舊歸商運，每致誤課誤鹽，改歸官辦。清初引鹽，專主招商官自運銷，蓋始於此，此又一事也。又以甘肅土鹽侵礙官引，因將引課，攤入地丁，裁商廢引，鹽聽民運，此又一事也。乾隆年間，以河東鹽務，商力疲乏，停引撤商，亦將引課攤入地丁，鹽聽民運，此又一事也。道光年間，以兩淮鹽務疲敝，引滯課虧，裁革引商，改行票鹽，無論何人，皆可納稅領票，運鹽販賣，此又一事也。是則前清時代廢除專商，取消引權，並未酌予代價。代價之說，固無聞焉。民國初年，籌備改革，主行就場專賣。其時財政部長某君，爲淮南票商，恐鹽法改變，個人鹽票，即將作廢；謂「商人引票爲國家與人民之一種權利契約。政體雖改，國家契約，有承受繼續之效力。舊制可革，國家與人民契約之效力不可廢。如欲解除此項契約，必須經過一定手續，償以相當之價值，收買其權利，」質而言之，就是說：如果廢除引票，國家即

當給予代價。某君本係鹽商出此荒謬之語，原不足責。迨及民國十年，某氏爲財政部長，又受鹽商之運動，因上大總統，整理鹽法大綱的呈文，謂：「日後如果變更引制，須先給予公允之代價，足以償還商人之所失，使無虧損。」某既非鹽商，何以步某君之後塵，作應聲蟲？……

（己）駁論　這種論文，和辨論頗相類。但有不同之點，辨論文以能將事理辨明爲止，駁論文的主要點，在將對方所提出的理論，或事實，一一駁倒，使他不能成立，方爲盡職。善於辨駁的人，和人辨駁時，常注意對方所論的重點，每從對方所論處，起而反駁，使對方無從置辨。作文也是一樣，古人所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是這個意思。

（例）駁「女子智能低劣說」　（碧　雲）

摘錄婦女參政問題之研究中的一段（全文見東方雜誌第三十四卷第一號）

……反對婦女參政運動的人，往往以婦女在知識能力方面較男子低劣做藉口，他們說：你看，古今來最偉大的人物，不都是屬於男子方面嗎？譬如文學上的沙士比亞，科學上的達爾文那個是女子呢？哲學家叔本華在他的婦女論中說，從智力上看來，女子不得不說是極淺

薄，這只要看女子只能直覺的理解接近的事情，所見的範圍極狹，稍遠便看不見，就可以明白了。實在女子是沒有考察和擔當國家大事的能力，所以女子不應當要求參政權。然而在贊成派這方面，對於這些議論，卻都認爲似是而非，不成其爲理由。他們說：固然在婦女方面，沒有沙士比亞和達爾文那樣偉大的人物，但婦女也不見得個個都像叔本華所說那樣低劣無能，倍倍爾曾經說：「天才並不是從天掉下來的，而是由教育與環境所造成的。」同樣，在我們看來，通常女子的智能不如男子，並不是女子生來就較男子低劣，而完全是她們所處社會環境較男子惡劣的結果。即以沙士比亞和達爾文來說，如果不是生在可以容納他們的社會，不是生在可以使他們有智識修養的社會，那他們也是很難成爲沙士比亞和達爾文的。如果婦女確像叔本華所卑視那樣低劣，那麼從古以來也就不會產生如發明銑的居利夫人，著政治經濟史的泰倍爾和偉大的政治家盧森堡，文學家柯倫泰等那樣凌駕於普通男子以上的人才了。更何況所謂偉大的人物也是由母親產生出來，最好的資質和才能，或者是從母親的遺傳而來呢！由於母性的遺傳或教養而成人的男子尙有參政權，那還

有什麼理由來拒絕婦女參政權的獲得呢？

（庚）論壇　這是集許多論文，列在一處的意思。有的是發表某一問題的主張，有的是辨別某一事件的是非，報館當時事緊急，應發議論的事件過多時，常用這個名目，來發表多數論文。也有祇一論文而亦名爲論壇的，大約這個壇字含有講壇的意思。就是說這論文是社外人做的，所以用個壇字來尊敬他。登的時候，多半星期日，登的地位，就和社論是一樣的。此外還有讀者論壇，那就性質微有不同了。在報紙餘白的地方，把看報人的論文酌量登載，宗旨不必和報館一樣，文責係作者自負，牠的性質和來函差不多，不過不一定更正新聞罷了。

（例一）雜誌上的論壇

這類論文在月刊週刊半月刊等類中看見的較多，如東方雜誌，國聞週報，出版月刊等都是這樣。這裏就把牠們的篇目鈔錄一些以作實例吧。

（甲）中國出版月刊

論壇

民衆教育與義務教育　童暄樵

提倡民衆讀物的意義　盛文浩

怎樣纔會產生良好的民衆讀物?　盛文浩

由普及民衆教育談到民衆讀物　丁易

民衆讀物的研究　朱佐庭

對於編撰教育電影劇本的意見　陳俠

金錢主義與欺騙主義的教育　蔡衡溪

識字運動與普及教育　劉學愿

（見中國出版月刊第六卷第五六期）

（乙）東方雜誌

東方論壇

中日問題的前途　李聖五
一九三六年國際趨勢的總清算　史國綱
匪僞侵綏聲中之青島事件　鄭允恭
泛美和平約簽字　張明養
日意協定與中國　符滌塵
時代的悲劇　馮仲足

（見東方雜誌第三十四卷第一號）

照上面所列篇目看，好像（甲）所論全屬教育一類事，（乙）所論全屬外交一類事，論壇的文字或者也有類的限制。其實並不如此，上所引乃適逢其會，實際上作此等論文的人們，並沒有預先約定什麼範圍。

（例二）報紙上的論壇

（甲）星期論壇

報紙上的星期日評論，往往有些和平日不大相同。有約定許多名家，分期輪作的，如大公報的星期論文是有登許多短評以代社論的，如時事新報的星期評壇是有登專家論文，以便詳細討論的，如中華日報的星期專論是。申報近刊星期論壇，意思當然也和大公中華相彷彿，這裏就節錄兩段，以作實例。

節錄「抗戰的前幕」的末二段　葉公超

（全文見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申報星期論壇）

旣然認定了我們的出路，我們就要想從現在到正面衝突的那一天，我們要怎樣才能生存；不但生存着，同時還要準備建設。我們爲生存，爲收復失地，才主張抗戰，不是爲一時的意氣所激動，不顧一切地要和敵人拚一下。所謂「焦土抗戰」的口號只可以用來表示我們準備抗戰的決心，不能作爲一種主張，更不成爲一種辦法。我們雖不必求勝，但至少也應當避免全國化爲焦土的結局。我們言戰，當然是一種大規模的現代戰爭，全國的動員，不是巷戰，肉搏接觸而已。假使環境容許我們，我們希望至少能準備到可以繼續作戰半年的能力。

但是，事實上敵人和我們自己內部容不容我們做到這個程度，是一個需要準備應付的問題。換句話說，我們一方面要有建設與準備的自由，一方面還要時時刻刻在應付敵人逐步的分化，搗亂，煽惑以及其他一切軟性的侵略手段。敵人是要不勞而獲，因爲他已喫着了甜頭。他的最經濟的侵略方法，就是擾亂我們的步驟，激動我們，利用我們的窮和我們的國家觀念的缺乏，使我們內部頓起暴動或恐慌，好給他藉口侵略的機會。若我們不給他任何這種機會，他是否願意來取別的具有犧牲條件的辦法，在許多人看來是沒有必然性的。我們相信，從現在到雙方都不惜正面衝突的時候，還有一個彼此和緩的時期。和緩當然是比較的名詞，事實上是敵人施行軟性侵略，而我們忍痛應付的時期。

但是沒有計劃的忍痛，只是奴才的本領。爲應付這過渡時期的局面，我們希望政府趕快決定一個全盤應付目前的辦法。與其局部地逐漸特殊化，莫如預先想想：我們最低的生命綫在那裏？最高的忍讓點在那裏？正因我們已認淸了方向，認定了目標，所以我們才甘願忍受目前的小節。忍當然是不得已的辦法，在個人感覺上是恥辱的，但是爲渡過目前，我們只有

這一條路。有人也許要問：我們忍到那一天為止呢？這是不能有答覆的。未來的事實我們固然不知，就是現在我們的實力，我們也無從知道，任何國家的軍事祕密是不能公開報告給它國民知道的。目前我們做老百姓的，只可以完全信任政府，同時一個不建築在民意磐石上的政府也是不能持久的。

（乙）讀者論壇

這一欄，天津大公報，北平世界日報都曾有過，現在各報有這一欄的比較少一些，或者也是時會之使然。實在這類論文也是投稿的一種。照他們所訂的規約看，所討論的事件，是以有關公共福利為限的，挾嫌攻擊是不登載的，登出以後，並沒有酬資，文責還要自負，可見報館對於這類投稿，是很慎重的。這裏也舉一實例如下：

節錄「國難期間國民應有的覺悟」　　陳冰

（全文見二十三年三月七日世界日報讀者論壇）

近年我國的工商凋落，農村破產，已成了一個嚴重的大問題；敵人呢，更是利用着軍事，政治，

經濟，分頭的積極進行，希圖趁此機會，貫徹他們的野心侵略。據此看來，我們的國難，不但不能算是過去，恐怕自今以往，更要一日深似一日了！大膽說一句話，我國所以糟到如此地步的原因與其說是兵弱，毋寧說是民貧；與其說是民智不高，毋寧說是人心太壞。不錯，「戰則軍事，和則外交，」這固然是國際場上的定例。然而「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不敢說負興亡責任的話，但我確實看見我們這些上上下下的人們，道德心實在太薄弱了。這對於國家的命運上，不能說不是比較軍事外交，關係更重且大的啊！

如今我且先問：我們國民，在這國難期中，究竟有點覺悟沒有？所應有的覺悟，究竟是什麼？就是應在消極方面，覺悟到從前的是著著皆錯；應在積極方面，覺悟到此後應步步踏實。……

第二節　評

（二）評　評和論的不同，上面已略說過。現在再申說一二：譬如論語中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此二句，便可算一論文。因爲他已把學和思的重要，說得很淸楚了。又同書中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這三句，便可算一評文。因爲他用「思無邪」三字，已把一部詩經的價值評定了。又如孟子中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衆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這章書便可算一很完備的論文。因爲文中有前提，有憑證，有結論，按之論理學中的演繹歸納兩法，都有相合的地方。又同書中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這章書，句句生動而冷峭，字字深刻而有稜。一氣逼出「克有罪」三字，使他不打而自招。眞可以算是評文中的神品。照上面幾個例看，評的界說，當可更加明白。現在再把評的種類分說如下：

（甲）社評　性質和社論差不多，都是整個的一報社的公意。不過一是論列一事物的道理，一是批評一問題的是非，體格上有些不同。但是近來報紙上的文字，注重思想，趨向於新文學，對於體裁法規等，已稍稍看得活動一些。所以評和論的界限，已不一定從嚴的區別。例如時事新報的社評，和民國日報的社論，幾乎沒有多大分別；又如益世報的社論，和大公報的社評，京報的評壇，也似乎沒有甚麼不同的地方。又有不標明社評而實質和社評一樣，如時報申報的時評，（註一）新聞報的新評，（註二）都可算是變相的社評。因爲「時」「新」二字，都有雙關意，一說這是時報新聞報的社評；一說這評是注重時新的。有幾家率性把評論二字合用，倒也覺得爽快。今節錄立報的評論一則如下：

（註一）時評本時報所創的短評，現在時報已無評，申報尚沿用。

（註二）新聞報的新評自二十一年夏間起，已改爲社論。

（例）節錄「對內和平與保障人權」

（全文見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上海立報評論）

講到西安事變所得的教訓，最重要的有下列三點：

（一）全國人民對於蔣委員長擁戴仰賴的熱烈，非特不稍低減，而且格外增加。造謠中傷，企圖毀損領袖的信譽的，祇有我們的民族敵；也有我們民族敵人所豢養的奸細在西安事變中企圖使蔣委員長滯留不出，以後又企圖使蔣委員長不再負軍政責任。

（二）西安事變的結果，因爲中央始終保持和平統一的根本方針，這種精神，終能收感格一部份偏激之士，使國力完整。這實在是最可寶貴的收穫。我們希望中樞今後能一秉此和平統一的精神，以集中全國力量。

（三）西安事件的爆發，造因固非一端，但一部份叫囂責人無已時的人士，平時日以羅織

他人入罪爲事，致中央德意不能下及於軍民，實爲主要原因之一。我們相信在今天國家危急之時，除敵人豢養的漢奸之外，決無一人危害民國，謀不利於政府。法網繁密，徒然增加上下猜疑的程度，實在不必要，而且不應有。

我們相信，經此事變，中樞必更能貫徹對內和平，保障人權的精神。

（乙）小評　也是社評的一種，不過不列在報的開端處，而分散於各張新聞中，在距今前十年左右，滬上各報的第二張，第三張，都有短評。第二張所評的，多半是各省的事，第三張所評的，多半是當地的事。所以叫做小評的原故，便是因爲所評的事件，他的地方範圍，比較第一個評小一些，或者字句比較少一些的意思。有時教育欄，經濟欄，發生重要事件，也往往特加評論。不過他的性質，是以事類爲限，不是以地方爲限罷了。後來因爲說話難，各報把評論範圍縮小，就漸漸把小評裁去，僅留了第一張一個總評，便成了全報祇有一評或一論的狀況。話雖這樣說，現在京滬津平等地報紙，還有這樣的小評可以看見。不過它們的名目，

不一定都叫小評，如津滬大公報的短評，上海民報的小言，便是。又有名目是小評，而性質和上述不同的，如南京朝報的小評，和他報的社評，並沒有多大分別。這裏就略舉一二實例如下：

（例一）須磨之言

（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上海大公報短評）

前駐京日領事須磨昨在東京發表談話，對中國頗置讚揚，謂中國現狀如日之東昇。氏駐中國十一年之久，向有強橫外交官之目。今於卸職之後，作此言論，當然係基於深切的觀察，而發自肺腑。

（例二）夾道哀思正是有禮

（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南京朝報小評）

理解是外交的極則，現友邦人士對華理解的逐漸加深，實是中日關係前途的佳兆。

今晨十時，朱益之將軍靈櫬將從莫愁路移至毗盧寺。治喪處事先發通告，謂「屆時中央委員親往執紼，通過各街道時，沿路行人務須暫行離開，以免失禮。」這裏所說的「禮」我們有點意見，擬貢獻與治喪處。

我們所感覺到的有兩點，一是中央委員出行時，沿路行人是否必須趨避，纔算合乎禮貌？我們以爲民衆尊重黨政要人的表示，應該是親切的熱烈的。黨政要人，在其行動上，也沒有顯示特殊身份於民衆眼前的必要。我們時常可以看到報紙記載民主國各國元首要人出行時，沿途人民夾道相迎的狀況。這種狀況是表示人民擁戴其政治領袖的熱烈，從來沒有人想到這種情形是違反禮貌，褻瀆尊嚴的。迴避是畏懼的表示，前淸中國官吏出行，必掮出幾塊「迴避」「肅靜」的儀仗頭牌來，以現代眼光來看，這種儀仗是不需要的。現代黨政要人，應該努力接近民衆，一切行動都應該平民化，自不宜在這些地方與民衆隔離，使民衆發生「敬而遠之」的感覺。

第二點是朱將軍移靈，叫行人迴避，是不是對於死者的一種敬禮？「哀思夾道」這是一般民衆追悼有功者應有的氣象。蓋非如此不足以表揚死者感人之深。即如孫中山先生舉行奉安禮時，行列經過道旁民衆佇立表示哀思者，何止千萬，其氣象何等壯嚴！朱將軍功在國家，沿途民衆表示悼敬，這是應有的禮貌，何必使之遠離呢？

（丙）述評　這類評，有一半敍述的性質，實是夾敍夾議的文章。日報中用這類評的時候，多半是把數日的事，聚在一起，一面敍，一面評，略含有統計的意思，教看報的人容易頭緒清楚。在週報，或旬報，或月報中，尤多。其標題常爲某一段時間的大事述評。現在把國聞週報所登的大事述評抄一段在下面。

（例）波蘭政獄

（見國聞週報三十六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波新總理比爾蘇斯基就職後，大興政獄。據波京十日訊，反對黨被捕者，包括前任總理維多斯，農民黨領袖吉尼克，與社會黨領袖里卜曼及巴里基二人，連今日被捕者在內，計有議員

二十二人入獄。但據傳稱，新總理比爾蘇斯基所擬逮捕者，尙有百餘人之多。國會議長達司辛斯基擬赴加爾斯巴德就醫，臨行前一夕，出境護照被取消。比氏一介武夫，毫無政治主張，一味反動。逆料其獨裁制之動搖，爲期當不遠也。

這一段述評前數行都是敍事，所以是述末五句是記者的批評，所以是評。

（丁）雜評　這類評情形頗爲複雜。然大概都在附張之內，含文藝批評的意味，故可歸在一類中。今特分別說明其種類如下：

（子）閒評　這種評，是編附張的記者所發表的言論。有叫做「談話」的，有叫做「三言兩語」的，有叫做「漫言」的，或其他等等的。他的性質，以略帶滑稽，而仍有眞理存在爲要。今特抄大公報的閒評一則，以作例證。

（例）他們所謂「公道」

（見二十年七月十六日大公報之小公園欄）

大哲學博士崇公道告訴我們：

你說你公道，
我說我公道，
公道不公道？
自有天知道。

自從歐戰結束以後，凡是當初同心努力打倒「公敵」的民族各國家，都站在「公埋人道」四字的招牌以下，覺得主張公道總不失爲天經地義了。而豈知第一次歐戰善後會議席上，比國代表剛要表表功勞，就被克里孟梭把老虎眼一瞪，嚇了回去。比國自以「攻打頭陣」幾乎國破家亡，犧牲的比誰都多。怎奈「老虎」大喊一聲：「這回戰勝，是我們強國的力量」於是所謂強也者，就依照烏盔記張別古和虹霓關家將換打「五板」的先例，「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的原則，規定所謂五強。

自從有了「金木水火土」以後，所謂弱小民族，不曾重新加了一道繩索。中國人雖然落伍，到處給人家賣氣力做苦工，掙幾個辛苦錢，也實在不容易。然而還是到處被人欺侮，輕則是

罵，重則是打，「火腿」「雪茄」是他們先進於文明的特長。不算，還要「以弱攻弱」略施小計，教他們許多生命財產，犧牲於暴動之中。所謂「公理」「人道，」其在是乎？

善夫崇公道之言也，只有天知道耳：

哎呀！上帝呀！密斯脫張！

究竟有沒有公道？

你與我說！

你與我講！

你聾了？

你啞了？

你你你……睡着了？

（丑）書評　這一類，最近文藝批評。各報編法不同，有把這類專列爲一欄的，有附在文藝欄內的。他的內容，或指摘書中缺點，或贊揚書中優點，均無不可。

（例一）指摘書中缺點的

評文學入門　　　　　　　　　　（費鑑照）

（見二十二年一月十四日天津益世報文學周刊）

最近一年來，我漸漸注意到我們中國人自己寫的關於歐洲文學的書，這一本文學入門，總要算是比較滿意的，——當然我說比較滿意，不是高的標準來估計的。這一部書的著者們完全注重在近代文學。從理論上說一部文學入門是給讀者一個整個的文學概念，所以它不應該注重在一個時代的文學，應該對於全部的文學公平的待遇。倘使著者的目的只在給中等學生「略窺文學的門徑，曉得文學的常識，」那末在這一方面的議我不再細細地說了。在相當條件之下，我們可以原諒作者的。還有一點，我要提出的。著者在四十七頁上說阿諾德是鑑賞的批評家。我覺得這一點有討論的餘地。阿諾德的方面是很廣的。他對於批評主張要無功利，正是與那時功利主義相反。所以著者拿他批評總職務一篇裏一句話——說批評是宣傳世界上思想最好的的部份——來證明是鑑賞的批評者，我覺到著者太性

急的下結論吧？

拿太略的看下，其中不免有錯誤。譬如在五二頁上，著者說「據文學史家俾亞司（Peas）教授在十九世紀英國浪漫主義中……。」我讀的關於浪漫運動的書不能說多，但沒有聽到（Peas）這一位教授。我想也許是寫十八世紀浪漫主義史與十九世紀浪漫主義史的（Beers）教授吧？在七零頁上，著者說：「斯達爾（Mm Stael）夫人的（Wrolle Toms Calin）等以爲頂上的文學……。」據我所知這部書是（Stowe）寫的，不是是（Mm Stael）寫的，大約著者拿她和法國斯達爾夫人混起來了。這部書在那釋放黑奴的熱忱高潮時代，轟動一時，但是我以爲很難說它是一部頂上的文學作品。這樣一部熟悉的書，著者把姓名弄錯，是不可寬宥的錯誤。

（章炳麟）

（例二）贊揚書中優點的

介紹革命軍

（見蘇報新書介紹欄）

革命軍凡七篇：首敍論，次革命之原因，次革命之教育，次革命須剖清人種，次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次革命獨立之大義，次結論；約二萬言。其宗旨專在驅除滿清，光復中國。筆極銳利，文極沉痛。稍有種族思想者讀之，當無不拔劍起舞，髮衝眉豎。若能以此書普及於四萬萬人之腦海，中國當興也勃焉。是所望於讀革命軍者！

（註）蘇報創辦於清光緒二十三年夏，經營者爲胡鐵梅，吳稚暉章太炎等爲主筆。至二十九年，爲革命軍案，被封閉。

（寅）戲評　戲劇在文藝中佔有相當地位，一般社會心理，也很注意在這上面。所以編附張的記者，多歡迎評劇的投稿。近來影戲盛行，評影戲的人日多，報館迎合社會心理，也不能不隨之轉移。甚至專設電影一欄，以從事宣傳，亦所在多有。今把舊戲的批評，和電影的批評，各覓一則，抄錄如下，以示規範。

（例一一）評舊戲的

老譚口中之「烏焦巴弓」

（見二十年七月十六日商報附張）

譚鑫培初演武生，後改鬚生，故其武工卓犖。而譚派劇詞，則有與其他各劇融匯貫通之處。如武家坡原板硃砂痣三眼，實有運用他劇詞語之工能也。

曩在老譚壯年，而所謂「利小水的車前子，」（崑腔）尚未盡絕迹。譚氏於崑劇，亦深知門徑。其後皮簧盛與崑劇衰敗。於是譚氏乘機，把崑腔詞句，輸入皮簧；甚至他覺得這句漂亮，就「不求甚解」的借來一用。如去歲鄙在本場所談之「長歎空隨一陣風，」即是也。這句原是玉簪記陳妙常的詞。

老譚連營寨末一場，趙雲打吳將下，老譚例有一句，就是「四弟，你若一步來遲，就要將孤燒得烏焦巴弓了。」現在本來還有人如此的唱下去，可是有評劇家說他不對。以爲老譚去劉備正是在糟心之際，自己還挐自己打糠燈嗎?

劇中挨燒的人，如焚棉山的介之推，百涼樓的朱元璋吳禎洞庭湖的王佐。這都是只好弄甩髮摔掉毛的角色，到了九江口的陳友諒，戰濮陽的曹操，可不然了，松香末來一個月亮門，彼則曰「玩兒……完。」

老譚是個先生，其演劇而念「玩兒……完」雖不可能。然頗知此場之不可太單調，於是有「烏焦巴弓」一語。其源蓋出在請醫（蕭長華絕技）劇上，因請醫曾有「燒出一句書來」……「烏焦巴弓」是也。

（例二）評影戲的

關於虞美人

（王囂女）

（見二十年七月十五日商報附張）

曾有長期而且熱烈宣傳過的國產配音影片「虞美人」現在在津公映了，日昨為光明最末次開映，余偕友觀之。

虞美人一片，劇旨無甚出彩，中部與「野草閒花」相彷彿，其中以朱飛尙冠武徐琴芳分飾主角，朱飛為表演老手，演來自較熟識；至於尙冠武與徐琴芳這都是後起演員，表情較為落後。尙冠武飾江一奇統戲班；徐琴芳飾沈孤萍為該班中伶人；朱飛為選劇之鄭少華。先為鄭沈戀愛，為一奇與一女伶柳絮所嫉妒，彼此利用陷害，終使二人分離。而一奇方和孤萍將結

婚時，又適少華殘廢回。至少華亡，而孤萍殉之，是乃編劇之高尙，與優美，而且脫俗也。徐琴芳表情，有阮玲玉作風，但差之較遠。在幾幕悲中帶喜，喜中實悲的過節，都表得很好。如孤萍爲一奇利用，見柳絮爲少華撫髮後，歸自室中，其後少華詢之，那時眞說不出是哭，是笑，更是恨？吻花時，明明故意氣少華，而骨子裏實在悲痛喲。他能在吻與笑之間，露出內心悲哀。至於少華憤去，孤萍追之時節都很好。惟似不近情理，更至少華負傷歸時，徐琴芳竟忘了驚詫，在人情之間，我們想總不會這樣組成事實吧。孤萍哭少華時，很悲痛的，不壞。演虞美人時節不見得好，編劇者應在此，特爲注重，才是。

朱飛表情，不拘忸，已屬事實。本片中雖無甚出色，但第一幕作風不懈，沒有疵點，負傷幾幕，都步步逼眞。

（戊）評壇 壇的意思，大致和講臺差不多。一講臺可以有許多人演講，所以一評壇，就是許多短評的集錦。時事新報到星期日，有星期評壇一欄，以代替社評，也就是這個意思。又有一講臺，專備一種學科的演講。譬如理化室的講臺，專講理化功課。評壇之中，也有專評

一類事情的。例如時事新報的生活評壇，便是這樣。此外還有把壇字當「登壇拜將」的壇字用的，例如一張報中約主要批評，篇幅較長，議論較詳盡，可以作一報言論的領袖，便叫他做評壇。其餘範圍較小的，譬如軍隊的編次將官，便叫他做小評，現在北平的京報便是這樣。

（例）評壇的一種

有爲鴉片公賣而辭官者

（見二十年七月十三日北平京報評壇）

從報上看見有一條新聞，是著論反對鴉片公賣之馬寅初氏，辭去立法院委員，及所兼各職，回到上海，以黨員資格努力於禁烟的宣傳。這條新聞，雖然只是馬君個人舉動，但是我們有非常深刻的同情，是馬君辭官的行爲，和對於禁烟的感想。

從前對於國事，對於政治，有興味的朋友，惟一的精神，就是積極向前，就是凡事包攬把持。所有的口號，是「匹夫有責」，是「向前幹幹幹。」但是到了現在，這種積極望前幹的毛病，大大暴露了。拚命積極，什麼事都幹，什麼權都集中；其結果只有陸續望上增加的責任，卻沒有

責任心的壓迫望下引退的事。於是到處都聽見幹幹的勇氣呼聲，而事情弄壞，卻沒有人慨然引咎。

所以第一砭時的要藥，就是有不幹的人，有不幹的事，使一般以責任自豪的朋友，對於千瘡百孔，東扶西倒的局面，以及法律上，道德上，黨綱上，所不容易解釋的事實，有一種新覺悟。知道凡事不專是從有權有位上纔有辦法，而或是從無權無位裏面，也許比較上，能得鞭策時局的效用。這就是所謂「有所不為」之人，才能擔當責任。如果專門獎勵以職責為護符，而實際「無所不為」之人，那就有無數糾紛出現，革命就不容易成功了。

馬寅初君是個循謹篤實的學者。凡是學者，根本上就不能與腐敗巧滑的官僚相角逐，雖然現刻是清明的黨治，但是學者做官的結果，往往對於數十年修養的道德聲名呈墮落的傾向。這種事實，我們所見太多了。並不一定是學者的罪惡，乃是政治的罪惡。因為政治這件東西，容易流為解決現在的做法。即一切政略，常以當前之環境的利害為利害。欲打破現在環境的時候，往往有物我仁義不能兩全的苦痛。所以該賣友的就須賣友，該飲酖的就須飲酖。

彼時的良心，未嘗沒有不安的譴責；但是以爲不如此，不能解決現在，忍痛做一次，明天再補救吧。誰知如此做法，其困難環境，乃是一層層的，剝完這層，還有那層，如是，必至飲之不已，賣之不已。這實在是歷來政治海溺人的魔窟，有學問者尙不免於沉溺，無學問的更不必說。所以我極希望有學問有理性的朋友，跳出政治界，從旁邊用淸醒的眼光，指出政令的利弊！時局與學者，是兩受其益的。

至於查緝處和禁烟前途，不止是黨國政令隆汚的問題；而是中國人種優劣，與今後是否尙思在國際上立足的問題。凡在有血氣有知識的人，都該努力反對的。馬君反對鴉片公賣的文章，有一段很透澈的，我現在把他複錄如下：

……寓禁於徵之政策，一旦實行，深慮鴉片公賣，將變爲永久固定之稅源。釐金改革之難，人所共知。以年收八九千萬之數，政府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抱絕大決心，始能去之。當無一面裁釐，一面徵收鴉片稅之理。且不獨剷除鴉片困難，卽將來實行禁絕之時，籌劃抵補，尤爲困難。不鑒乎目下創辦統稅特稅，及各省營業稅，以抵補釐金之困難情形乎？故鴉片公

賣之收入不可希冀，其後患將無窮也。主張公賣者，以爲鴉片收入，歸公政府，可以增一財源；此種理由，實不能成立。堂堂政府，豈可與流氓爭利？倘鴉片收入，可以歸公，則娼妓賣淫收入，亦可以歸公矣。目下禁賭禁娼之地方，每多有暗賭私娼者，其甚者視前有增無減，政府策劃，可謂失敗。但不能因失敗，而實行公賭公娼。禁令不行，固政府莫大之恥辱；豈能因莫大之恥辱，而反行公賣，以承認其失敗乎？美國禁酒，法令森嚴，而偸飲者比比皆是。但不能因偸飲者多，而倡公賣，恐其恥較禁令失效爲尤大，直謂之道德總破產可也。法令禁止販賣人口，而人口之販賣仍不絕，豈能因實際有販賣人口，而公然承認之乎？實行公賣鴉片，無異與流氓爭利。但上海流氓，我知其或有未盡喪是非之心者。政府禁烟，彼等私販之，一旦破案，治以嚴法，彼等毫無怨言。若政府與之爭利，則去流氓者幾希，牛羊何擇？彼等必不甘心伏法矣。……

這是其中一段文章，對於「後患無窮，」「道德總破產，」「是非之心，」再三反覆言之。由此看來，馬君究竟是學者，即所謂書生之見。然而今日黨國竟有辭官拒毒的書生，不能不謂

其愚不可及也。我們畢竟予以深刻的同情。

第二章　評論的變遷

第一節　評論的導源

中國報，最初爲邸報，祇有朝中官員升調的消息，沒有議論國家大事的論文。後來改爲京報，雖有奏稿條陳等，稍涉議論，然也不是報館自己的論文。再後外國人來華辦報，又有西人勸中國朝廷辦報，都多少含了些利用傳教的意味。然而因此風氣所播，又經甲午戰敗的激刺，人心激昂，朝野興奮，其結果便有官書局報和官書局彙報的發行。這兩報的內容比邸報京報已有相當進步；然章程中仍明明規定「不准議論時政，臧否人物。」當時孫家鼐的奏章，對於這層，頗有論列；並爲時務官報另擬章程三條，今特摘抄兩條於下，以便研究。

（一）時務報雖有可取，而龐雜猥瑣之談，夸誕虛誣之語，實所不免。今既改爲官報，宜

令主筆者愼加選擇，如有顚倒是非，混淆黑白，挾嫌妄議，淆亂視聽者，一經查出，主筆者不得辭其咎。

（二）官書局雖有彙報，係遵總理衙門奏定章程，不准議論政事，不准臧否人物，專譯外國之事，俾閱者略知各國情形。今新開官報，既得隨時進呈，臚陳利弊。將官書局報亦請開除禁忌，仿陳詩之觀風，准鄉校之議政。惟各處報紙送到，臣仍督書局辦事人員，詳愼選擇，不得濫爲印送。

照第一條所說，「龐雜猥瑣之談，夸誕虛誣之語」云云，可知時務報已有論文，而且議論很是鋒利。改爲官報以後，雖有「愼加選擇」的話，但也沒有說不許登載論文，不過說登的時候要小心一些罷了。

（註）時務報的論文，多梁啓超所著，梁文概要，當另條詳說。

照第二條所說，「新開官報既得隨時進呈，臚陳利弊。將官書局報亦請開除禁忌，仿陳詩之觀風，准鄉校之議政。」——是明明說，凡是官報，都應該有關於國家大事的論文，而且執國大政的人，

都應該注意官報的言論，才是道理。又說「各處報紙送到，臣仍督書局辦事人員，詳愼選擇，不得濫爲印送。」是明明說各處報紙都可有所議論，不惟不禁，且可代爲印送；不過印送的時候，要小心一下子罷了。

統觀上面所說，中國報的評論，總可說在這一段時間裏開始了。

第二節 政論的發端

在康梁以前，已有循環日報，很注重論文。辦這個報的人，是王韜，他很富有革命思想。報名所以叫做循環者，就是說革命事業，是得失相循環的；現在雖失敗，有這報以傳佈種子，終必至於成功的。這報每天必有王著論文一篇，後來所印行的弢園文錄外篇，就是這類論文的精華。現在我就把王著的論文抄一篇在下面，以便大家觀看。

論中國自設西文日報之利

王韜（紫詮）

由今之時，觀今之勢，中國之所宜自設者，不在乎華字日報，而在乎西字日報。蓋日報而係華字，傳而誦之者，只華人而已，西人則無從辨其文義也。中外交涉，於今稱勝，遠非昔日之比。修

好睦隣之道，在於聯聲氣，通悃素，明事理，達情形，然此則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致，必先於平日預爲之地，然後可。若是者，非自設西字日報不爲功。請進而言其利，以西國之人，述中國之事，容有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斯固勢之所必然，而無足怪者。中國旣自設西文日報，則可以拾其遺而補其缺，糾其謬而正其訛，然後事理不至於乖錯，卽可泯猜貳於無形。就使西報一無錯誤，而我復重言以申明之，亦未始非互證旁稽之一助。此其利一。凡中外利病之所在，因革損益之所宜，或在事前，或在事後，皆得秉公論斷，指陳得失，使彼知孰爲不便，因以定從違之準，分取舍之途，則彼此可免扞格之病。此其利二。交涉巨案，兵戎玉帛，胥於是繫。西報苟稍存左袒之心，或措辭之輕重失其宜，敍事之詳略失其當，皆足以激憤而致禍。要之直道自在天壤，吾第據事直書，不加臧否褒貶於其間，務使公是公非，燦然大白於天下。則彼求全責備之心，不煩言而自解，國家或於此得轉圜之力。此其利三。斯三者，皆其彰明較著，而於中國政事人民極有關係者也。

王氏眼光甚遠大，學識甚宏博，著爲文章，殊能激動人心。但是他所處的時勢，正是號稱同治

中興的時候，滿清尚有幾分力量，能夠維繫人心。王氏雖善爲文，要想用文字來搖動清廷，還是很不容易。況且循環日報遠在香港，內地尚不多見。所以王氏的論文，在當時尚不能使中原人士感受着多大影響。後來甲午一敗，舉國譁然。康有爲梁啓超等先在南方開辦桂學會，文廷式汪康年等又在北方創立強學會。一時講學開會，議論時事，多虎虎有生氣，全國人心，大半被他們激動，康梁等後又到北方，加入強學會，結果創辦了兩個報：一個叫中外紀聞，辦在北京，一個叫強學報辦在上海。兩報的形式，雖僅爲一甚小的册子；但其思想甚新穎，詞筆甚犀利，遠非今日暮氣沉沉的報紙所可同日而語。不久被守舊的人所忌惡，說他們「妄議朝政，結黨營私。」便把北京的強學會封閉了，兩報也隨之消滅。不過上海改辦了一個時務報，由梁啓超主持筆政，以便繼續發表他們的政論。迨至戊戌政變起，康梁東渡日本時務報也就不能再維持了。可是梁啓超到日後，又創辦新民叢報，仍舊要想貫澈他改革中國的政論。國內人士，爭先快覩，並不因爲遠在日本，便不加以注意。這也是梁氏的文章，特具有一種吸引力的原故。究竟梁氏的論文，長在甚麼地方？梁氏早已自己說過，我就把他抄在下面吧。

梁啓超的自述

啓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爲文學，晚唐，魏，晉頗尚矜練。至是，自解放，務爲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俗言，及外國文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爲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梁文概況，旣如上述；但梁氏所說的「魔力」所說的「筆鋒常帶感情，」究竟是怎樣？少不了還要再抄一段梁氏的文章作例，才能大家格外明白。

（例）論進步　（見新民說第十一篇）　梁啓超

……然則救亡求進步之道將奈何？曰：必取數千年横暴混濁之政體，破碎而齏粉之，使數千萬如虎，如狼，如蜂，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憑藉，然後能滌腸盪胃，以上於進步之途也。必取數千年腐敗柔媚之學說，廓淸而辭闢之，使數百萬如蠹魚，如鸚鵡，如水母，如畜犬之學子，毋得弄舌搖筆，舞文嚼字，爲民賊之後援，然後能一新耳目，以行進步之實也。而其所以達此目的之方法有二：一曰，爲無血之破壞；二曰，有血之破壞。無血之破壞者，如日本之類是也；有血

之破壞者，如法國之類是也。中國如能爲無血之破壞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國如不得不爲有血之破壞乎？吾衰經而哀之！雖然，哀則哀矣，然欲使吾於此二者之外，而別闢一可以救國之途，吾苦無以對也。嗚呼！吾中國如果能行第一義也，則今日其行之矣；而竟不能，則吾所謂第二義者，遂終不可免。嗚呼！吾又安忍言哉？嗚呼！吾又安忍不言哉？

第三節　科舉的遺毒

中國初辦報時，科舉還沒有停止。報紙的論文，往往把考場的情形，或考場的題目，來做論列的材料。在發榜的前幾星期，每聘請科甲名人，將科場題目，擬作一二文，登在報首，以代社論。這篇擬作的命意，社會中很是重視。就是闈場中的主考官，也要把他當做閱卷的標準。上海閒話所說俞曲園作「文學子游」題目的擬作，有「聖道南矣」一句，登在申報上。主考官看見了，就把閱定的試卷，重行去取。這是丁酉年，鄉試場考放榜前的事實。後來八股廢了，改用經義，策論取士。於是報紙上的材料，都成了策論的來源。書賈牟利至有摘抄各報，彙刊成書，用來騙取士子的錢文的。報紙而有這樣的怪現象，負重大責任的報紙論文，而反用他來做八股的宣傳品，我眞不知怎

樣說法才好；要麼，我就叫他作「科舉的遺毒」吧！這種風氣，直到科舉全停，學校大興，沒有人再談「八股」兩個字，才漸漸地沒有了。但是還有一句話要補說的，就是報紙雖重視科舉，報紙的論文，雖有時用八股來代替；而對於考場中的政令，卻不是一味奉承，有時也還加以指摘。考官見了，雖說心裏不喜歡，然也不能把報館怎樣。例如光緒七年十二月，江蘇黃提學改行先提覆後出正圖的制度。申報作了一篇文來譏誚他，并斥他這種行為是不合法的。黃某見報大怒，特發了一通告示，教會審公廨，張貼在申報館門前。但是他的威風，也祇是張貼告示而已，實際上，并沒有把申報館怎樣。至於這張告示，說些什麼？自然是大家都想看看的，我就一併抄在下面吧。

黃學政提覆案的告示文

本月廿四日，閱申報中有論院試提覆問題一文，信口譏評，顯係童試被黜之家族，散布流言，希圖洩忿；而該報受其囑託，為之推波助瀾。事關文風士習，不得不為該館詳細言之。（中略）總之，此事已經奏聞，非奏旨停止，斷不為蜚語所搖動。該館平日議論，公私參半。於中朝大政，且有所是非，於廷臣直言，且有所臧否，何有於學使？本官雖單寒出身，一官如寄；焚香清夜，臨上質旁；

心苟無瑕，即使羣不逞者，聚而詛咒之，強有力者，隨而排擠之，亦所不顧，何有於該館執筆之徒？惟素性酷愛人才，樂聞己過。該館既明目張膽，不必隱姓埋名。如另有剔僞求眞之良法，實在有利無弊，至公無私，自應降心採擇。至各書斗與本署丁役人等，如果有從中索詐，如所稱曩年童生鮑某一案，儘可據實指斥，以開本院之耳目。除訊明懲治，心感無旣，萬萬不至於護非。若專斥提覆爲非法，指被黜爲寃屈，誣愼重爲害人，袒橫議爲近理，藏頭露尾，自居於匿名揭帖之列；此端一開，必致失意各生童，紛紛私囑，使執筆者以簧鼓士林，於風俗人心，貽害不淺。本院當移咨本省各大憲，轉飭地方官，按律懲辦，毋得有恃不恐也。

細看這篇告示，雖是發怒的文字；卻仍心平氣和，細細講理，和一般蠻逞官威的，迥不相同。再從告示中「該館平日議論，公私參半，於中朝大政，且有所是非，於廷臣直言，且有所臧否，何有於學使？」幾句話看來，我們可以間接知道，當時報紙的論文，雖不免受有一些八股遺毒，但也有時評論國家大事，不專是一味恭維朝中當權的人。轉過來看看現在各報的評論，能有這樣膽量的，不知還能找得出幾個吧？唉！我也不願意多說了！

第四節　革命的思潮

王韜的辦循環日報，康梁的集會，辦中外紀聞和強學時務等報，都是革命思潮的發動，上面已略說過。不過康梁的革命，是緩進的，是保守的，其目的專在政治革命，所以又有「政治革命」的名稱。戊戌政變起，康梁走日本後，梁初創清議報，專著論攻擊慈禧剛毅等。繼創新民叢報，所論列，多在灌輸國民常識。繼辦政論報，不期年，而爲清廷封禁。後又辦國風報，大體和新民叢報相彷彿，而在各種政治問題上，更多具體的討論。始終抱定宗旨，以爲國體沒有好歹，全看政治何如？祇要能在原有的基礎上，逐漸改良，總比從根本改造，來得容易。他的宗旨，是不主張激烈的流血革命，而以「君主立憲」四字，爲救國的根本策畫。各地報紙，贊成「君憲論」的，亦頗不少。如廣州的國事報，羊城日報，七十二行商報，香港的香港商報，上海的時報，天津的天津日日新聞，北京的北京時報，京都時報，新加坡的南洋總滙新報，爪哇的烏島日報，舊金山的金港日報，墨西哥的墨西哥朝報，紐約的紐約日報，暹羅的啓南報等，的論調都是和康梁站在一條綫上的。但是另從一方面看，自康梁失敗出走以後，國中有心人，從細考察，知清廷君臣，決無可以望其眞心立憲的希

望。於是鼓吹排滿，提倡民族革命的報紙，便漸出現。鄒容的革命軍既在上海愛國學社發行，蘇報的論說界，又接二連三的，登了許多排滿的論文。如康有爲與覺羅氏關係，滿人九世深仇，客民論，讀革命軍，章炳麟駁康有爲書等篇，都是很激烈，很痛切的，敦促民族起而革命的論文。淸廷惡之，文字獄隨之而起。不久蘇報封，鄒容死在西牢裏，章炳麟雖幸出獄，然已磨折得九死一生，不堪言狀了。然而革命同志的努力辦報，儘量著論，氣燄一些也不衰退。接着便是于右任的神州報，民呼報，談善吾的民吁報，于右任的民立報，載天仇的天鐸報等，都是秉着革命宗旨著論鼓吹。淸廷雖疾惡他們，卻也不能把他們怎樣。同時，在東京方面，又有劉光漢所編的復報，張溥泉所編的民報，他們的宗旨更顯明的標出：（一）顚覆現今的惡劣政府，（二）土地國有，（三）維持世界眞正和平，（四）建設共和政府，（五）主張中日國民的連合，（六）要求各國贊成中國的革新事業。一時衆口爭傳的論文，有民族的國民論，支那立憲必先以革命等篇。這一派的鮮明旗幟，是「民主立憲」四字，所以又叫做「民主派」。當時各地報紙之加入「民主派」的，香港有中國日報，上海有神州日報，天津有大公報，北京有全京日報中華日報新加坡有中興日報，陽明報，暹

羅有華暹新報，西貢有光興日報溫哥武有華英日報，巴黎有新世紀報等。他們的論文，都是很激進的，和「君憲派」的報紙，絕對不能相容。彼此常常開筆戰，甚至有人把他們筆戰的文字，刊印成一部書，名叫立憲論與革命論之論戰，兩派相爭論的激烈，可看見一斑了。平心而論，兩派都是想救中國的，兩派都是向維新方面走的；不過康梁受過光緒的知遇，覺得君主中，也儘有可與爲善的人。正好利用之，以求革新事業，早日成功。孫文等見戊戌政變的結果，知道清廷對漢族，還是沒有誠心相待。所以想從根本上着手，先推翻滿清，以求澈底的改革。兩派的主張雖不同，而都可以算是有功民國的。那時的報紙，既有兩派爲之領導，所著論文，自然各有其中心。一問題出，自然各有其相當的解決。決不至如現在中國報紙，這樣暮氣，一遇着國家大事，便期期艾艾，不敢暢說他應說的話。所以就說君民兩派論戰最烈的時候，便是中國報紙中論文最爲發達的時候，也未嘗不可。今爲吾儕觀摩計，特將兩派首領的論文，各找一篇，抄錄如下：

強學會報序　康有爲

號物之大者，曰，駝、象、騾、馬、牛，皆彭亨龐巨，倍於人體。然而檻之，縶之，服之，乘之，甚且刲之，炰之。駝

象、騾、馬、牛宛轉悲啼痛苦，受縶縛，駕乘，刲烹，而呼號終莫救，仇怨終莫雪者，何哉？爲其弱也。牛馬無罪辜般勤供役，勞亦甚矣；而不免宰割者，何哉？爲甚愚也。書曰：「兼弱攻昧。」既弱既昧，自召兼攻，奈之何哉？嘗考三千年青史之册，五大洲萬國之志，若劉石之破洛陽，耶律氏之取石晉，金斡離不之破汴，驅虜榜掠，有若犬羊，斷殊骨肉，宛轉道路，託命異類，寄生鼎俎。當此之時，其與象、駝、牛、馬，之受縶維駕乘刲割，豈有異哉？豈有異哉？彼馬其頓之破波斯回教突厥之破羅馬及近者泰西之分非洲，虜掠凌暴，異種殊族，皆以愚弱被吞食者。然則天道無知，惟佑強者。易首繫乾以自強不息，洪範六極，弱居極下。蓋強弱勢也，雖聖人亦有不能不奉天者歟？然則惟有自強而已。夫強者有二：有力強，有智強。虎豹之猛，而扼於人，虎豹不能學問考論，則愚，人能學問考論則智，是智勝也。至於天人鬼物昆蟲草木莫不考論，則益智，故貴學。美人學會繁盛，立國百年，而著書立說，多於希臘羅馬三千年。故兵僅二萬，而萬國莫敢誰何？此以智強也。夫物單則弱，兼則強，至累重什百千萬億兆京該之，則益強。荀子言：物不能羣，惟人能羣，象馬牛駝不能羣，故人得制焉。如使能羣，則至微之蝗，羣飛蔽天，天下畏焉，況莫大之象馬而能羣乎？故一人獨學，不如羣人

共學；羣人共學，不如合百億兆人共學。學則強，羣則強；累萬億兆皆智人，則強莫與京。吾中國地合歐洲民衆倍之，可謂龐大魁鉅矣，而吞割於日本。蓋散而不羣愚而不學之過也。今者思自保之，在學羣之。昔在京師，旣與諸君子開會以講中國自強之學，朝士集者百數；然猶未足合天下之才。海內耆賢通學，捧手推襟，欲推廣京師之會，擇合羣之地，而益宏厥規。則滬上總南北之匯，爲士夫所走集，乃羣中外圖書器藝，羣南北之通人志士，講習無間，而因推行於直省焉。凡吾神明之冑，衣冠之族，思保其教，思保其類，以免爲象駝牛馬之受檻縶刲割，豈無同心乎？抑其甘淪異類耶？其諸有樂於會友輔仁歟？仁者何？仁吾神明之冑。先聖孔子之教，非歟？

民報發刊詞

孫文

近時雜誌之作者亦夥矣。誇詞以爲美，囂聽而無所終，摘埴孛塗不獲，則反覆其詞而自惑。求其斟酌時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謂：「對症發藥」者，已不可見；而況夫孤懷宏識遠矚將來者乎？夫繕羣之道與羣俱進；而擇別取舍，惟其最宜。此羣之歷史旣與彼羣殊，則所以掖而進之階級，不無後先進止之別。由之不貳，此所以爲輿論之母也。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

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洲各國以獨立。洎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興。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爲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是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遞嬗變易，而歐美之人種胥治化焉。其他施維於小己大羣之間，而成爲故說者，皆此三者充滿發揮而旁及者耳。今日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於人爲既往之陳跡，或於我爲方來之大患，要爲繕吾羣所有事，則不可不并時而弛張之。嗟夫！所陟卑者，其所視不遠。遊五都之市，見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不稱也。又但以當前者爲至美。近時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強中國以比歐美，然而歐美強矣，其民實困。觀夫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吾國縱能媲美於歐美，猶不能免於第二次之革命，而況追逐於人已然之末軌者之終無成耶？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後發見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

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目我後也。翳我祖國，以最大之民族，聰明強力，超絕等倫，而沉夢不起，萬事墮壞；幸爲風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間，奮發振強，勵精不已，則事半功倍，良非夸嫚。惟夫一羣之中，有少數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羣而進之，使最宜之治法，適應於吾羣，吾羣之進步，適應於世界，此先知先覺之天職，而吾民報所爲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學說，其理想灌輸於人心，而化爲常識，則其去實行也近。吾於民報之出世覘之。

第五節　創體的批評

中國報紙，由不議而變成橫議，又由橫議而變成分派的黨爭，上面已大致說過一些。當時各報，最重的是論說。好的論文，固然不能說沒有，但敷衍湊數的也正不少。因爲那時論說的地位，是報紙開頭的第一批，大約須一千二百字左右，才能塡滿。做論文的人，須要在這限定字數裏做文章，就是再沒有意思，也要拉長到一千二百字；就是意思再多，也不能在一千二百字以外多添。意境上既受了這無謂的限制，做出來的文字，自然不能篇篇都好。看報的人，看慣了，也都把論說當做官樣文章，沒有人注意他了。時報的創辦人狄楚青氏，知道這樣，想要起來設法改良。所以嘗和

人說：「我的辦報，並不是要革新輿論，乃是想要革新代表輿論的報界。」乃延請陳冷爲總編輯，將論說體裁，加以改變。特另創一體，名叫批評，把聚在一處的呆板長論，改用冷雋的短文，分散於各張，不能說不是中國報紙文字改善的一個時期。時報刊例中對於這層，曾有詳細的說明，現在我就把他抄在下面吧。

（摘抄時報發刊詞中關於評論的兩條）

第三　本報論說，以周爲主。凡每日所出事實，其關於一國一羣之大問題，爲國民所當盾意者，必次論之。或著之論說，或綴以批評，務獻芻蕘，以助達識。

第十　本報特置批評一門，凡每日出現之事實，以簡短雋利之筆，評論之。使讀者雖無暇徧讀新聞，已可略知梗概；且增事實之趣味，助讀者之常識。

這種批評在當日曾轟動一時。後來文學家胡適之，也曾在他的文章中，詳細說過。現在我就把他寫在下面，以代我言。

摘錄「時報對於報界的貢獻」的一段

（見胡適十七年的回顧一文中）

第一　時報的短評，在當日是一種創體。做的人也聚精會神的大膽說話，故能引起許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讀者腦筋裏，發生有力的影響。我記得時報產生的第一年裏，有幾件大案子，一件是周有生案，一件是大鬧會審公堂案。時報對於這幾件事，都有很明決的主張。每日不但有冷的短評，有時還有幾個人簽名的短評，同時登出。這種短評，在現在已成了日時的常套了。在當時卻是一種文體的革新。用簡短的詞句，用冷雋明利的口吻，幾乎逐句分段，使讀者一目瞭然，不消費功夫去點句分段，不消費工夫去尋思考索。當日看報人的程度，還在幼稚時代，這種明快冷刻的短評，正合當時的需要。我還記得當周有生案快結束的時候，我受了時報短評的影響，痛恨上海道袁樹勳的喪失國權，曾和兩個同學，寫了一封長信去痛罵他，這也可見時報當日對於一般少年人的影響之大，這確是時報的一大貢獻。我們試看這短評，在這十七年來，逐漸變成了中國報界的公用文體，這就可見他們的用處，與他們的魔力了。

這種短評的形式，現在雖還有些地方可以看見；但是他的精神，則早已完全喪失。不信，我就把時報初創的短評抄幾則在下面，請大家細心看看！究竟和現在所稱的時評，有無分別，

不了之局　（冷）

粵漢路事，一不了之局也。股東鬥氣，互相爭執。官吏無能，徒事反覆。帳目不清，羣起口舌。爭其一指，失其肩背。於粵然，於湘亦然，於漢亦然，雖有心人，如之何哉？

冷曰：祛其私見，存其公道，清其帳目，愼其用人，速其工事，緩其口舌。常念自辦之福，勿忘爭回之難，了之不得已之下策也。

改革官制，又一不了之局也。國庫空虛，行政無費。人才困乏，舉事無人。互相傾軋，意見不睦。日事苟且，奉行不力。內官雖改而如舊，外官欲改而無方，雖有心人，如之何哉？

冷曰：闢彼邪說，持以決心。暫緩其不可能者，強迫以不可不行者。所定者簡，所改者必。了之不得已之下策也。

賑災，又一不了之局也。徐淮未已，江西又告；江西未已，安徽又告；安徽未已，雲南又告。官吏無

遠策，人民無遠見。只求目前，不顧日後。遣散而歸，食盡又出。不疏水源，不植樹木。水多則患，旱多則患。今年如此，明年如此。此省如此，彼省如此。雖有心人，如之何哉？

冷曰：既災而告如何不賑？既賑之後，當計勿災。曲突徙薪，焦頭爛額。二者並舉，了之不得已之下策也。

電車爭界，又一不了之局也。租界之外，閘北築電車矣。租界之外，西門築電車矣。滬道爭之，領事不允。上之江督，稟之外部，公使領事，推以移日。未及案定，而電軌已告成矣。電軌所至，租界隨之；租界所至，電軌又隨之；輾轉相生，地也日削。雖有心人，如之何哉？

冷曰：界限不清，侵奪以起，涓涓不塞，乃成江河。已成之局，可爭則爭，未來之源，不容不塞。細微之間，愼之於始。則肩背之失，不至一見再見矣。此了之不得已之下策也。

時評

計國用者不宜與貨爭價，今之計國用者，何與貨爭價之多也？請撥廣西溢款以賑徐淮，不許；請撥鎊餘以賑徐淮，而乃許撥廣西溢款，如價之爭讓然也。

奉天將軍之截留賑溢，步軍統領之電撥各省協費，各部紛紛向度支部之請費，如貨物之爭先捷足類也。而度支部乃磋磨焉，又磋磨焉，何其治國如市道也？（冷）

第六節　邏輯的政論

梁啓超的注重情感的流暢論文，和陳冷的注重冷峭的簡短批評，都頗受過一段時期大家歡迎。但有人還嫌他們這宗作法，不免有時流於空疏，如把前人作文成法繩起來，或者不能盡合。於是極力主張，評論須合於學理，和文章義法。他的意思，以爲報紙所評論的，都是國家大政，專以空話弄筆頭，究竟不能使人心服。民國成立後，章行嚴主持民立筆政時，曾有許多和人討論邏輯的論文，在報紙上發表。一時傾心學理的人們，爭相彷效，就此成了一種風氣。後來民立夭折，章到日本，又創甲寅月報，抱定反袁宗旨，條舉時弊，一意說理，不尙空談。在民初雜誌中，所佔地位很高。袁倒，返國，又在北平發行甲寅週刊，仍本論理的宗旨，不稍改變。先是張東蓀主持上海時事新報，也主張論理甚力。至民國十三年春間，上海新聞報曾和章行嚴訂約，請他做論文。那時論理的本色，雖然存在；但據所發表的幾篇看，頗似篇自爲謀，殊少中心政見，寓乎其中。想是報紙的地位，和

他前後所處的環境，有些不同的關係。現在我把章氏民四時，責備梁任公的論文，和民十三自責的論文，各抄一段，請大家合起來一看，當必有無窮的感想！

評梁任公　　章行嚴

（節錄民四甲寅第一卷第十號評梁任公之國體論的末一段）

右陳諸點，灼灼甚明，而世之抵排梁先生者，仍嗷嗷不已。而其說傾巧善陷，一若足以動庸衆之聽者，何也？嗚呼！如是有本有原，則梁先生入民國來，一言一動，俱不免爲政局所束縛，立論每自相出入，持態每脆鮠不甯，實有以致之然也。夫當共和立國之日，身爲輔導共和之人，而乃不恤指陳共和之非，其言又爲一時所矜重，豈有不爲人假借，遂其大欲之理？殆既見之，則又廢然。此四年間，觀其忽忽而入京，忽忽而辦報，忽忽而入閣，忽忽而解職，忽忽而倡言不作政談，忽忽而著論痛陳國體，恍若躬領大兵，不能策戰，敵東擊則東應，西擊則西應，倉皇奔命，卒乃大疲。蓋已全然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不能自動，而與夙昔固有之主張，相去蓋萬里矣。嗚呼！補苴之術，豈可久長？有謀而需，乃爲事賊。梁先生自處，有所未當，八九歸諸社會之罪惡。即

過亦爲君子之過，誰肯以小人之心度之？惟以其人於中國之治亂興衰，所關甚切，如是之舉棋不定，冥冥墮壞國家之事，不知幾許。愚誠不能不附請責備賢者之義。於排斥浮說之次貢此數言。狂悖之罪，不敢辭卸。

自由

章行嚴

（節錄民十三上海新聞報章著論文人學的末一段）

愚嘗求今日之亂源，在乎言行相悖，情貌相反。淮南此語，愚述之，而愚所犯悖反之罪，即不勝數。以大者言，愚近主農村立國，而不求於農村試行其義，己之生活方式，復無一不與所昌言者有違。妄長北京農業大學，不能以實心行實事，託詞政變，遁於海濱，遺誤青年，加害同伴。其誠又不能使彼輩共明其無狀，得早日卸去。口言業治，意構新羣。苟其能成，而如今之苟偸，不自振作，預料無愚自立之地。料其如此，仍不能改；徒利於社會之皆無人格，盜名苟活，大言欺人。嘻！愚於人字蓋已大有慚色。今以君勸之篤實輝光，奮爲人學名號之大，未可與京，愚又不禁跽而自白矣。

上面所抄兩文，不過在前後十年間，章氏思想，有這樣一些變遷罷了。至邏輯的政論，究竟是怎樣？少不了還是要抄一段章文作個例證，才能明白。

（例）評梁任公之國體論中之一段　章行嚴

在甲種國體之下，爲政治活動，在乙種反對國體之下，仍爲同樣之政治活動，不足成爲政治家之節操問題。此必於所用甲乙兩字之範圍，先求確定，而後當否可得而論。玆之甲乙，將分配之甲乙乎？抑同體之甲乙乎？分配者，同類之物，任舉其一，欲甲甲之，欲乙乙之。同體則不然，甲者某甲，乙者某乙，所代祇一，不可移也。由前，則曩舉駁者之說，誠不得謂無邏輯之基；由後，則否。以愚觀之，梁先生之意，由後而不由前，此不待甚智之夫，可以一思而得。爲之詞者，喋喋利口捷給，果胡謂也？

用此以觀所謂甲種國體，滿洲君主國體，而亦限於滿洲君主國體也。乙種反對國體，今日共和國體，而亦限於今日共和國體也。節操問題之生，乃謂由滿洲以入民國，前之曾從事於立憲運動者，是否繼續而爲同一之運動，不至有貶節喪義之嫌，不許竊取論點，施之別案也。此

其無損於節操，在尋常官僚，且猶有然；何況富有主義之政家大黨？其理章顯無待縷陳；舉其最淺者言之，君主國體爲家天下，民主國體爲公天下，自私而之公，一也。滿洲季年立憲絕望，易爲共和，而憲政確立，在理宜然，二也。苟政論之節操，緣此二義而無傷，則在同類變故之下，政情稍與其相背，則所謂節操已零落瓦解，而不可救；而況適得其反者乎？譙周馮道，生於今時，稍明政治，粗諳憲典，如此偸活苟容之事，知其猶且不爲；而況首倡民權大義，如梁先生其人者乎？是故兩事相比，往往貌近而情大乖。邏輯重倫類，而有時不可通者，此類是也。

這類論文，把法理和事實，會合在一起，切實研究，非眞有實學，而又深明中西法理的人，不能做。報紙代表輿論，他的論文理應具有這種內容，才可算是合格。不過我國教育，現在還沒有普及，一般社會的程度太幼稚，眞能了解這類論文的人們，恐怕很少。所以章派的論體，在近今報紙中，已不多見了。

第七節　墮落的時期

最近十年間，中國報紙的評論，幾乎沒有一些生氣。就形式上看，從多種評論，縮減又縮減，僅

留得一有形無神的總評。就精神上說，富有情感的論文，不多看見了；饒有雋永意味的短評，也很難看見了；祇留下些不生不死，若有若無的空話，來逐日點卯。這樣開門車式的前進，教人怎樣不說他是墮落呢？現在我且把墮落的原因和實況，再爲分說如下：

原因　中國報紙，墮落的原因，有人說由於環境的壓迫，有人說由於有言責者自己的誤會。日本人采菊詩屋主人就是主張第一說的，他曾著有中國之新聞和輿論一文，中間有一段，說得很詳細。現在我就抄下來，給大家看看。

……現在五六十家的北平市內的新聞社，在政治上，文化上，能夠把新聞的效果，給與社會的，有幾家呢？在過去的歷史，或爲民衆而和當道奮鬥，或排羣議而以公正之議論爲獅子吼，以盡爲一個民族的木鐸的義務，或在澎湃的政治思想中，或文字之革命風潮中，盡力於那個運動，有這種光榮之歷史的新聞社，有幾家呢？我們有時候從中國人方面聽着，阻礙中國新聞發達的東西，就是政變的頻仍，就是他對於僅萌芽的新聞，加以壓迫。我們以爲這個，也的確是一個有力的理由。回顧最近十年間，袁世凱對於反對帝制的民黨，和其新聞，盡力收買。不聽從的，就

封鎖新聞社，逮捕編輯人。並且制定一個不納數百元之保證金的，就不許發行新聞的法規。所以就已經從新聞上，把言論自由之權，完全剝奪了。到了安福俱樂部全盛時代，各新聞社，又得到民黨新聞社等曾經由袁氏那裏得到的壓迫，其後雖然漸得活，但是奉直戰爭的時候，又得到慘酷的武力的壓迫。因爲這樣，所以操觚者的多數，漸次的就盡力去作那藏其筆鋒，隱其言論，避去當路者之忌諱的勾當。一方面又只知道附權貴，藉飽私囊了。中國新聞之腐敗，實在就是從此開始的。以現在的情況總括起來，他們在每次政變的時候，並不打算爲政府表示正當的南鍼，爲民衆們倡導正當的輿論，只是對於各個人物的出現，各個事件之發生，去阿附他，利用他，以圖自己的私利罷了。於此，新聞的腐敗，實在可以視爲達於絕頂了。……

主張第二說的，如吳天生君所著的中國之新聞學一文，他的第一段中，就說得很明白，一併代爲介紹如下：

……我國國人對於新聞學，既鮮習聞。因是對於新聞紙之認識，常不免錯誤之見解。（一）誤認報紙爲無聊文人游戲三昧之舞文弄墨之場。故凡八股式之老學究，黑幕體之小說家，盡可

搖筆而充新聞記者。即在今日暢行之報紙上，亦常有見用八股之文調，論嶄新之時事。（二）誤認報紙為個人之武器。有一張報，大有勝提十萬師之概。（三）誤認報紙可以為一黨一人之機關，移辦黨之方法，以辦新聞事業。此皆未識新聞事業之正鵠，抱定別種目的而經營新聞事業者也。其亦有忠心事業，真欲代表輿論者。然又（四）誤認記者為個人之主張，即足以代表一般之主張；少數之輿論，即視為全體之輿論。

因此諸誤點，遂有以下之缺憾（一）中國報紙，議論與事實不相分離，好逞不衷之事實，不着邊際之空論。復不知注意新聞之採訪，軼乘體，小說體之材料，為今日各報最感興趣之新聞。（二）中國報紙；一方面雖受政府之壓迫箝制，而不能得言論之自由；一方面卻具有無上之威權，可以任意污衊人之名譽，攻擊人之私德，以徇挾嫌報怨之私，而毫無所顧忌。（三）主觀之議論多，客觀之議論少。又常以主觀之主張，武斷客觀之輿論；以主觀之見解，混淆客觀之事實。外國報紙，無論在評論中，新聞中，「余」之一字，最所忌用；不得已而須涉及記者自身之時，亦必用第三者之地位。中國報紙，則適相反。無論評論，或新聞中，無在不有個性之存在。評論多以命令

式，諧誡式出之。編輯新聞，亦必以記者所戴之眼鏡，加之一切讀者眼睛之上。（四）因少數人之利益，甚至個人之利，而抹煞多數人甚至一般人之利益。（五）至於中國報紙，因經濟鮮能獨立，不得不與某一方面發生某種關係，以致喪失主張公道之勇氣，尤爲過渡期中，不可免之現象。（六）因以上諸端之影響，遂致中國缺少眞正之輿論。此無他，由於代表輿論者，故意或無意未嘗用正確之方法，以代表出之也。

但據我潛心觀察，中國報紙的墮落，除上述兩理由外，還有一最大的根本原因，就是報紙營業化。辦報是爲公衆服務，評論是代公衆說話，和普通集股款開公司，買賣貨物，是不相同的。所以報館可封，記者可以入獄論罪，而一天尙有報紙可印，便不能不說公衆所要說的話。例如民呼報殤而民吁報起而繼之；民吁報封，而民立報又接踵而興，直到滿淸推翻，民國成立，而鼓吹民族革命的評論，未嘗有一天停止，這才是報紙眞正的精神。那時辦報的人，有宗旨，有胆識，有敢於犧牲的決心，自始至終沒有把報紙當作一件貨物看待，所以能得到最後的成功。如其一心一意，專在靠報紙來賺錢，報館一封閉，便算公司破了產，官廳一拿人，便算是大老板宣布了死刑；那末，報紙

上的評論，必定先要慮到自身的危害，然後能夠下筆了。換一句話說，就是和報館不利的話，雖於公衆有一百二十分的利益，也一個字不敢說了。如其和報館或報館中人有好處的，雖於公衆有萬刼不復的危機，也少不了昧着良心嘗試一下了。我們想想本來應該爲公說話的評論，而弄到好惡和公衆相反，還能成其爲報嗎？但是他的病根也不過在要靠報紙來賺錢，所以說得好聽一些，才叫他作報紙營業化。辦報的人，既有營業化的弱點，惡劣的環境乘之，便有種種利誘威嚇的事情，相逼而來。弄到後來，報館越退讓，環境越逼迫，遂成了現在一句有價值的話都不敢說的報紙。唉！「營業化」三字，眞是報紙精神上一個制命傷。而現在一般報業聞人，都還蒙着被頭，大做其營業的好夢，要想報紙不墮落，要想評論有起色，不知究在何時了？

實況　報紙墮落的實況，現在已是有口皆碑，有目共賞的事實。在我前面，作爲文章，公然宣布的，已所在多有。今特爲讀我書者，介紹一二如下：

一是就上海各報說的，作者是我的朋友胡仲持君。他這文章，是「上海的新聞界」中的一段，我就把他抄在下面吧。

……上海報界之一般地位，在上面已經說過了。在這裏就把各報的內容，分別的談談看。所謂時評，社評，或是評論，是代表一報的主張和態度的，是新聞紙重要的部分，這是各報都有的。新聞報的新評，大都揣摩一般商人的心理而說的，歸納起來，不外乎祈求和平和勸告軍閥，這幾個老套。至於精實的評斷，奇拔的見解，在該報的新評中，是不容易發見的。這也許是由於過分避免偏與黨的緣故吧。（該報在廣告上，曾揭有「不偏不黨」的宗旨。）申報的時評，往往是無時間性的，有人說過他的時評，隔兩三年還可以應用。那些有時間性的，簡直都是無意義可言。他所說的，都是不說也明白的話。例如八月六日，南方戰事一評，其警句爲「今者南方戰事已在肉搏之期，其關鍵在人爲吳之力量如何？在地爲武昌之防禦如何？……」此種論法，何以異於人不能呼吸，卽死？這類的話呢，我想他的文體可以名之爲「新八股體。」對於讀者，不但無益而且有害。時報的時評，大致差不多。新申報近來攻擊赤化，可謂極其能事。但我一讀該報的社評，卻愈覺外報反赤的評論，做得巧妙了。商報陳畏壘君和時事新報潘公弼君的評論，比較的有一種明確的主張，深切的意思。商報的銷路，恐怕大半還是那篇評論所維繫的吧。至於

民國日報和神州日報，有時倒也有幾篇過得去的評論。……

一是就全國新聞界說的。作者是羅志希君，題目是今日中國之新聞界。說到評論的，祇其中的一段。文中所說，係取概舉式，和前篇列舉的，微有不同。然參互相看，更可知道當時評論的眞象。因幷錄如下：

……還有一件事，也是因爲新聞記者缺乏常識所發生。就是各報無精確的評論。我天天看報，覺得一切評論，都是不痛不癢的調頭。大約可分三派：一種是道學派，一種是詼諧派，一種是莫明其妙派。除了這三種以外，欲求一精確獨到，痛快淋漓的評論，眞是百不一覩。莫明其妙派，不但看報的人看了莫明其妙；就是記者寫的時候，恐怕連自己也莫明其妙，這派可以不必說了。至於那種道學派的評論，天天祇曉得提出一個「誠」字，或是一個「決」字或是箴某某人，或是勗某某官等字樣，來做題目。滿口所說的，都是人譜，格言聯璧，五種遺規幾部書裏的話。自命爲道氣古風，訓勵末俗的人物，遇着此種材料缺乏的時候，就搜出三四十年前論楊月樓案一類的筆記，出來充數，以示維持風化。我以爲這派人如果不怕政府社會都忘了格言，那就把人

譜等書，印在報上，卻也痛快，何必今天背一節，明天背一章呢？如新聞記者，見到了政府社會，有不誠不決的事，那就明明白白說出來好了，何必隔鞾搔癢，令人難過呢？詼諧派的評論，雖是報的另一法門，爲英國斯婁夫特 Swift 一派所用過的。但是也有兩種流弊：一是太詼諧多了，看的人徒發一笑，就是重要問題，也不把他當作正經事看待。一是詼諧的時候，往往令人眞意不明。所以我盼望做這類評語的記者先生，也要稍爲留意一點。總之，報紙上的評論，不是僅爲規勸政府而設的，是爲普告社會而設的；不是爲受高等教育之人而設的，是爲一般人民而設的。所以總須就事論事，莊諧並出，以「明白精確，獨具眼光」八個字爲主，不關痛癢，人云亦云，的話，日後以少說爲是。……

上面兩篇，所說的評論狀況，大約都爲民十四五左右的情形。和現在比較，已有一些不大相同。例如新申報神州日報商報等，在今日的上海報界中，都已成爲歷史上的名詞了。申報新聞報現在的社評，也不盡如胡君所說的那樣態度了。又羅君所舉的三派，在邊遠的省份的報紙，現今容或尙有存留，若京滬平津等通都大邑的報紙，對於時局，不時也有言論發表。就表面說，最近二

三年來，中國報界的墮落，已不如民十六七等年之甚。不過說他已不墮落，尙還不能。因爲報界最大的使命，是代民衆說話，有害於吾民的，要用全副力量，去口誅筆伐，使他們知道衆怒的難犯，民岩的可畏，才可以算是能盡報紙的天職。試問今日的報紙，對於國家根本大計，敢作澈底的批評的，能有幾家？對於黨爭或政爭，能以第三者的身分，作眞正的公平判斷的，又有幾家？民貧賦重，盜賊如毛，內憂外患，相逼無已，吾國號稱共和，而吾民日處於欲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境地，眞正老百姓想要說而不能說的話，不知道多少，而能夠代他們很忠實的，一一宣布出來的報紙，又有幾家？遠的且不要說，卽如淸末民初的報紙，他們的氣魄是怎樣？他們的胆識是怎樣？現今報紙的評論，和他們比較起來，又是怎樣？多過了二十多年，而成績反不如先我而去者的遠甚，平心而論，這豈不是墮落？所以我望中國現在的報界，要趕緊覺悟，要趕緊眞正的覺悟！庶幾「墮落」二字的頭銜，可有免去的一天。

第八節　今後的趨勢

現在各報的評論，較墮落最甚時，誠然好了一些。但是根本上，仍舊未能盡滿人意。不過改進

的機已動，報紙革命的呼聲，已「甚囂塵上」。將來所變的，或好，或歹，雖不能知；而總非常常守了這墮落的狀況，而一步不移，這卻可以斷定。照我個人推測，大約有下列幾點的趨勢：

（一）就形式說，將來總必趨於新的一方面。無論所謂桐城派的古文，舊八股新八股的濫調，不能再現於二十世紀的評論欄內；就是章太炎的古香古色，章行嚴的邏輯高論，以及一切章法筆法句法字法等，容易束縛心靈的桎梏，都要一一打破，不使他再來纏繞二十世紀新少年的筆端。就現今的事，說現今的話，不要意思已完，勉強拉奏些字來充數；也不要意思還未說完，因爲字數已多，便就任意截住。有甚麼說甚麼；要說甚麼，便說甚麼。絕對不加一些無謂的裝點。這是就變得好的一邊說的。例如上海的時事新報天津的大公報北平的晨報京報，南京的中央日報以及各地黨辦的民國日報等，有時都好像有這樣的趨向。就是向主保守的上海申報，新聞報，近來對於評論的態度，也和從前有些不同了。我想報紙文字，眞正澈底革新，將來事實上，總有可能的一日。但是如其變得不好，古文派的遺毒，既未洗淨；拜外的劣根性，又已習成第二天性，非驢非馬，欲罷不能，僅僅數行文字，便已西洋句法，矮國語調，紛然雜陳。其結果，將使讀一篇新體論文，比

讀一篇無上的天書，尤爲困難。這宗惡化的情形，年來新文藝的譯叢中，不時已有發現。評論方在革新，倘不早爲防範，其流弊恐也不能免此。

（二）就精神上說，將來全國各報總必趨於團結的一途。年來報紙評論的退化，誠然，是環境的束縛太甚，各方取締監視的太多的原故。我知道做評論的人，精神的痛苦，比一般看報的人，尤爲深切。雖然，退化究竟是事實，作評論的人，究竟不能不負相當的責任。不過一報的作評論的人，即充乎其量，至於一報社的全體，想要起來和環境相奮鬥，那是很不容易的。要想囘復評論的眞精神，少不了要把全國各報紙的評論記者，一同團結起來，和壓迫我的勢力相奮鬥。不但評論記者，全國各報社的全體，都要團結起來，站在一條綫上，才能有實在的用處。就力的公例言，兩力相等則不動，一力大，一力小，那末，大的追過去，小的必退下來。一個評論記者，和各方勢力比，固然記者的力量小；要是合全國記者，和某一方勢力比，記者力量，卻又不小了。所以祇怕各報不能聯合一氣，祇怕各報的評論記者，不能一齊對準壓迫者發言；如其能夠，就是失敗，也是榮譽的；而況最後結果，一定可以大功告成。我們應該還記得，春秋時，齊崔子弑其君的故事，當那時候，齊太

史就寫了「崔子弒其君」幾個字記在簡册裏。崔子恨極，把他殺了。第二個太史又去記。崔子又把他殺了。第三個太史看不過，仍舊上去記，崔子到這時候，知道太史是殺不退的，也就封了刀，不敢再殺了。可是那時南史氏，聽說朝裏殺了二個太史，恐怕第三個再殺了，沒有人記，他就拿着筆，趕緊跑到朝裏去，後來知道已經記了，才算罷休。唉！我們幾千年前專制君主國家的太史，尚還有這樣敢說話，不怕死的眞精神。現在已經是民國了，各報的評論先生們，天天咨嗟太息的說：怎樣如此壓迫？怎樣如此箝制？但是起來看看，眞正像齊太史那樣被殺而死的，卻也不見有多少在那裏。咳！說到齊太史的故事，怎不教現在的評論先生們羞愧要死！所以我說：要回復評論的眞精神，非全國各報一齊團結起來，和社會的惡勢力奮鬥不可。

（三）就組織上說，今後全國各報，都應該有評論專部的設備。中國報紙評論，向由總撰述一人作。人非萬能，總難免有千慮一失之虞。或有由三五人分作的，又每覺得意見或有衝突，前後主張不能趨於一致。這是就人一方面說，不設專部，便覺有這些流弊。再就事理論，評論不是個人發表意見的文章，也不是報紙中一種裝點場面的空話；是全報社對於社會中某一問題的主

張，由一人爲之筆述的。要是沒有這樣一類人，聚成一部，共同研究，共同討論，所做成的評論，便祇能代表作文的這一個人，不能代表全報社，更說不到代表輿論了。美洲諸大報，評論部和編輯部是平列的。評論記者，都是各種科學的專門學者。國家社會一有大事發生，評論部便召集會議，對於這事作精細的探討；討得一結果，就推一專長這門科學的記者，本大衆所決定的宗旨，一一寫出。最後由評論部長，或總主筆核閱，沒有錯誤，然後才算這評論製作完成。本來報紙的言論，是代表輿論的。專憑一二人的主觀見解來評論，於公理，於辦報的原則，都是不合的。今後中國報紙的趨勢，應仿照美洲各大報館，把評論另劃爲一部。一方面可以使做評論的人，少受一些強不知以爲知的痛苦；一方面可使國家社會，對於評論，更加重視。就現在上海各報論，除時報沒有評論外，時事新報的社評，早已由多人分担，實具有可設專部的雛形。較舊的申報新聞報，新開的晨報民報，最近的社評，作者都不專屬一人。將來逐漸擴充起來，同向專部一方面走，也是意料中事。因爲大勢所趨，決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抵抗。雖說有資本的大報，凡事不願輕於更張；然而世界潮流所在，恐怕也不能不隨之而轉移吧。

第四章　評論記者應有的條件

第一節　一般的主張

要怎樣才可作一評論記者？這問題已有許多人討論過。我且先把前人說過的，簡單報告一下，然後再說我所認爲必不可少的條件。

（一）邵飄萍的主張（見邵著新聞學總論第六節。）

凡爲新聞記者，無論其所司之職，或係外交，或編稿件，或任批評，第一要在精神之充滿。且將各種問題，時時縈繞於腦府，警戒不怠，惟恐其逃逸；復時時剖析分明，恐其理解疏漏。故精神方面之訓練不成熟者，決不足以充新聞記者。所謂精神方面之訓練，可分爲知識與德性兩大部份。新聞記者之知識，除關於新聞學之研究外，如政治，經濟，法律，社會學，及其他科學等，平時必有數種專門之特長。各國之語言文字，尤爲諸種學科以外，必不可少之練習。要之，知識方面，爲新

聞記者所當特異於常人者，卽須具有最普通，最豐富之高等的常識是也。……新聞記者應具之德性，與一般人並無大異。其第一重要者，曰人格之尊嚴與獨立。……蓋新聞記者之地位，操輿論之柄，握是非褒貶之權；充其範圍，足以左右全國，驚動世界。近世各國之怪傑，如拿破崙俾士麥等，莫不思設法以利用之。因是政治上，社會上，日夜攻擊，牽引，包圍，誘惑於其旁者，殆可謂與其人之資格，聲望爲比例，而無所不有。世界自有新聞紙以來，記者之中途陷溺墮落於若輩之手者，殆不知若干人矣。苟欲永久立於言論權威之地位，第一當時時戰勝此類難關，而以重重鐵甲保護其人格。

（二）白鵬飛的主張（見白著「我對於新聞記者之希望」一文內）

新聞記者雖爲一種職業，然其神聖微妙之任務，則實超越於任何職業之上。以言啓迪愚蒙，開發民智，則有如教師；以言發奸摘伏，掊擊國賊，則有如判官；以言發揚民意，善導思潮，則有如產婆；以言救濟時弊，防止害毒，則有如醫士；以言涵育民德，助長民權，則有如奶姆；以言代表輿論，議論國事，則有如議員；以言抵禦外侮，維持和平，則有如兵士；以言懷鉛握槧，汲汲窮年，則有如

勞工。蓋兼其他職業之所不能兼，而任他人之所不能任。故爲新聞記者，非才識兼優，學德並茂，則不能勝任愉快而完成報紙之天職。

（三）大名君的主張（見大名君所著「新聞述輯概要」一文之第二節內）

論說欲使讀者歡迎，印入腦海，必須有銳敏之眼光，警闢之思想。凡於事之利害，得失，是非，美惡，均能燭照數計，言之有物，確切不移。不但使讀者醒目動心，精神振奮，即國家社會之趨向，亦以其言爲轉移。論說記者，其所負之責任，有如此者。

（四）孫幾伊的主張（見孫著「社論的做法」一文內）

劉子元以爲作史要有才、學、識三個要件；我以爲作時事評論，也要有這三個要件。但是才學識的內容，和劉氏原意，或許不同，要加入新意義了。……在一篇評論中間，能夠說得動聽，這便是才。才字固然有大部份仗着天賦，然而多讀，多作，多思考，亦未始不可用人力來增進的。……有許多人說，時事評論，和自然科學，沒有多大關係；我可以乾脆的說，不然。……簡單說：這個學字，不是要「精，」是要「博，」再換一句話說：是要常識豐富。……章實齋說：「擊以爲識也。」這

話是錯的，任你俊才博學，如沒有識字，便不配當新聞記者。……大抵這個識字，從平日多留心，臨時下純客觀的觀察得來。……

評論家應具之條件，曰精深之學問，曰豐富之知識，曰敏銳之眼光，曰愼密之心思，曰熱烈之情感，曰冷靜之頭腦，曰優美之文筆。具斯七者，不患不爲有名之評論家矣。

（五）黃天鵬的主張（見黃著「新聞文學概論」第九二頁引一士先生論）

論說之製作，與其巧而遲，無甯拙而速。千字之論說，大抵以一二小時內脫稿爲常例。倘一重大問題突發，則往往於原稿截止之半小時前起草，斯際論說記者之構思，須亟迅疾，不但擱筆後無返讀之餘裕，急不待時，且逐行逐段，付諸手民，而一篇之首尾，尙不可不使之貫串。若夫學究派之作文，低吟暗詠，徘徊耽思，於一日二日，始成一製者，則無濟於事矣。

（六）任白濤的主張（見任著「應用新聞學」第七五頁）

第二節　歸納的結果

綜觀上列六人所論，歸納起來，可以德、智、才、識，學五字包舉淨盡。原來邵說在智德二字，白說

在才、識、學、德四字，大名氏說在一識字，孫說在才、學、識三字的改良，黃所舉七件，一爲學，二爲智，三爲識，四五六均在德的範圍，七爲才。任說祇一速字，也在才字範圍中。照這樣說，德、智、才、識、學五字，便可算是評論記者必須具有的條件了。但是以我個人意見，還要把這五字的範圍，規定一下，才能教人容易實行。我想德的界說，應包括言行在內。就是說，評論記者自己的行爲，要常常保存其高尙的人格；同時所發表的言論，對於社會國家的公德，個人的私德，都應特別加以注意。雖有時鋤奸伐惡，不能不有相當的論斷；但仍須守定「待小人不惡而嚴」的方鍼，才不至失了學者的態度。智字也包括有兩層意思，就是古人所說：「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的意思。再說明白一些，就是天天要讀書閱報，在社會中一舉一動，都要自己留心考驗，什麼事件，是我曾經閱歷過的？那個道理，是我方經覺察的？這樣行久了，本來聰明的，必可更加聰明；就是資質稍差一些，也可漸漸的聰明起來。所謂「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就是這個道理。才字有天生人爲的不同，生來即有大才的人，一件事到手，自然不覺得爲難；一文章做成，自然有許多地方，使人爲之傾倒。要是中下的人才，便不能這樣爽快了。但是也可以看看人家辦事，爲

什麼那樣容易成功？人家的文章，為什麼能夠那樣動人？看不懂，便去問；問明白，便把這個道理，存儲在胸中。時候過久了，存儲的道理多了，自然可變成有才的人了。所以這個條件，是說有才的人，要善用他的才；無才的人，要下功夫，養成他的才。識是由閱歷而來的，閱是看見的情形，歷是經過的事件。要鍛鍊一個人的見識，除幾種關於識的基本科學，如普通常識，及論理、心理、社會、倫理等項，須早為預備外。便應把自己所看見所經過的，一切事務，常常拿來比較，處處加以推論。久而久之，便覺得人世一切事情，隱隱中都有天然的公例，可以供人運用。這就是所謂「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的意思。這個條件，就是說，要作評論記者，須先自己鍛鍊自己的智識，到相當的程度，然後可以不至誤事。學字的界限，誠然難以強為劃定。因為社會就是一個天然的大學，人們儘一生的能力，也是學不完的。評論記者，也是一個人，自然也要天天學，處處學，才能免於走入墮落的一途，何以這個條件，要說他的範圍？原來所說的，是在初作記者的時候，要學到如何程度，才算相當。換一句話說，就是至少要有如何學問？才配作評論記者。我想這個學字，應該解作大學畢業，而有新聞文學的專長，並熟習二種外國語，可供應用的，才算能滿題量。

第五章　評論的作法

評論文字，應具有基本條件，第一章已經說過。現在所要說的，是用什麼方法？才做得好評論。古人云：「文無定法，」況評論有時效的關係，怎樣能拿一成不變的方法，來拘束他呢？所以我這裏所說的法，是我看人家所做的評論中間，含有這些方法，初學的人可以依着這方法去研究，去練習；等到學成以後，便就「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論什麼方法，都可不必注意了。

第一節　作評論的準備

（一）題材的選擇　新聞的原素，以新，確，普偏爲主，評論題目，也是要注意這三項。因爲事情一陳舊，時效已失，社會中已無人念及，縱有好文章，也不能爲人所重視了。評論的對象是事實，空虛的理論，固然沒有用處；而事實偶然錯誤，也可使所作的評論，全篇無一是處。至於新確兩點，均已完備，或事實所關係的方面少，也不能選作評論的題目。因爲關心的人不多，事的本身已失

了評論的價値，隨便作去，便是浪費筆墨。這是作評論的人，首應明白的一點。

（二）題目的撰法　新聞重標題，評論也要題目作得好，才能動人。怎麼叫做好？就是要把評論中最重要之點，完全揭出，放在題目以內。使看報的人，一看題目，便就被他吸引住了，非把這篇評論看完，不能罷休，這才算是題目作得好。如其籠統含糊，教人看了題目，還不知他要說些甚麼，那就完全失掉題目的效用了。

（三）全局的規畫　作文須要有章法，前路應如何佈置？中間應如何發揮？後路應如何補充？必在未下筆以前，規畫停當，然後所作成的文，不至有配搭不勻，前後衝突或重複等弊發生。評論也是一樣，而且以時間的關係，不能和尋常作文一樣從容，所以腹稿尤爲不可少的準備。

（四）禁例的須知　評論是社會中公開的作品，對於國家政治人心風俗等，都有極大的影響。所以在下筆時，須先自己警戒道：凡是妨害公安的言論，妨害私人名譽的言論，妨害社會風化的言論，都是法律所不許的。能常常記在心中，那些一味謾罵，不負責任的空論，自然不會寫出來了。又有一事可以說，而在法律上，或道德上，有所限制的；作評論的人，也不可不知道一二。例如

訴訟評論，須在斷案以後；文藝評論，祇能批評文藝，不能評到作此文藝的人，其他可以類推。

第二節　作評論的方法

（一）提供問題法　甚麼叫提供問題？就是把多數人還未盡知的問題，揭出來，提嘶警覺，並爲討論他的關係和影響，使羣衆注意他。至於將來問題的結論，就讓羣衆去做，不必再煩記者著論了。

（例）市土地問題（節錄）　劉廼誠

（全文見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武漢日報星期專論）

……我們要解決土地問題，首先要了解土地問題，要想了解土地問題，首須（一）調查全市土地狀況，調查公私地產房屋，澈底分別公私，解決公私間及私人間地產房屋糾紛，以定產權。以調查言，政府一方要派員實地調查，一方又須通令人民繳驗契約，但調查所得消息，非必準確，契紙亦未必可靠，有時尚須召問中證，並須派員丈量。凡此種種，南京市土地局曾按步辦理，並行有實效，這是他市所應效法的；但辦事程序上亦顯著缺點，也是他市所須避

免的，我們可以分別的討論。

政府在舉行調查之前，首須遴選適當人才，並應擬定固定計畫。政府須聘用充分的調查和測量人員以調查和丈量公私地產；委用有經驗的辦事人員，以查驗契紙；任用精巧的繪圖人員，以繪製藍圖。必調查驗契丈量各項人才選任妥當，各人派有專責，並能相輔而行，辦事始能敏捷。當然，各地所需各項專門人員之比例數目，最初頗難配置適當，但至進行相當時期以後，實亦不難推想得之。這是我們所須注意的第一點。

在開始調查之前，首須（二）劃定區域，依次執行；不可凌亂辦理，以致紊亂秩序，並致產生積壓現象。例如首都前次辦理土地登記的時候，將全市所分區域過大，人民所繳契紙，甚有積壓一二年之久，手續尚未辦理清訖者；其中雖或有特殊情形，非短期所能解決者；但首都人士對於所辦登記手續，莫不嫌其過形緩滯，自係事實。因此，我們主張本市如果辦理全市土地登記事宜，應將全市劃分為多數小區域，在各個區域內應舉辦之登記調查和丈量各種手續，預計當可於一二月內辦理完竣，至多不能超過三月，即或發生最繁難之問題，至遲

亦須於半年內了結之。其有聲請買賣和建築者，尤應提前辦理，以免影響營業。

在吾國（三）土地移轉方面，手續至稱繁複。凡曾買賣地產房產者，類能言之。吾國房地產業買賣多由中證說合，除中用筆資例由買賣業主分別擔任外，（約及全價百分之五，）其中尙多非必要之糜費，加重買賣雙方之負擔，此類積弊至深，政治已上軌道之國家似應加以革除。吾人主張今後各縣市房地產業之移轉，先在整理土地機關申請，由買賣雙方直接議價再由公共機關擔任中證，藉以杜絕中飽。不過，這種辦法雖有實施之價值，亦有發生最大弊端之可能，土地若由公共機關主持，則有爲其壟斷之危險，是不可忽視的。

調查以後，必須繼之以（四）登記，登記時整理土地機關通常尙須徵收（1）登記費，財產上無移轉形態，登記費應極形低微，藉以鼓勵人民登記。關於房地產業轉移方面，承買人向須繳納（2）稅契費。此類成額各地不一，首都徵六釐，武漢則收九釐，高出三分之一，似嫌過重。吾人主張減低成額，採行首都徵收六釐之規定，因九釐成額過重，在產業移轉方面，予中下階級以過量之負擔，又稅額過高，則買主賣主可以會同虛報，使契價與時值懸殊過甚，公

家甚至感受較大之損失。並且各地征收成額不同，而虛報者與實報者所納稅金亦復大相歧異，是爲大不公平之事實。

現今吾國各市政府大抵徵收房捐。房捐且爲市政府主要收入之一，最近又有主張徵收（五）土地稅者。根據經濟學家之言論，房捐可以轉移，換言之，房捐不論由業主繳納，或由住戶繳納，結果仍由住戶擔負，因業主可以加租，而將租稅負擔轉移於住戶。以一般情形言，住戶之經濟能力比較薄弱，故房捐不能過重。土地稅既由地主所負擔，地主之經濟能力較大，稍重固無妨害。不過，上述理論，多係根據歐美各國之土地和經濟狀況，能否絕對適用於吾國，尙爲問題。在吾國內地城市中，大地主雖不乏其人，其數量究不甚多，除少數商務繁盛之街道以外，土地大抵分屬於多數小住戶，住戶本身卽爲房主和地主，小地主之經濟能力亦屬有限，未可苛徵。我們認爲土地稅如須舉辦，（1）首須規定最低限度納稅能力之水準，使無力繳納者不致增加負擔。（2）對於有擔負能力之人民，亦不可加苛徵，因吾國中產階級之經濟能力極微弱，小住戶如係小地主，其房地均須納稅，其負擔可稱繁苛矣。因此吾人

認爲在國內一般城市中，（3）土地稅宜徵及大地主，至於置有何種數量土地，始能稱爲大地主，則須根據各地特殊情形，作精密的研究，未可籠統言之。（4）爲使土地稅確由地主擔負起見，各市政府均須頒佈限制租稅的規程，使地主不得任意增高租價以轉移土地稅之負擔。

在改建都市時，必須（六）改建並放寬街道，改建街道，則須籌計建築經費。吾國一般市政府，大抵無力擔負特殊之支出，通常採由住戶攤派之辦法，（一）攤費問題因之而生。我們認爲政府於實行攤費時，應注意下列數種原則：（A）擬定攤費成額時，宜極審愼，若不斟酌各種情形，完全根據所佔街面而攤費，固不公平；即使根據受益之多寡與損失之大小，而擬定應攤之成數，亦爲極困難之事實，難使各方滿意，因受益者實不僅住戶一方。（二）築路費用若完全取之於攤派，有時斷非少數住戶所可擔負。在偏僻區域，住戶原不甚多，若更爲公共機關之所在，攤費更形困難。（三）攤費之數量不能根據虛僞的報告，亦不能根據假定的計算，應以受益之程度爲標準。不過，吾人對於受益之程度，很難作準確的計算，這是不

可否認的。我們認爲改建街道之所費，應由租稅所得支付之。即爲判別受益起見，亦祇能向住戶徵取一部份建築費，大部份仍應由公家籌措之。因街道建築良好，全部市民皆受其福，公益與私益固極難判斷也。

一市改建街道，常須征用私產。爲公益而征私產，在道義上本無不可，但須予以相當的（B）賠償，這就是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當然，政府征用私產時，市民所受損失之程度不一；其係全部犧牲者，本應照價賠償，方爲公允，若因公帑支絀，不能全數賠償，至少應予以一部份公地，使有建築基地。其僅損失一部份者，無礙於建築和營業，實無損失可言，自無賠償之必要。其原居街後，因拆屋而突出街面者，土地價值因而增高數倍，對於此類不勞而獲之地產，則應按其受益之程度，而攤派其所應納之經費……

（二）推論未來法　報紙的價值，全重在新；故報紙評論，也要力求其新。若是昨天的事，今天才來評論，便已不免有失時落伍之譏。若是明天的事，今天就作成評論，來相推測，那就可算有價值了。但是所推測的，要能準，才能引起羣衆的敬仰。孫幾伊曾有一文，論到此事，（註一）不妨一

併寫在下面。

（註一）見孫著「社論的作法」一文內。

民國三四年間，歐戰初開，有許多震驚德人的科學智識，軍國精神，所以下這樣的斷定，同時我做一篇文章（登中華雜誌）論青島問題，力言德人必敗，中國從復仇主義言，應當單獨收回膠澳，從本國利害言，至少應參加英日聯軍，共同收回膠澳。我在這篇文章中，斷定德人必敗，只是從國際形勢上下的斷語。原來德前相俾斯麥專以外交政策對法，及威廉二世即位，麥旋去職，政策因而一變，法外長狄開司即以外交政策對德，迄歐戰初開，德早已成爲孤立的國家，所以我斷定他必敗。

我們看了這一段文，知道事前推論，也要個人平素的學識豐富，才能不致錯誤。決非信口開河，便可自詡預知的。今再舉一例如下。

（例）章爾斯氏之未來論

（二十年八月三日北平京報評壇所引）

西洋史中，吾人最愛英人韋爾斯氏之世界史綱，其言十分透澈。今試舉一段如下：「隱藏中未來，將使人驚異乎？抑將使人失望乎？殆難預言。在世界國家發軔之先，人類歷史中，或且尚須敍述意外之章節。其競爭之充溢，及其時間之長久，或將與諸大強國發展其角逐之陳迹相同，或係經濟上劇烈之競爭，種族與種族相搏，階級與階級之鬥爭，或者私人企業，因未嘗經過極悲慘之革命，故茫然於服務之教訓，而激成沒收財產之舉動。世界中，或將產生一種浮薄社會主義之政府。諸如此類，皆為吾人所不得而知，且不得而言者，凡此皆無謂之災也，然或終不可免。人類歷史，已日趨於教育與災害兩者競爭之一途，基督教統一世界之努力，與夫機械革命，對於統一世界之影響，均為災害所戰敗。——至少已成就此次之大戰，而此次災害之所縕蓄者，尚有若干，吾人不能言之也。或者新虛偽，尚將有發生，行無義之惡計，以箝制人類，終經數世之悲苦殘殺，而後瓦解焉，亦未不可也、

惟是世運固有通塞，而世界則常在進步中。吾人在本書中，敍述舊石器時代人類時，曾引斯密描寫五萬年前，最高生活狀況之文字，蓋一種禽獸生活也。吾人又嘗述及一萬五千年前，

以人類爲犧牲時之聚會。此種景象，在現在文明讀者視之，已爲難以置信之殘忍行爲矣。然而五百年前，阿茲特克大帝國，尙深信人類惟流血方能生存。墨西哥境內之人，每年因作犧牲而慘死者，數以百計。其身軀屈伏於犧牲罍石上，有如弓形，乃用黑曜石刃剖其腹，其人氣尙未絕，祭師竟挖出其跳躍之心臟焉。此種時期，或且不久告終矣。吾人縱對於國家之神，亦將不再挖出人心以供奉之矣。韋爾斯此言，可謂十分瞭解。醞釀之未來，除驚異與失望外，固無第三條路也。

（三）引證發揮法　對於題之重心處，善評論的人，必用全副精神去發揮他。但僅就本文着想，必致爲題束縛，思想一些不能發展。若就與題有關之各方面的事實搜出引證，以作本題有力之材料，那就使得本題更加有聲有色了。

（例一）大赦政治犯（節錄）

（全文見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北平晨報社論）

赦非常道也。昔人有言曰：「赦者小人之幸，而君子之不幸。」誠以大赦足以使刑賞不明，啓

小人僥倖爲非之心，固不得濫用也。中國歷代，國有大慶典，輒行大赦，一爲普降恩澤之意，一亦爲咸與維新之意也。然向亦分別情形辦理，不能一律赦釋也。卽清代而言，有恩赦，恩旨，之別。恩赦，死罪以下俱免；恩旨，則死罪以下遞減。恩赦，詔書下後，刑部檢查成案，分別准免不准免，開單奏定。恩旨，則詔書下後，刑部分別准減不准減，開單奏定。且也謀反，大逆，逆倫，蠱毒等罪不赦。是知赦者，政治之權宜，而不容濫用者也。

今試略論刑罰之義，蓋有四焉：一曰報復之義，二曰禁止之義，三曰滌蕩之義，四曰糾正遷善之義。報復者，人爲惡，則加之懲罰以報之。禁止者，加之罰，以禁阻其再爲惡也。滌蕩者，爲惡之人，心靈汚濁，加之罰，以滌蕩其心也。糾正遷善者，加之罰，以使其凜然於前此之惡，而去非就善也。報復之義，爲原始之觀念，而非至高之意義。滌蕩之義，則偏重宗教心靈之說。今世所宗者，禁止之義，與糾正遷善之義也。故新法學對於有悔過遷善之傾向之人犯，有「假釋放」之律；亦所以寬既往而勉人自新也。赦典之義亦然，宥既往而許人以自新也。雖然，不可數用，數用則啓僥倖爲非之心；不可濫用，濫用則惡者橫行而良者受其害。故識治國之大體者，不

敢常赦濫赦以市惠而害國殃民也。

此特就尋常罪犯之赦釋而言也。今論政治犯之赦釋，則當先論政治犯之意義。在今日民主政體之下，政權屬於全民，執政權者，特全民之代表受委託而服務者也。是則全國成年之合法公民，均有議政參政之權利義務也。所謂政治犯者，特其議政參政之言行超越常軌，因而觸犯刑章耳。是則所謂政治犯者，就理論而言，非惟異於其他人犯之作奸犯科，獨犯刑章，抑且爲意志堅強，智識充足，而情緒熱烈之人，既非泄泄沓沓鄉原之徒，尤非寡廉鮮恥鑽營奔進之輩，固亦非好亂成性犯上作亂之人也。特以其思想見解不同，或環境需要不同，故其政治主張方法，與現政權不合；又因其性情或稍激昂，故其言行或有軼越常軌之處，是則就理論而言，凡眞正之政治犯，皆國中優秀人士，惟其主張堅強，性情激昂，言行超越常軌耳。

今試論懲罰拘禁政治犯之意義，果何在乎？果爲報復主義乎？則但非殘暴無道之政權，決不若是之卑劣也。果爲滌蕩主義乎？則政治犯非尋常人犯之作奸犯科，固無可滌蕩者。其意義所在，厥爲禁止主義與糾正主義。誠以不懲拘政治犯，則妨害現政府之行政，故懲之拘之以

阻其與現政府爲難而冀其深思熟慮，採用合法行動以實現其主張計畫。是則政治犯之爲罪犯，就理論而言，乃思其對於國事之主張方法，有異於現政府對於國事之主張方法，而其言行或有越軌之處。現政府而是耶，則政治犯之罪，止限於見解之錯誤，並非道德品格之罪惡也。現政權而不盡是耶，則政治犯之主張，或且有優於現政府者。人非萬能，孰能無過？則現政府未必皆是而政治犯未必皆非。且也，天地之大，人事之繁，環境不同，需要不同，觀點各異，而方法主張亦隨之而異，未必即此是而彼非，不徒見仁見智之互異也。是則政治犯之識見方法且未必非，其罪惟在主張堅強，性情激昂，而言行越軌耳，其本心固屬無過，寧不可敬耶？

……

（例二）民國二十五年後國人心理的改造（節錄）（黃炎培）

（全文見二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津滬大公報星期論文）

……怎樣來拔掉這病呢？

當然一部份屬於個人修養。我嘗反省，我須絕對尊重事實，嘗自己訓練自己，須拂拭吾心如

明鏡一般，無鹽來還他個無鹽，西施來還他個西施。決不因昨日無鹽，今日西施，而還留着個無鹽的影子，也決不因今日無鹽，明日將飾做西施，而預示着西施的影子。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有此自覺，我將此自勉，難道人不和我同樣地自覺自勉麼？我因此想孔子，孔子說：「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這定是孔子涉世既深後一種感覺。

雖然，怎樣拔掉一般社會的病根呢？一半關鍵，還是屬於目標和方案。如目標眞是顯明，整個的方案眞是完備，譬如大量生產的工廠，用機械的力量來推動工作物，工人儘端坐着，工作物給機械推動到面前，不許你不動，全廠也不許一個人不動。在這整個組織下，自己工作之不暇，決不容許你左右閒看人家，亂猜人家。目標既分明，萬目一的，便不會有反動。所有動作，完全依照整個的機構，也不容許有人反動。就工廠的立場，方求人家動之不暇，那裏還肯阻止人家動？在這顯明的目標和完密的機構之下，便不容許有相疑相忌等心理上障礙發生。還有一半，屬於施政技術。淸儒有言：「防之，人或望之。帷之，人或窺之。」惟不公開，則人之要求公開也愈甚。我國正患一般人民不樂聞政，不求聞政，乃至不肯聞政。正宜誘發他們對政

治的認識和興趣，凡可以公開，或應當公開者，宜用種種有效方法，充分公開。我常感覺現時政府，與其說有意的不公開，還不如說無心的不公開，至少有若干方面的不公開，是無心的。前一週偶游首都，入鐵道部，問最近一年來鐵路行政狀況，當局欣然告我種種，還給我刊物一册，方知吾國自有鐵路以來，五十四年間僅築成八千一百一十公里，而新計畫從民二十五起，五年間將築成八千一百三十九公里，比過去加了十倍以上的速度，外債和債權方面交涉的結果，減息或取銷欠息一部或全部，減輕負擔至兩萬萬一千兩百餘圓之鉅，而新定方鍼，核減各路客票價格，核減農產品運價，獎工減價，發展內地工業減價，內地土產聯運減價等等，都是大慰人民期望的，而結果二十五年進款還比上年增一千萬圓。回到上海，問了許多友人，知一年來鐵路成績麼？皆答不知，乃急寫一文——「一年來鐵路的猛進」—刊入一五三期國訊旬刊，我知各部院行政等於鐵道部的，未必沒有，然而人民不知道；宣傳機關也沒有把這些做材料，來喚起人民對政治的興趣，對政府的信仰，得毋可惜。我更感覺無綫電播音，還宜充分的利用。我不過舉此一例，要消除政府民間乃至中央地方間種種隔閡，怕

還不少可以用技術來補救的。……

（按）例一的清代恩赦，恩旨，和尋常罪犯的赦釋，是從旁面引證，爲本題襯托。論政治犯和懲罰拘禁政治犯，是從對面着想，爲大赦二字作張本。例二所引孔子和清儒的話，是用證言來作改造的大前提，工廠的動作和鐵部的成績，是用事證來說明改造的可能。

（四）勸誘與警惕法　報紙對於國家社會的善機發動處，應以建設的態度，誘導他，勸勉他，使他前進的興趣，格外加高。要是看出國家社會的缺點，或於將來民族禍福，有絕大影響，應發爲警惕的言使他早些覺悟。這兩類的評論，都要從事實比較上顯出利弊，方能使人動聽。今各舉一例如下：

（例一）屬於警惕的

飛行狂熱與中國航空

（見二十年八月二日天津庸報星期評壇）

這幾天來，看看各國人士對於飛行的狂熱，眞使我們有些心驚。從飛行方面來說，美國普甘

二氏之飛機，環球飛行，實際飛行時時間，祇有四天十小時，已將以前之環球飛行記錄打破。最近美國林德伯夫婦，和英國之艾梅詹森女士，又開始長途飛行。還有德國齊柏林號飛船，最近發現北極死圈。意大利又將在本月裏，舉行世界空前之航空軍演習，參加飛機達七百餘架。再從航空製造術方面來說，德國有了環球飛行成功之齊柏林號飛船，英國便建造R一〇〇號及R一〇一號飛船，雖然R一〇一號，前在法國境內遇霧爆炸，英人毫不氣阻，反而引起對於航空更深一步之研究。而美國因爲羅斯安吉爾斯號飛船，不是自己造的，（原是德國的）於是又建造世界最大飛船阿克昂號，大約本年八九月可以造成。德國有了世界最大之水上飛艇DGX號，於是英國亦仿造了一架更大的飛艇，聽說美國亦在製造大飛艇了。此外如德國發明之滑行飛機，火箭飛機，美人發明之盤旋飛機，都是航空事業中最新穎的進展。我們看看人家對於航空事業，這般努力，又怎能不心驚呢？老實地說：恐怕在我們的夢幻裏，根本便沒有想到這些把戲吧？

固然有些人說：這是外國人的天賦技能，會耍這套把戲；但是他們對於航空事業的鼓勵和

興趣，亦實使我們茫然地驚服。譬如英國國王的航空競賽杯，日本報紙所舉辦之航空競賽，美國芝加哥之耐久飛行比賽，參加者都非常踴躍。又如美國菅甘二氏環球飛行成功之後，美國人士像瘋狂似的歡迎他們，甚至各機關，各工廠人員，都自動的暫時停止工作數小時，爭看他們航空界的英雄。那種萬人空巷的盛況，正是表示他們對於航空之熱烈的興趣。回顧我國，如何？祇因了熊式輝坐飛機跌傷，馬上便引起一般人們對於航空的畏縮，再加以國內各方面都無眞實鼓勵航空之舉動，這樣，我們的航空事業，又怎能發達呢？我們要認淸將來的世界，便是航空支配的世界。我們如不能從此長足努力航空事業，恐怕將來更沒有我們立足之地步了。

（例二）屬於勸誘的

東亞幸福之途徑（節錄）（王芸生）

（全文見第十四卷第八期國聞周報）

……要實現東亞的幸福局面，必須先泯滅彼此觀念的不同。日本只要不想征服中國，走最

平實的「相安共存」的路，東亞的一切問題皆迎刃而解了。日本應該有一種雅量，不要對中國嫉妬，還要覺悟中國的復興是東亞幸福的源泉。在東亞出現一個獨立強盛的現代中國，東亞兩大民族攜起手來，世界任何國家誰能對我們輕視？日本不要擔心中國報復，中國人很能認識他們的前途，他們根本沒有征服日本獨霸東亞的野心。也不必擔心蘇俄，無論從全局或局部的眼光來看，蘇俄絕不會自動出來向日本挑戰。至於英美，他們所希望的是一個世界和平的均勢，對遠東所關切的是商業利益，誰也不能想像她們會來攻打日本。日本若放棄了征服旁人的野心，現在她的軍備已足夠自衞了，何必苛斂民富，大舉擴軍，以岌岌自苦？日本軍人雖常以「東亞安定力」自詡，其實若循日本軍人的路綫走下去，只有增加東亞的動亂，惟有中國的獨立復興才是眞正的「東亞安定力」。中國的復興，她將有極大潛力貢獻給她的朋友。中國這幾年在艱苦環境之下，才開始她的建國工作，她的鄰居應該已感覺到一些好的影響……所以我說中國的復興，用遠大的眼光看，是日本的利益。中國的和平貢獻，將會幫助日本解決她的內部困難。

（五）指陳策略法　建設的評論，本來注意在國家社會的健全。當國家多事的時候，激烈的評論家，祇知道叫囂怒罵，怯懦的又祇知道嗚呼噫嘻；結果都不能感動人，更不能使國家社會受着一些好處。眼光遠大的人，把全國的事，當作自己的事，細細加以探討。癥結所在，能夠看出，便條分縷析具列於評論中，以當一種民意的表現。其結果，或可使國家社會，漸入於政治軌道之中。今錄一二論文以作例。

（例一）我們怎樣自衛呢？

（新中華第五卷第一期錢亦石作世界進入一九三七年的末一段）

大家期待着一九三七年給我們以新希望，誰料所給的是新希望的反面——噴火口。我們願意在噴火口裏毀滅麼？不，決不，一百二十個不！我們要塞住噴火口，我們要團結一切愛好和平的力量，防止噴火口衝開。

怎樣辦呢？我以爲有下列兩種戰略可以採用：

一是包圍的戰略。——仿照歐洲的辦法，建立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使幾個侵略者孤立起

來。胡適之主張中國加入英美法蘇的民主陣線，內容就是這樣。這是否可能呢？在大家都需要塞住東方噴火口的時候，是可能的。因爲噴火口一旦在東方爆發，中國與蘇聯固然首當其衝，就是英國的澳洲與馬來半島，美國的菲律賓，法國的安南，都要遭受不幸。英國生怕它在遠東的利益再受打擊，前面所引倫敦泰晤士報的言論，即是證據。近來英、美、法擬在來年談判經濟合作的消息，已由每日電聞透露了（十二月二十一日倫敦電）萊翁伯倫早發表過英美法三大民主國通力合作的意見，巴黎政府已向華盛頓提議清理戰債問題。羅斯福在泛美和平會議開幕之日，也鄭重表示美洲各共和國應該協助舊世界各國避免戰爭。根據這些事實，誰說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不能建立呢？

二是突擊的戰略。——僅有包圍的戰略是不够的。因爲侵略者困在垓心，隨時要投間抵隙，突出重圍。從侵略者的眼光看，中國自然是它的出口。所以我們遇到敵人投間抵隙的時候，必須給以當頭一棒，用時髦的話說，就是「抗戰」兩字。目前綏遠戰爭，即是我們抗戰的開始。本來抗戰與和平在表面上是不統一的。但弱者要逃脫敵人的屠刀，要打擊破壞和平的

侵略者，以保證永久的和平生活，除了採用突擊的戰略（抗戰）外，實沒有更有效的方法了。……

（例二）陝甘教育問題（節錄）

（全文見二十六年三月五月天津大公報社評）

……苟知近年來之西北青年情形者，當痛感是悲劇，是危機。夫人才之損失不待言矣，且如此教育，徒滋長煩悶，醞釀不安，青年在求智與求職上無出路，遂易接受不健全之思想。況國難嚴重，雖窮鄉僻壤，亦感之甚切，而救之無術，其結果也思想易激動，而行動易奇矯。彼西安事變前後各地方學生界之現象，即此多年來青年煩悶不安之結果耳。今者大局略定，而來日方長，吾人以爲宜速努力振興西北教育，以慰安青年，轉移風氣。至於具體方法，則以爲至少先計畫數事：其一，陝甘青寧等每省先完成一規模宏大師資優良之高級兼初級之省立中學一處。中學設備，各省本有，可擇一校施行模範的設備，由國庫補助完成之，收容學生之設備，至少千人以上，凡圖書儀器及校舍建築等，皆以國內最完備之中學爲標準。其二，每縣

完成模範小學校一處，規模設備亦須達到國內之標準程度。其三，擴張中級職業教育及師範教育。其四，陝甘情形特殊，凡省立公立學校務須多設免費學額，其在最窮苦地方者，應供給學生食膳。吾人以為政府果能以嘉惠西北青年之精神為扶助地方教育進步之設施，倘以軍隊一師之經費辦理此事，其效果之大當不可思議。夫以政府既決心振興教育，然後進而整頓刷新其學風，即為教育辦教育，不容政客策士干涉教育，善選師資以為訓練，既滿足青年求智之慾望，而授以報國做人之正軌，勤以教之，誠以感之，彼摸索出路不得之萬千青年，焉有不心悅誠服者哉？……

（六）遞攻與反誚法　評論以能使人感動為最大目的。洋洋大文，使人讀而眉飛色舞，固是好評論，但有時文長而意不精，形具而氣不完，倒不如短兵相接，運以全神，或以正攻，或以反逼，轉覺雋永而有味。這種方法，是為事忙的人，特找一便於讀報的機會，也可以算是評論之特開生面的。不過作這樣的評，字要少，意要精，才要捷，能以一語勝人千百語，才可不辜負這個方法。

（例一）遞攻法

時評

（見創刊時之時報）

政府官吏不能保我民，而我民乃求自保。粤督周馥乃幷此謀自保而禁之，周馥之干涉拒約是也。

然或謂屈於外交之力，不能不從美領之請，則阻止報館之提倡，尚爲無用疆臣慣用之手段；而又飭南海縣令拘押主動之人，何也？夫主動之人，果犯何罪，而受此拘押乎？拘押主動之人未已，而又沒收拒約之存款。嗚呼！周馥格外見好之宿疾，於此可見矣。（冷）

（例二）反詰法

時評

（見創刊時的時報）

誰謂我政府乏財？

鎊虧矣，鎊虧矣，而今日乃有鎊餘一千數百萬以上。

廣西以災與亂而捐捐之溢款，又達百萬以上。

奉天以亂離而賑賑之溢款，又達二百萬以上。

然則苟有一於國於民不利之事也者，政府必得多金。（冷）

上舉各法，皆係就我個人意見而暫定的。錯誤與否？待質高明！讀吾書者，假定此爲一種努力前修的借徑則可，如其永遠視爲作文的圭臬，那就大非我的本意了。